序

林子鹿庵與予同閭巷父祖三世相友幼時共羣兒戲予兩人指揮部署爲陣圖見者異之鹿庵俶儻負奇氣以王景畧陳同甫自況睥睨不可一世好飲酒爲文傲岸自喜醉以示客有客稱其文似大家者怒其侮已輒毆之語人曰八家吾脫下物奈何窘辱我每使酒傭奴其坐人是時思陵末造黨事方起鹿庵甚惡濫時名鮮實學者遂謝客勿與通久之寇燹交訌中涓典禁旅勢益潰裂客以語鹿庵方大醉便痛

哭徒跣歸閉戶擬泣陳時政疏數萬言納懷中欲伏闕庸藁上書無有氣力者引之竟不果嘗論列江陵相及書椒山遺事剖斷明核有裨掌故好古之徒服其卓絕逮　皇朝定鼎天下晏然屢試輒下第益貧困不自聊日放廢從酒人遊狂歌市中得賣文錢即置牀頭酤呼客共醉倒其槖乃已予因慨鹿庵蹉跎不得志幸壯歲遇承平之時上有好文之令主倘逢薦辟弘詞召居館閣必能裒葺舊史以盡其才惜乎不用今且老然忼慨論事其豪宕英銳之氣猶睟然見于眉宇凡激發爲文章者槩可知矣特生平孤峻寡所合爲文頗矜惜不欲爲當世所知世亦鮮有知鹿庵者鹿庵固自笑曰後世能知我耳庸目如芥可勿道子且序之予曰龍門氏書最後出至楊惲始宣布歐陽子於廢籠中乃得昌黎稿俱歷百餘年乃傳璠璵之質雖未爲世用藏于深山光氣不可掩永叔謂石中允文章勁健足稱其意氣若吾鹿庵以抑塞終老使非意氣所蓬勃烏能發爲文章以自見于後世哉

康熙己未初夏後一日西陵同學丁澎蒓園題于金

閶舟次

序

前代作者無論已近則南州王軫石猷定商丘侯朝宗方域寧都魏叔子禧皆布衣之以文章雄者也朝宗嘗與陳定生論詩書云西陵十子詩具有源委余心契之而恨不及見其人軫石昔吾友也叔子過西陵把臂論文相得甚驩肰三子皆不產于錢唐向無能相與爲晨夕余友林子鹿菴生與余同里與之遊甚久一日出其所撰書授余曰非足下誰能定吾文者余讀之氣一往馳騁不可遏而中具曲折其揮霍

變化處使人莫能端倪而大要則必歸諸忠孝名義以會其極于是西陵之士莫不翕肰尊師之余老且病久廢筆墨肰奇文愈疾亦便欲振衣千仞掖之與俱甚矣文章之善移人情哉十年以來鹿菴于死生患難皆備嘗之居則貧遊則困故臀臀不自得一皆寓之于文而又退藏深自秘意蓋不欲以才上人肰時或中酒興來輒瞪目箕踞不復知有坐人人多畏之欲避去及旣見鹿菴之文則又相與日造鹿菴廬促膝周旋親暱之亡勸色鹿菴爲人峻潔自好環堵蕭肰而篤于學故發爲文章如此嗚呼朝宗軫石不可復見叔子又阻絶山河今得吾鹿菴則王侯不死而魏子不遐矣他日出鹿菴文以示叔子叔子當亦大咲而首肯邪

康熙著雍敦祥之秋錢唐同學毛先舒稚黃頓首拜撰

序

昔歐陽子論文人之難得以爲有唐一代至元和始有韓李之徒出而宋至天聖方有穆修梅聖俞爲古文辭甚矣文人之難得如此余結髮與諸君子交好西陵作者競起斌斌乎三百年來稱盛事矣及余遠過齊趙近越甌閩涉歷大江南北往往雄辭自命者衆多然未有若西陵諸子之盛嗟乎余豈阿所好哉戊午夏余從溫麻歸里及秋則林子鹿庵還自洪都兩人各相慰勞已林子出其集若干授余余讀至竟

拊膺嘆息更復歡動顏色抃手而不止客怪之問曰子讀林子之文而悲喜若是之異者何也余曰然夫古之才人若楊班崔蔡之徒無不登金門上玉堂或給札東觀或草奏長楊而林子抗懷瑰麗邑鬱廬中骨肉凌替短褐不完世無伯樂誰爲高鳴屈於梁乎此余之所以悲也雖然林子之文微獨雁行頓刃于北地瑯琊之上而且燒椒焚杅於太僕荆川之室其序事也有腐遷才不煩字櫛句比其草賦也若摛錦繡而奮鬱龍其爲詩也陳古諷今張王失其酸辛溫李遜其美麗班班乎欲度越草堂以前若是者雖欲不謂之盛而不得也吾不意當吾世而有才如此吾不意當吾世而爲吾之友吾不意當途不知舉世不知而吾與同儕二三相與贊嘆之稱美之而得私有之也此余之所以歡動顏色抃手而不止也嗟乎以視唐之元和宋之天聖何如哉今林子之文先以問世其精光足以冠古爍今雖片言隻字亦必且傳於後假令遲之數年知與不知無不家有其書其又以余言爲桓君山也夫

康熙戊午冬日西陵同學孫治宇台拜題

歲寒堂初集目錄

毛先舒稚黃

西陵同學孫　治宇台論定　受業諸子參較

丁　澎葯園

卷一

序　二十四首

讀旃鳳堂遺集序

唐烈婦曹氏傳序

安溪懷古序

贈毛稚黃序
送徐大文遊金陵序
送周敷文遊太末序
贈顧且菴侍御序
贈邵戒菴學使序
贈關六鈐明府序
贈遊者南歸序
老農七十序
壽陸母陳太君序

徐孺人贈言序
贈關查度序
贈陸藎思序
贈沈開先序
贈徐沛思序
贈沈喬瞻序
贈汪母暨令嗣逸上同壽序
送邵甥景桓遊京師序
送周晉侯之亳州序

送范君還河東序
重刻文丞相集序
抒愁艸自序

卷二

書一十三首

癸未擬詣闕上彌盜書
與孫宇台論江陵書
與唐蒼甦問病書
與毛稚黃書
與門人周襄鳴書
與王丹麓書
與丁葯園論文書
與丁素涵書
與關查度書
與陸拒石書
報門人霍子厚子美書
與沈漢乙書
告子書

卷三

傳一十六首

冬官郎邵弘齋公傳
孫黃門思全先生傳
胡瑤宇學士傳
司李溫公傳
太行陸觀庭先生傳
婺州金隱君傳
沈隱君傳
丁太公傳
節壽顧母傳
佷亭大師傳
艸薦先生傳
卜者胡生傳
羅參軍外傳
丁葯園外傳
沈長公傳
陸母傳

卷四

記 一十七首

先大父詩記
二程先生祠堂記
渡鄱陽湖記
睢陽廟剪牲池記
象記
丁藩伯還婦記
駱孝子兩割股記

余節婦記
螺峯小隱記
丁孝廉尋姬記
孫述菴改號記
韓君瞻五遊北山記
周母修衢記
綽板官記
女耕記
呂園二鶴記

雞冠花記
卷五
論 四首
伍員論
壬午諸臣論
東湖樵夫論
浮屠論
祭文 三首
合葬先父母祭文
祭內子王氏文
祭男鎮文
誌銘 四首
鄧君掖微墓誌銘
駱孝子墓誌銘
來節婦墓銘
毛少君墓碣
雜著 八首
告竈神文

題霍子厚宮詞
書楊椒山先生年譜後
歲寒齋說
少陵武侯祠辯
書舟中逸事
記楚人說
三茅道士說

歲寒堂初集卷一

錢唐林—璐鹿庵撰—　受業霍秉彝子厚—較—
男　邵錫蔭樾森

序

讀旃鳳堂遺集序

陸鯤庭先生有遺文曰旃鳳堂集始先生兄弟各以鳳顏其堂長曰威鳳季曰白鳳嗚呼旃鳳吾不得而見之矣見鳳毛如見旃鳳焉頃者鳳幾效矣飛鳥聚而悲啼乃不果效威鳳忽翔于千仞人莫能知其處

獨白鳳低頭鳳穴以將其雛而旃鳳之文曾散落于人間余猶得竊而讀之夫文者旃鳳之所愛也雖然有文者譬如山雞臨水顧影猶自矜其羽豈惟鳳遺文具在其氣如虹其鳧如虎其顧盼如天門龍起一展視光奕奕飛動而況親攬其德輝乎旃鳳在時其文常欲凌兄轢弟假令豐滿至今吾不知鴈行誰勝夫愛文與愛生一也愛生即不必戀梧桐竹實而長處丹山以老亦無不可乃甘棄其文而誓與雉伍是所愛有甚于文者而余猶戔戔焉日取其片羽而翫之得不令鳳毛笑人乎哉

孫執升曰文止二百餘字曲折比喻中無限烟波繚繞文之高貴亦字字作鳳鳴

丁葯園曰情深而意摯其感愴處別有遠神篇中忽入威鳳白鳳鳳毛將麗京梯霞拒石牽連及之文生于情乃爾

唐烈婦曹氏傳序

唐君蒼甦以其族嬸烈婦曹誌銘傳贊弔祭歌詩若干篇示余余告之曰諸君豈徒歌咏婦人也乎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求者徘徊却顧之謂也世之成仁取義宜死不死則皆此求之之心害之也嗚呼人無不求生而忽曰可死死亦難矣自公孫杵臼云吾爲其易者難也而易之出于公孫杵臼之言則可出于他人之言則不可吾每讀史至國亾社屋一二抗節諸臣率皆爲其易者以去其餘徘徊却顧始未嘗不

（妙作諸語）（非夠有大識力不能道一字）

慷慨激發久之猶恐其隱忍不斷文天祥北轅時有生祭文丞相文粘之旗亭驛壁間以勸死而況于他人乎而又況于婦人乎婦人之貞者夫死未必皆從夫死而死貞也亦正也若是者間亦有之肰已難矣而況于唐烈婦則尤難烈婦適唐凡六載夫爲諸生名之坦夫將死無子烈婦密與期誓同穴嗚呼死易耳烈婦亦何必死或曰死者人之所必有也烈婦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嗚呼烈婦當夫病革時絕食已數日矣一慟而死則烈婦亦含笑地下天欲成烈婦之志播烈婦之名滓礪其冰心鐵骨貞魂毅魄炳于日星峙于山岳使人驚而悸寒而慄精移而神喪不僅許世人咨嗟太息悲哀作婦人啼也求灰水死不死求齧制錢死服滷死不死更赴水求死不死求絕食死不死更投繯始死合而計之灰水制錢服滷中間雜以砒凡四投河一絕食三投繯一共九死以成其一死嗚呼烈矣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烈婦鹽州人也州故有雙廟祀張巡許遠推此志也烈婦將與張睢陽追烈矣爲臣不忠爲子不孝爲友不信者

（秋霜）節母汚烈婦而拜之

張用霖曰奇崛驚人雅與題稱

陳天祿曰得此鐵筆形其秋霜凜凜生色與正氣

歌並傳千古

安溪懷古序

古今登臨眺覽之所非據名勝擅山水之奇久而湮（閒七說起妙）滅不傳者可勝道哉（）太錢唐邑治可四十里許有安溪鎮丙辰秋暮余挐舟過溪西黃雲遍野（先寫景一段）秋水廻波鵁鶄鳧雁唼喋菱藻間忽聞鐘磬聲舟人告余曰此東明寺也（入題）舍舟登岸遙望林樹蓊翳寺半吐山椒拾級而登寺僧方率村農繞殿走（又點染）高聲唱佛號似乎祈年（）左肖僧像袈裟綴龍衮心奇之正指顧間老僧供（伏）伊蒲像前告余曰是前代建文皇帝也出亡時至吾

鄉日始出僧徒搆木結茆名曰東明寺夫遜國無信史其見於記載者凡兩至吳淞宣德七年曾遊吳山即還滇其他無聞焉然安溪地僻山幽龍藏隨處而安益可信老僧更爲余言樑有辟塵珠簷前懸風磨鏡歲久爲人盜去最異者牡丹千萼花皆白色折枝分種者多不榮歷今三百歲而猶爲帝之手植嗚呼奇矣余爲之憮然思更悵肰延佇而嘆曰嗟乎壬午之變帝雖遠引其他抗節諸臣甘死如飴斷頭截脰常刑耳乃至劓鼻割舌瑟齒洞胸皮可貫藁骨可揚

（有源委）

（文字中書此恐鬼亦夜哭）

（燐肰）

灰油鑊生烹鐵箭刷肉族外有宗隣盡有友豈當時碧盡諸臣之血其在於今猶哀衔讓帝之花耶獨怪建文之出亡遜也身爲老衲崎嶇川滇黔粤之間而猶伺察無虛日假令得之抑刑之乎否也吾不知老佛果歸否亦時果葬西山否文皇長駕遠馭歷二百四十年傳之子孫一朝不祀餒而興嗟以視時移代易而伊蒲之饌猶令田夫野老臚拜而祝豐登其得失爲何如也

（忍不住笔底數言丁却一生憤恨）

魏叔子曰借他人酒杯澆自巳塊壘無端歌哭忽

爾情深

帥復一日史不足信而野史更不足信觀此歷歷有據反湮滅不傳又何足怪文情慊有以慨抒寫動人

贈毛稚黃序

曩者歲庚辰雲間陳大樽先生嘗爲越李官喜弘獎士類毛君年弱冠渡江謁先生先生奇其才呼與同席其後作書援薦曰西陵毛生年少即能作我輩語徵獨應制家言爲藝林推服即詩古文詞絲簧合律槩乎可觀序其歙景樓集而傳之又一年先生攝杭李官杭通守攝府篆當試童子督學檄獨下李官說者曰重其文也毛君之友沈蘭彧立草大樹賦受知先生先生呼沈生卿豈毛生友耶何臭味相似越二

年先生沉淵死世之重先生者又不徒以其文先生既歿毛君感知遇卒能自樹立窮年稽古勒成一家言海內學士大夫咸宗之嗚呼曾幾何時而歲踰三紀矣流光荏苒忽忽如巖下電人壽幾何何堪鬱鬱把杯老也毛君曰三不朽不廢立言矣夫毛君既以古學崛興江南北而又以其自信者欲信之于友李于鱗亦曰不朽者文信乎雖然古今文不朽者何限世人讀楊子雲柳子厚王介甫之文始未嘗不諷詠企羨忽遡時論世賢者掩卷惜之吾乃知又不徒以其文也嘗讀漢史黃叔度郭林宗布衣耳初無文采足以表見而千古亟稱之其人若至今存而遠出文上人賢乎哉僕竊怪世人重毛君而不悉其爲人其事親也孝其居室也儉其律身也則古昔稱先王其立言也簡而奠嫗而直其親師取友也毋惰毋傲毋僭毋濫其友某某進曰林君知言哉雖然僕猶習其文而知之者也不知其人視其文可矣遂書以贈之竊附毛君以爲不朽

孫宇台曰命意高超離世獨立用筆更峭潔大雅

王丹麓曰文人以千古爲壽鹿菴以此稱觴大佳

送徐大文遊金陵序

鹽官蓋有徐君林湯云鹽官隸吾郡文章甲他邑而獨推徐君爲最徐君少年時即名播江左數好遊所至公卿大夫及賢豪長者爭願交歡徐君西陵吳農祥者鹽官人也負軼才世推莫匹而雅善徐君徐君名益著寓居西陵厝如巷中復與林璐遊訖吾識徐君時紫衣白皙不減神仙中人時時過從吳君而吾方館吳君所徐君非出遊三人未嘗不聚飲歷今二十餘年屈指舊遊如虞汝翼程光禋葉大緯沈蘭先

之徒風飄烟散存者多偃蹇山林或浪遊以餬口而吾三人者亦已老矣一日徐君提壺挈榼過余居告曰吾將遊金陵願飲君言別嗚呼吾友君二十餘年君出遊半之而顧又將遊耶曩者吾與吳君送君遊豫章君時年少慷慨涉江遙指笑曰有致吾過洪都惜子安已沒無可與言詩者客或乞吾書正恐麻姑碑板羞見吾耳又數年送君遊中州時雪苑侯生死矣其友徐作肅賈開宗之徒尚在囑君訪其遺文以寓吾目君以續婚歸不果又數年送君遊潞河殂季冬河冰凍立鬚沾涕如植戟君裹氈笠馬首馳風雪中而去吾與二三契好人日題詩寄君君遙和之頗聞北道主人賢忘飲君酒君斷酒凡二載及君歸吾三人復聚飲吳君笑曰君宜倍飲以償前渴而吾度君遊止矣故鄉傾桑落高臥浣花溪上殊樂甚而反適異鄉食乾飯耶居無何又遊登州復與吳君送君遊登州夫登州東濱海蜃樓海市日月出沒茲遊也美君樂而忘返矣不半載而君歸舟過金山蓋時方競渡云丁巳小春君復遊金陵嗚呼君渡揚子自此凡五

矣江山禾黍歷君目者垂二十年今者陟鍾山望牛首尚有白頭父老能談往事者乎洗馬江上茫茫交集矣吾與吳君待君歸而飲酒

（茫七交集　竟住妙）

顧且菴曰文生于情層層變幻却有無限低徊慷慨

吳志伊曰出落起伏極有結構其變化處又如光弼刀斗故奇

贈周敷文遊太末序

其在於今非商賈仕宦出遊者皆非得已視司馬遷蔑如也北門有友曰周君敷文其爲人藹然和也吐辭秩而旨也與人交如飲醇酒然每遊輒偃蹇歸毛君稚黃陸君拒石習周君久且曰得非貧賤忤人耶余進周君告之曰布衣則賤吾與爾共之雖然相如郎武騎豈文章耶貲也周君何恤乎而無如其貧也與吾又相若吾自數年來念貧不可長賤不可極將出遊以厭其氣今年筮易得頤之六五不可涉大川

（突兀可喜　可爲噴飯　快論　妙　奇語）

乃不果遊一日周君戒行李造余廬告曰某將遊太末意氣豪甚非若貧賤者其視吾之欲遊而不果遊也遠矣雖然君渡江無璧應無疾風暴雨阻君行者爲君計假令探奇當遊禹穴攬古當遊富春山尋天子岡思高人逸士當遊嚴陵登釣臺窺客星在否其或遺世絕俗當遊天台望赤城霞起而顧遊太末何耶太末固浙閩衝也前五年城郭丘墟廬舍蕩爲戰場此邪布衣欲如吾與爾長守貧賤而不可得荒原白骨夢裏紅顏尚有夫哭其妻子慟其父者惻然動周君之心而爲之裹涕也君愼毋騁遊展而樂之

（酸鼻語亦知足語）

（句隻）

陸拒石曰語語憎貧賤却語語是安貧賤結更愴然情深

孫文止曰頓挫似昌黎

送顧且庵侍御序

歲戊午余客江右聞侍御顧君且庵　內召將入朝及余歸脂車未發余往勞且庵望其鬚潔如雪矣骨立若不勝衣告之曰君故諫官也　上雅好文學（文）藉君述作再入承明之廬君每飯不忘君父雖老且病天實相君或者嗣此稱無恙以答　上眷乎起而觴余意有所欲言而二三故人方雜坐轟飲余張目熟視迴顧四座髯垂垂斑白飲啖間聞太息聲皆呼曰老嗚呼人生壯盛不過三四十年吾儕窮年稽古中

（是一幅夜宴老人圖）

（勢婉折入古）

間擾以飢寒愁苦阨以進取虛縻歲月何限如君老而好學在野知之久矣今也舉朝知之而又困以病記余識君時余年十九君長余八歲窺其撰著瑰偉奇特咋舌而驚然志期匡濟輒投筆曰寧能閉戶修詞章老耶以故明敏練達雖齒屐間皆得其任人咸信之越十年成進士人謂君必值史館余笑曰以彼其才寧必以撰著顯名試爲令期年政成徵拜御史余曰信矣士從田間釋褐登朝雖以天下爲已任未必即爲宰相一旦得爲諫官與天子爭可否爲生民計休戚爲天下興大利除大害上殿數言奚啻長楊羽獵數千萬言耶當君入臺時公卿大僚上佐聖明朝無缺失一時垣省率皆矯尚名節不難指斥乘輿以博天子之改容傾聽獨君怒焉憂之曰吾儕言官也言而當足以裨國是言之不當雖天子不以爲罪而使異日輕諫官非計故雖彈劾不避權貴卒無妄言以汚白簡久之以病旋里積勞委頓四方車騎至西陵者願望見顧君乞言無虛日不獲已從藥裏中强起視草文成亦聊以自娛病斷酒則召客

飲如巳酣適客刻燭爲詩君從而和之高臥幾十年餘余時時過從猶記曩者君三十余驕語君稱少年歲月居諸余年五十有三君巳六十有二余浪遊餬口別君去去而復歸猶得與斑白之髯雜坐飲酒話三十年前事良朋如昔嘉會留連不可謂偶然也而君方驅車北去豈君之英思壯采不吐于少年時而將大展于旣老耶君行矣余猶立河干望之

金元石日用意用筆俱在言外蒼潔勁渾又不必言

丁葯園曰侍御文章事業交遊人品宛在紙上非鹿庵安能道隻字

贈邵戒庵學使序

其遊豫章客洪都最久日得邵君校士狀涉季秋將旋里謹綴一言以告之曰吾觀君造士而知師道之猶綱存也何則國家愛士故造士造士莫先貴士今日之士賤甚矣塗有冠儒冠服儒服者雖牧豎得而呵之近時仕宦遇儒生不憚索瘢爬垢餒士氣造士者又不察所以而以士狗人以故身爲士而羞稱士嗚呼此豈獨江右爲然哉方士入小學嘗有師塾有師升于庠庠有師令猶父母也兼爲師進而守及於藩

臬爵有差等統稱曰師即上而制府中丞無可稱也亦止稱之曰師士之貴明甚先應一筆乃國家每三歲必擇一憲臣以爲之師其　璽書幾與制府中丞峙君子之居是官也猶其爲是師也國家妙以論官爲師士畏師如民畏官屏氣囁嚅師如天如帝高坐絳紗帳中積習得使然又鳥足怪請業親色笑者寡矣邵君至即下教曰吾忝爲多士從師發論師尊矣而又高自峻整使弟子不伏知師師嘗不知弟子尊而不親吾甚愧焉彼章程文法原循例以待不肖之士乃持之益堅違之益力甚非所以廣教化禮

原自不同

妙論

使然又鳥足怪

積習

從師發論

伏

賢良文學也且瘡痍未定士疾苦不聞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於是屏供億絕請託散騶卒重門洞開以次校閱呼博士曰汝於士師也竟日侍諸君老矣禮不以筋骨宜隅坐士或叩頭白事君面發頳連呼曰起汝曹膝易屈出詣有司長跪罄折故世輕儒生士不自遙應上文妙貴而曰士賤毋妄言所至城郭丘墟即憇僧舍或民居不則編竹爲蓬以試士從容環立面承可否寒者與之衣飢者與之食道遠者寬其期贐其歸士徒步百里送君君下車絮語慰遣之及再奉　詔

大作人之意溢于紙上

曲七寫出一種

謙而厚人不易及

視學行部所至士郊迎君又下車慰勞道故遇其應父兄即詢其子弟問學業宛如家人父子凡四年如一日歷十三郡或三試或四試感激如一人而童子渡下童子爲甚有力夫公卿大夫無不自應童子始今之童子髯多可斑白矣笑公遴拔靡遺久困村塾者稍選而比於士稍選而儀于庠稍選而歌鹿鳴者凡九人其他才多溢額一經品題貧者爭延爲師鰥者爭授以室宛如取其室家空乏而謀之童子銜恩泣下肖君像以尸祝者凡百有餘人洪都人爲予言自君至而比戶聞絃誦聲咸貴爲童子從童子結貴士豈微士不寧惟是前此下車伊始羽檄交馳幕府藉君咨議寮寀藉君襄贊軍食藉君借又起一波收拾迫盡文勢念鬆念緊箸槩囚藉君全活對簿將領藉君緩死蒙難學博藉君剖雪羈縻商賈藉君生還十三州之士女藉君完聚省會室廬藉君安堵每按郡兒童婦女咸知姓名停車驛館父携其女夫掖其妻提壺進饌歡呼羅拜曰果吾父也生我成我又豈獨師弟子爲然哉今者疆圉奠安實惟君君不以官爲師而以師爲官使嗣此居是官者知有師道亦惟君某行矣謹述其大端

豫章多士必能流涕讀之

徐方虎曰能使貧士讀之潸然淚下至文字高古猶是西京之遺

毛稚黃曰文筆愈峭文情愈婉抒寫處痛心入骨惟戒庵當之不愧

贈關六鈐明府序

越俗三月上巳歲歲出郭祓除士君子輒倣蘭亭（一篇立）故事（言大意）修禊飲于湖濱遙望香車寶馬塡道上即老人亦曳杖逐少壯遊桃花點（點染映帶）布帽如紅雨把杯喜曰吾儕他日亦得如老人歲歲作（妙）上巳遊其亦可矣乃今年三月越八日爲蕉鹿先生攬揆同鄙諸稱觴某笑曰永和以來勝遊不再曲水流觴隨地當（風流自喜）蘭亭觀也時際令辰吾儕預奉禊飲觴觴先生先生其許我乎衆皆曰善而命某綴一詞蓋某幼時未嘗識先生也年

弱冠見先生登制科甲申尹畿輔旁邑越明年阮與馬亂政遂棄宮養母先生歸語人吾較柴桑歲月貪矣是時歲乙酉先生齒僅三十有六濟時偉畧澹如流水優遊陋巷中賦詩永日其或登臨眺覽悉紀以詩而無激楚聲甚矣先生蓋知道者也家近市屠酤聲雜飲河淆梅花下輒十日忘返即時屆上巳未嘗不步屧西郭門因憶曩者隨父兄出遊見王謝子弟放燈湖上桃花一株懸燈一角風吹如燭龍欲飛禊飲者度清夜遊曲花下奏之頃風景不殊猶忽忽愴先生懷如昨日迄於今三十又四年先生貌如三十六時閉戶賦詩客至則對奕客多易爲攜蒲暮出醇酒飲客醵無筭夫攜蒲博奕勞矣又雜以飲酒歌詩其耗我耳目心思者何限先生優爲之至今不衰其乃知天之歲月多以寵逸民遺老以遂其徜徉高蹈之樂而先生深遠矣今者吾儕奉先生杖履有齒踰先生者有齊年者有肩隨者有交在紀羣者有後先同金閨籍者有執經問字者有拜于床下者有與子同譜孫同遊者各詠而奉觴先生觴而理詠其視散

（妙在不明說七十）（叙得蕭疎澹雅）（要言不煩）（又應）（冷語）（想其高致）

騎常侍鄧曇等四十二人又何愧焉自今以始歲歲（又顧蘭亭一筆）觴先生矣令子查度君進曰子之言美矣時無公麟圖畫子姑記之吾與爾飲酒

陸梯霞曰似一幅公麟圖畫

孫宇台曰寫得風流閒雅甚都先生高踪筆能傳之

贈遊者南歸序

汝躍馬去時（是何等起法）吾雖載肉於俎祟酒於觴將有以告汝而吾不能今歸矣固無待乎吾之言之也雖然吾願（奇）言之君南人也落鳧嗜酒（伏）挾敝帚走長安道別時謂人曰吾將易兼金（伏）以歸人咸信之（妙）一渡淮舍水而陸舍舟而驢舍南酒而得北麵旅店酷螫口客苦飢君兼渴憊甚抵京師塵汙人如逆旅時無錢不能出錢少不能沽思故鄉薄醋如金盤露以敝帚易兼金（應）者趾相錯爾時君不自料其至斯也日赴貴人飲飲畢

勞厮養卒錢一千無錢即不能赴飲得贈金喜甚坐逆旅中月賃屋日沽酒罇日滿金日蝕酒罄金至金至酒罄環相爲伺而君憤然歸矣（却肖）（妙）歸時面黧裘敝視其裝纍纍重發篋則公（奇）卿大夫贈言數軸也其詩肆好以寵布衣榮矣（妙）夫行者必以贐禮也今之贐者率以詩是即君向所欲易兼金以歸者也而君適以詩易（失笑）詩後之遊者其以吾言告之

徐大文曰似謔而規善于立言

邵戒庵曰幽哨之筆是子厚得意文字

老農七十序

丁巳秋九月余遊西疇觀穫稻黃雲遍野老農携饁至憩樹下短衣鶴髮意甚適余步屧田間起揖余曰老夫佃大府田凡三世矣藉君寵靈犬馬齒今年得屆七十幸君至願觴君余笑頷之先一日抵其居桑黃未落望其新穀崇如墉雞鳴犬吠男女聲喧雜場圃間迫而視之其長者磨刀霍霍方執豕于牢其幼者方叔苴剝棗漁者負笠籠魚入魚潑刺有聲婦女絲綿（笑極）紅裳交相漉酒以供賓客老農方倚柱下權木

棉花輕重嗚呼勤矣余退而嘆息闤闠駔儈積金爲穴遇初度輒乞言大僚屏障滿華屋老農終歲勤苦揮汗扶犁忙忙積歲月至七十其子若孫皆躬自力作又皆揮汗扶犁酒漿畜牧備非一日以爲親壽余將操筆爲老農一言度老農不識字姑已之明日往壽老農老農揖余入傴僂曲謹賓客皆負米至拜跪畢即爲老農陳設几席登席酒數巡老農更酌酒言曰吾四世祖登嘉靖賢書吾少時閱家傳記與尚書張公瀚爲同門生吾祖父力田久佃大府田至今日凡百年矣歲買田積百畝嗣此無詩書澤余更酌老農酒而告之曰夫農者壽世之源也令斯世去其刀錐返其遊惰皆稼穡惟寶世世服先疇以長子孫此古昔聖王所禱祠而求也爾今年七十矣滄桑變易城郭人民皆已非故同井田凡數易主爾歲歲力田供縣官租阡陌日益增頃者軍興繹騷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江以南比比是而爾幸有餘粟麻縷絲絮足以充婦子紡績爾又得衣帛食肉今者烹羊炮羔爲酒爲醴子若孫釋一日來耜以上壽吾與爾忝三世

交嗣此而八十九十以及期頤得數賀爾羊酒老農避席起曰善吾老矣僅識數字籍君書之以藏吾家使吾子孫讀書者異日覽之以毋忘今夕

吳慶伯曰筆墨蕭疎處處點染如讀王氏農書

丁叔范曰從無爲農家壽者想其寄托殊深

壽陸母陳太君序

嗚呼大行陸大書凜然先生以乙酉六月死死時年二十八始婦陳夫人欲偕死升屋墮下不死餓七日不死余舅父伯符公夫人父也强之食且曰願丐汝餘生題自奉爾姑鞠爾子夫人恚曰更三日當如命又餓三日不死夫人嗜死如歸從父請進食復生積人間歲月妙句非常至今年週甲子人能道公子繁弼謀爲母壽余正容肅揖進公子告之曰君之父未嘗死也奚獨爲母壽嗚呼國亡社屋即虞夏殷周亦不乏全軀保妻子之臣君之

父可避難養母生而已故死之君之母誓從夫死而天故生之假令當日君之父不死生者固比比也其死也乃所以自壽也君之母求死死猶生也其生也天欲所以壽忠臣婦也父爲忠臣不顧其母子爲孝子長侍其母忠臣之妻孝子之母嗣此尚享人間壽以及期願毋有艾

（名論不磨）（只一句此是說大行每）

孫宇台曰忠臣婦須藉名筆以傳讀之猶覺霜寒

六月

受業霍子厚曰以此爲壽山高水長凜然千古

徐孺人贈言序

及門霍生秉衷之母徐孺人屆五袠秉衷乞余一言以侑觴請至再乃進秉衷及其弟（次弟）秉懿而告之曰夫祝壽何昉乎巵辭夸諛余不能余知汝父兼知汝母佐義方以教汝曹者當吾之身蓋已四年如一日也（有針線）（伏）序曰霍君蓋臣者古篤行君子也少棄書挾計然策自悔少年事而勗其二子肆力於學歲癸丑介其戚友用霖張先生辟余爲師余方謀室廬中酒臥焦土下聞之愀然曰黃鵠復入籠耶三辭不獲張先生謂

（筆勁甚）

霍君林君嚴重汝善下之於是擇吉日具書幣造余一椽請焉越三日戴鵲冠白袷芒屩懷刺報霍君迎就塾命二子肅拜余鬱鬱不自得撫几長嘆二子愕而驚薄暮酒數巡辭去主人驚將致辭余笑曰明旦復來旬月餘二子執經問難讀書畢即正襟危坐童僕侍者毋敢唾涕余異之私於張先生曰主人賢張先生曰豈惟主人主人婦徐孺人賢甚久之二子文忽奇顧余嗜酒放誕質明至掩關臥客至徐起飯已又臥童子驚晝寢輒鞭撻之臥起罇罍雜陳喜而飲

醺無算日薄虞淵詢童子曰天暮乎童子曰暮矣即蹶展去舊塾師遣親故瞷余私相詡曰博陸小侯以穡阮爲師耶飲百倍于余甚善語稍稍聞徐孺人益喜日益酒一夕主人大會客命余祭酒語不合率嘗詈其坐人客多避席去詰朝主人請間謝過徐孺人語二子曰吾昨伏屏後聆汝師慷慨作鐘聲邁往不屑一似鬱鬱不自得者故以酒自汚二子以告余益喜迫季冬長揖謝主人曰君誤聽張先生懸榻招僕僕臥君榻久榻未穿而君之釀將罄矣且君之招余

者重以二子也奈何不北面程朱而師稽阮爲余歸矣孺人驚與主人謀曰得無不足于君所乎願介張先生謝過余愧甚淹留凡四載嗚呼古賢媛負人倫鑒者故自恒有顧余駑下落魄動爲鬚眉男子所鄙賤孺人日以酒沃我又察余意不在酒其智識豈出桓少君韓夫人下小春五日爲孺人誕辰內則壺範致政大名相國序而光諸屏障美哉無以加矣而霍兩生惓惓於布衣一言且曰是吾母意也賢哉加於人一等矣余不敏敢述余之受知盡臣及孺人者以

侑觴

陳乾若曰賓主情深在此一序

唐蒼甦曰句句自寫照處却爲徐母生色淺人豈知

贈關查度序

今有人其容粥然其氣溫然其瞻視莊莊然叫囂妄語者鄰其側必歛袂愧而去有之乎曰有之無如吾友關君關君明府蕉鹿先生子也年二十三舉孝廉無喜色躓於兩府丞相試者凡二十四年無慍色以文章自娛飲至一石不亂望之其容粥然其氣溫然其瞻視莊莊然人以此重關君始吾與關君同閭閈關君居巷南僕居巷北歷二十年未嘗互通刺數與關君飲他所主人行酒嚴召客飲客畏主人如木偶

余方叫囂妄語主人笑曰狂生及中酒箕踞飛揚跋扈目無主人禮法者嫉余曰狂生婞婀側媚者阿主人意而又畏余呵私相詡曰狂生君在座屢代余酹又不謝君卒無語度君意亦必曰狂生久之即余亦自責且笑曰吾眞狂生沈君闢先者君同年生也好余文一日授闢君曰君試觀之闢君笑曰林生狂生耳惡能文及展卷一擊節一覆觴酒盡而不醉拍案大呼曰吾幾失狂生已復喟然嘆曰豈惟林生夫士君子立身匪獨文章已也無素心必無剏獲遭時不偶至不得已始以文章鳴異日發爲事業見于經綸其心術之純正可爲忠臣可爲孝子可爲忠信廉潔皆可以文章卜之先民有言必也狂狷乎嗚呼如君言余滋愧矣余無妻闢君每至直入余室文成輒取去余過闢君闢君復笑曰余將請繼室不果衛人釣于河得雙鯉登其床呼酒飲而顧愛余文日不置嗚呼余滋愧矣沈君開先與君同籍已二十四年吾耳沈君名先十年而今始識之君邇吾居久數與君同飲猶不識也而君今始識吾然則世之易言交者視

關君益滋愧矣

李東琪曰賓中見主主中又見賓極穿插有致

丁素涵曰以狂自命而許關君之溫莊傳神正在

阿堵

贈陸君藎思序

士之負大名者寧僅以文章焉已乎昔諸葛公綸巾羽扇指揮三軍司馬宣王目之曰眞名士夫必如此而稱名士名亦難副矣今人老牖下而欲以撰著當之抑獨何哉雖然世非許由務光不廢立言即高臥隆中不免抱膝吟梁父而謂善鳴者能自已乎且古今能文章者代不數人而又屈伸榮辱好惡邪正辨焉以視司馬遷相如楊雄韓愈李白杜甫之徒固當何如也北門陸君藎思爲余言古人作爲文章非盡

（起便高超絕俗）（曲折而出能使意與筆隨）（又廻顧一筆）（眼光高出牛背）（妙論橫生）

爲名也愛其文者當時名之後世亦名之後之儒者無他樹立甘撰著以老迨謂是歟乃陸君閉戶著書不求名顧日益有名與其友張君祖望兩王生仲昭丹麓日相唱和稱北門四子雞鳴風雨摩切爲文患難死生以之余益嘆公叔之過情而范張之誼庶幾未絕于人間也夫倫有五而友居其一古之人不得乎君不順乎親不合乎兄弟妻子賴二三良友爲之周旋開導婉曲諷諭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好以全乃陸君則又異是嘗憶同郡陸君彥龍與君稱同姓負才早夭其子罹幕府獄幾斃君日夜伺緩急伏棘門向大將軍白寃狀獄解其子拜床下泣曰公實生我今而後父事公矣張君祖望貧無妻室如逆旅遘危疾漏五下君必至坐榻前視藥裹或代其子糞除他排難解紛君直浮雲耳然則陸君庶幾方魯仲連而猶以文章名耶厥後張君病良已賦新詞謝曰西陵千樹不比洞霄松洞霄陸君屢遊地也余道士體崖與君結方外交坐洞霄松下談服食神仙秘期君采藥君以毋老辭張君祖望聞而羨之思倣鑑湖

故事又不果（應前）四子者率皆以文章名於世而好遊又相等獨怪陸君浮大江遊白嶽道出嚴陵登釣臺思投竿得魚往來苕雪間與太守吳公菌次坐道場山飲酒更上會稽探禹穴入雲門溪處遊屐所至文章倍之斯已奇矣（一結妙有典會）秦亭去北郭數武耳夜持瓢沽酒四（又幻出一奇波）虎當道即不死氣餒矣歸持老僧鉢傾酒作鯨飲復（使君正于此處不凡）賦猛虎行以寄意抑又何哉

毛大可曰寫盡思鬚眉俱動而尺幅中便覺瀰漫無際直是烟雲生于口吻

曹掌公曰時人有言三代以下雖恐不好名讀此益信殷中軍輩豈得爲名士耶

贈沈開先序

世相尚以諛諛則無友故君子慎之其或友矣意趣稍殊即膠漆固之必不合乃有當前失之遲之又久始敦契好者何哉林子曰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始吾與沈君同應童子不相識也又十年沈君以鄉貢進士赴廷對不相識如故然耳沈君最久居不遠不相識如童子時久之館沈君西鄰跬步遙幾相識矣又不獲識君會主人延客客皆操北音據席會食一客髯微虬把杯捉主人扇輟筯細視余伏屏後笑

之客退詢主人向捉扇者爲誰曰東鄰估客居停也不相識如故一夕晝寢兩童子鬨庭下爭識扇頭字較優劣取而視之上有驚人句署曰瓜庵沈某瓜庵即沈君開先也急修刺往謁而沈君方修禊飲於同年生所歸而喜曰寧終不相識耶越一日沈君報余主人導以入髯微虬余迎謁曰沈君來何暮耶微童子又將失君始吾與君同應童子而不識君嘗過君家孝廉園識君羣從而不識君吾塾中與君爲西鄰而又不識君君飲余主人所伏屏後窺君而又不識君計吾與君應童子時歲在癸未歲月荏苒少而壯壯而老君釋褐當得令君同時人積資至兩府侍從超遷至行省牧守而歸者多矣而君方伏處不仕嗚呼少而壯壯而老歷今三十有五年而始識君文章有神交有道其遲速之不可强如此而又何疑于出處哉頃吾憂勞況瘁遇良友至則大喜奇文欣賞把杯永夕似富貴人合樂張筵交相謟媚遠甚故友者儉歲之粱肉寒年之纖纊也吾老矣幸識君君亦喜吾爲友吾願友君更友君之友吾誦君之文咏君之

詩親君之色笑坐吾于千頃陂中而不知其涯涘也吾老矣君無以（妙于立言）爲下而策勵之

毛稚黃曰韓柳集中亦推高作

關查慶曰情深意摯却有一段默默不可解處使人研味不盡

贈徐沛師序

僕老矣憶（起得奇）童子入鄉塾時嘗泫然悲之蓋國家以制藝取士甫成童父兄自幣括外弗旁督幸而售乘堅策肥委柔翰（皆然）於草莽尚已不幸白首老岩穴復入鄉塾課（可憐）童子乃世有出於制科之外上不取士下無師傳才高者沾沾好之而名之曰古文辭抑又何也鄉先輩爲余言今風俗日益偷交際日益僞宮室衣服輿馬飲食日厭故而喜新獨文章必日求古譽以入家則喜進而兩漢先秦則又喜更而上之遠及六經（入情之論）

二典則又喜竊怪世之學者美言可市語以師古半似葉公好龍然其好古之心亦文章進退盛衰之幾也夫事之宜復古者又豈獨文章爲然哉古之學者閉戶覃思先曰藏諸名山次曰副在通都亦深嘆作者之不易欲藏以需知者耳今人朝而搆思暮期遍寫假設楊子雲韓退之復生亦尚不能況其下此者乎然則果何道而可亦曰信于已而已矣徐子溥思能學古者也其爲文高超絕俗駸駸乎擅韓柳之長然不自信恒欲就正於余夫惟不自信則業日修學日益進而後信于已者出焉雖然君父世臣先生擅文章名四十年今且粃糠文字屏跡方外比之廬山慧遠而君戀戀操觚思得一當古人僕老矣將焚硯不識君何意而好之若此甚矣君眞能學古者也君方壯年異日出而有爲移風易俗毋泥於古而變通于古毋寧使人謂文士嗤虛名而無實用乎先於文章見之矣

孫宇台曰章法緊嚴亦復離奇夭矯

毛稚黃曰筆古似昌黎其雋處更能豁人心目

贈沈喬瞻序

沈子家城北與錢王孫比鄰而居余過王孫所輒詣喬瞻茂林修竹環以清池平橋楊柳暎帶左右相賞泉石間致足樂也喬瞻恒暱余每過必沃余酒然喬瞻戶小偏喜飲飲輒醉生動非留客飲則造客呼酒醉後科頭嘯咏一不當輒鞭撻奴婢鬚髯戟張家人咸畏之以故客至絕君傾肴核修脯醢雙鬟漉酒滌器童子剪蔬取蠟或市白羊肉及猪肝一片堂上轟然而飲家人悄然而憂適無客主人寂然而居家人晏然

而喜俄聞屐聲奔告曰客至矣治具行酒毋敢後（寫酒徒愛客如畫小結）猶憶沈子下堂傷足擁被臥榻上悲脊煩憺憤然不自適猶左列圖史右陳古今金石彝器瓶罍瓢杓錯落几席間客至延入戶內欣然共飲飲酒進肉頹然醉矣客乘間逸去（妙）今年疾愈自傷裹足三月不得暢飲酒逍遙任誕席花間而飲登磐石而飲招幽人野衲而飲尋寵眉皓首而飲就市井屠沽而飲甚至得錢沽酒野寺中而飲而獨訾余曰狂生狂生嗚呼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且余醒而狂何必酒也君休矣君富如原憲貧如伯夷（今人絕倒）惝惝如仲子路而且坦緩如王藍田揖遜如灌將軍跳書如袁彥道若勿嬲我吾亦從此逝矣客慨然曰卿勿言且復飲（竟結）

徐大文曰似范蔚宗傳記

陳協宗曰讀此不覺入醉鄉深處

贈汪母暨令子逸上同壽序

今年小春朔新安汪君逸上之母屆六袠其友周君襄鳴與其弟晉侯以通門誼拜母堂下乃汪君亦躋令辰春秋稱三十矣周君觴母畢即以餘觴觴汪君昆弟之好再申燕私汪君拜手辭不獲敬受觴上壽（大体）母前曰孺子其敢邀惠於嘉賓敢再舉母之觴君子以爲知禮蓋人情莫不欲壽嘗見父母生子甫懸弧（入情）即祝曰願汝無災無患從茲壽考其情倍眞其望倍（倒插愛子一段即爲同壽伏脉）切肰人子承歡愛日父母在恒言不稱老其欲父母（方入正面又帶汪君筆曲而古）

壽考也亦彌甚以故際親誕辰盈庭燕喜衆賓執爵而入必先之以文章匪諛也葢以教孝也汪母足當之矣」母於張爲望族適汪君肇先年三十始生子即命名曰儒奠他日復以儒術顯乎汪君方十齡父遘危疾母籲天禱曰夫亡子幼汪氏其衰矣夫生妻可再得也願以身代呼天莫應乃割股和藥血凝臂上見者心哀色戰咸避匿去而肇先卒不起撫棺一慟幾隕其身旋復嘆曰棄孤從夫是愚婦人也愼終畢檢持門戶當爾時盛衰存殁之感怨懟窺伺之情有無盈絀之數心知其故恬然聽之日教其子外無他事而汪君果弱冠補諸生益命之親師取友每出必白母曰適某某客至必白母曰客爲某某或可師或可友母喜作饌客習知母賢未幾汪君飭於庠名益起」一夕鄰人失火烈焰漲天則皆走汪君疑母後急入掖母母方負木主從容出忽崩雷墮雨汪氏居獨無損先是數年火延熱至短垣忽廻風返火至是以雨止隣人謠曰風風雨雨天相賢母庶幾壽考芘我戶牖況乎壽者酬也又曰受也天不吝於酬而母豈

憚於受耶頃者汪君偕婦奉觴上壽母停巵言曰吾曩者幾從汝父地下徒以汝故忽忽二十年成童憂汝稍長望汝最汝及汝娶婦始免於懷祝融相逼懼（收拜人情不甚相遠一氣）燬先人之室廬使汝無寧宇何幸汝壯大再擁新婦上先祖食吾又得含飴弄孫共棲堂構下汝今年三十矣其在禮曰壯有室汝已早生子汪氏自體潛公以來世德未（更無迹）有艾也勉之汝當進一觴（又說到子壽）（綿合同壽）周君以告余曰是賢母也敬述子之言以侑觴是爲序

王仲昭曰筆奇洽老綿密無痕

毛稚黃曰脫去壽文阡陌落落自喜鹿菴故于此處不凡

送邵甥景桓遊京師序

世之工于詩者其嗜遊必甚登山臨水益吐其胸中之奇以有聞于時古人往往然矣余甥景桓與其兄越森侍父京邸兄爲詩弟輒和之詩思稍澁輒躍馬抽矢彎弓引滿矢如鶩鴟迅飛馳道中下馬佛紙疾書數千言立就客咸怪之其後侍父移官洪都抵維揚送姊壻南歸年纔十五耳寄余詩曰舟從北固分歸棹夢到西陵憶落花憶別時君方九歲其後余至南州君方遊廬陵又寄余詩曰莫聽譙樓更漏永聲

聲恐動異鄉愁未幾同晨夕者凡半載醉輒成詩不能殫述忽別余遄歸曰吾思鄉轉深矣渡平望舟幾覆詩稿具存復寄余詩曰奚囊貯有驚人句笑看新詩泣鬼神及余歸君又將北上乃酌酒而告之曰某聞之溫柔敦厚詩教也詩三百篇勞臣孝子思婦羈人（出）睹物興懷發于吟咏雖千百載下讀其詩忠厚悱惻之意俯仰繫戀之情油然以生今者君之父馳驅皇路十載于茲君歸里未久念其父欲往從之茲遊也其追孝子之思乎復爲詩以送之

（是一篇大意方結）

沈澗芳曰起結合法

甥邵樾森曰將詩步步點綴引人入勝

送周晉侯之亳州序

自舉世相習爲詞吾恐詩學之廢也周子晉侯始從（伏下文）毛君稚黃學詩毛君詩名播江左從遊者衆獨雅善周君吳山登眺周君必與俱（雅人）互相觴（高致）詠嘗語人曰弟子不必不賢于師（賢師）若周君者恐師弗如周君詩成客或索觀之輒曰未也（賢弟子）吾懼辱吾師夫以周君之才幾於軼倫超羣而自視歉然何哉其從兄襄鳴爲余言晉侯少失怙獨與母居貧甚暫依估客往來梁宋間從人索子錢以將母其或隻影馳驅林中夜月（客途旅況宛然在目）驢背

改稍後浸

青霜執掌嘗不得暇勞矣」乃吾取其詩讀之溫厚而深于大雅感物造端率皆不遑將每之思歲必出遊遊不廢詩然則周君固孝子也」其師毛君稚黃嘗云作詩者材非芳不攬志非則不吐及情而止淵乎其有餘怡然其若可與居推其心也拾國香爲餐而猶懼其汚也是則君子也以況周君不愧此言矣今年夏有事于亳同人爲周君祖道余醉不成詩更傚前時賢賦新詞一闋毛君輾然笑曰君詞亦佳于詩何病且周君固不沾沾爲詩也乃與周君酌酒而別

又頃毛君有情致

李東琪曰溫柔敦厚詩教也若周君始可與言詩顧予曰行文盡態極妍出落轉換可稱筆有化工

周君蓋長于詞者長于詞則必短于詩法以不沾沾爲詩徵

猶是市井俗狀

送范君鎮寰還河東序

西陵山水甲天下四方之遊屐皆歸焉河東范君聞從西湖說起有慨歲有事于浙愛湖山之勝輒徘徊不忍去其友人劉君霽陽許君獻臺韓君瞻五孫君冲寰皆有遊癖嗚呼吾州人生于斯長于斯每出遊呼艇子閉窓戲摴蒱博奕不暇顧山水又日午始出郭優伶登場飽數椀肉羹別去問奇登眺絕無有河東諸君子去浙三千里來必遊遊必窮日以爲樂或携酒登山或登山呼酒循昃徑千峯隨行隨飲此事惜不令康樂知乃

今年范君每出遊嘗忽忽不樂余怪而問之范君起揖余曰君惡知我老母在堂不能如雙黃鵠(孝歲范君)翼息千里吾倦遊矣將言歸余笑曰不聞遊必有方乎范君曰似也吾母垂八旬耄矣吾儕牽車服賈徒以親故前二年父歿抱終天恨幸母在亟遄歸奉甘旨獨非人情哉余矍然起揖曰其在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范君之謂也劉君輩悉著屐睨曰君今日不即歸吾與爾登山望(又帶思母意)即雲深處已而躡足寶雲庵坐桃花下飲酒花如紅霞四射又明日登烏石峯是日范君釋父服羣起爲壽范君始而愀然既而陶然踞坐大石上割肉進酒余退而詢曰君始若愁繼又若樂者何也范君曰始念吾父九原不可作君試看山前塚纍纍能俱百歲耶吾母春秋高倚門望知吾春暮歸(是也果然則不堪設想)(纏綿惻一往情深)吾母尚健七箸吾歸當割肉稱觴拜堂下吾是以輾然而喜余曰信如君言善矣友人沈君開先命其序之以贈其行

沈開先曰河東諸君愛武林山水奇矣乃范君風木之悲將母之思即從遊處寫出故隹

釋服何壽耶

後段立言極勉強

唐蒼璧曰用筆便如峯巒疊障曲折有致

有八旬老母在家而以從爲樂乎此無人心矣文法極力周旋而按之意理味覓文旨

重刻文丞相集序

此有宋廬陵少保右丞相信國文公之集而錢唐後學林璐爲之序曰嗚呼公豈必以文章重耶其過廬陵道出公祠下輒徘徊嘆息不忍去未嘗不惜公之志悲公之遇徒懸公大節以酬宋養士之報也孝宗朝永康陳亮直言對策亟以復仇爲請光宗親擢爲第狀元一當是時偏安未久力尚可有爲然嘉其言弗能用也至理宗時舉朝藉元滅金方告廟飲至幾忘元墜宋公是時扼腕對策擢爲第一嗚呼公豈欲以空

言博上第者耶（是公心事）浮沉中外卒未獲大展其才至德祐始將兵入衛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更上言分天下爲四鎮敵不難却也小朝廷無識不報未幾奉詔如元軍而三宮已北徙矣公間關浮海崎嶇閩廣之交片士圖存明知無濟獨以百折不磨之身寧將羣羊以搏狼虎灑涕告人曰國家養育臣庶（應前）三百年吾庶幾以身殉之作天下忠臣義士倡耳而卒見執於五坡嶺公自此誓死如歸身爲俘虜隨地可灑萇弘之血元之將重公禮公元之君若臣愛公慕公敗館公獨宋故臣留夢炎等欲死公夫元不殺公公必不愛死留夢炎忌公死公公視之與愛公等乃百世而下猶曰此非元殺之而故宋之宰相殺之也其視王炎午之勸死何如哉（如是如是）盧陵人士習公之節義讀公之文章俎豆公于鄉者已數百歲迄于今兵燹之餘懼遺集漫滅復梓以新之嗚呼世重公文章而公豈必以文章重耶泰和郭青螺先正曰公衣帶中八詠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矣知言哉然則州人士之梓公集也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謹序

沈初山曰侃侃名論寫得丞相大節如生

錢德庵曰古氣磅礴首尾警策

抒愁草自序

夫人不歷憂患而欲以幾于道也難矣雖然當其年少宜磨礪攻苦如金在冶如劍在爐如屐齒在石用能損其所有餘以益其所不足古今大有爲者俱從憂患出僕老矣死喪貧苦水火盜賊日戕其身而并以束縛其心思耳目幾使張儀不知舌在嗚呼吾甚耻之迄於今柴車露宿孤雲無依欲耕不能爲鹿門德公欲傭不能爲皐橋伯鸞欲遊不能爲向子平臺孝威每讀靖節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之句未嘗

不仰天太息也」故人憫其愁日呼與飲家貧不能沽酒則願過客所酒酣顧影泣數行下客乘間言曰卿愁矣愁奚極可爲詩以釋愁僕被酒跌宕忘其爲愚我也亦因以此自愚凡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野蔓荒烟凄風苦雨俯仰疇昔悲愴來今騷人贈答之篇野老贈答之句以及惸獨背燈之泣畸幽看劍之憤岸焉自寄怒焉自憐甚至含輩枯坐之概恐耻乞食之思對此茫茫百端交集而愁彌甚」歐陽公之言曰非詩能窮人迨窮者而益工吾謂非工于詩工于言愁也古今强項莫如韓昌黎多愁莫如杜少陵昌黎已舉進士而飢寒驅迫數以文爲贄上書時宰比於筦庫大聲疾呼如蹈水火代人作書又云使跪進其所有卑汚干謁至韓爲甚今人有一於此世將不齒而卒酬以山斗之名」少陵愁時念亂誦其詩非悲即哭非涕即淚麻鞋見天子數月拾遺卒之播遷潦倒惓惓衣食草堂不能安處晚得一嚴中丞可謂知己矣中道棄捐僅飽耒陽令之牛肉白酒以死驚人詩句又奚益哉而又何愁之可抒也」僕既以名其篇爲

書數語序之藏于家。

沈開先曰慷慨淋漓如聽雍門之瑟末一段看他

幾許傲骨

甥邵樾森曰悲憤處令人擊碎唾壺

歲寒堂初集卷二

錢唐林璐鹿庵撰　受業霍秉衷子厚較

甥邵錫榮景桓

書

癸未擬詣闕上弭盜書

年月日下詔求直言錢唐草莽臣某謹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本東南少年不識忌諱竊怪洛陽賈誼當漢孝文皇帝時海內乂安兵革不試妄自痛哭流涕長太息于天子之前比之抱火厝薪而寢其上火未

及燃因謂之安今火已然矣燎原之勢危如累卵戊辰元年延安盜起沿至于今十有六年屠名城僇親藩蹂躪豫楚川陝山東西以及于江北震驚陵寢中原幾無乾淨土陛下青衣辦事日夜焦心勞思望之臣工者惟滅賊是急頃者保定撫臣徐標入對陛下對之欷歔泣下此時在朝在野應有忠義激發佐陛下敵愾枕戈待旦迫不得暇乃四海之大卒寂寂無一人此臣之所以痛哭流涕明知無濟而不得不爲陛下效一言也陛下所倚以辦賊者內不過宰相樞臣外不過督撫將帥監司守令而儲糗糧整器械惟司徒司空是亟今之宰相樞臣督撫將帥監司守令以及于司徒司空之情僞陛下閱歷細驗蓋已十有六年中間又益之以貂璫而賊日益熾今且蹂躪畿輔蔓滋邊方矣陛下將誰倚以辦賊乎今之批鱗折檻之臣咸相率議陛下手除大憝曾幾何時而部署行營財賦之地無不用貂璫以此隳士氣墮軍心朋黨中外以蒙蔽乎陛下故滅賊迄今無成功臣愚以爲陛下愛貂璫信貂璫而不信廷臣萬萬無是理也

巨室之子坐遇憂危亦必引臧獲厮養相告語中間豈無一二忠義可以捍災禦患而無如賢者少不賢者多舉朝必阻陛下不用貂璫度陛下必不能臣愚以爲陛下必欲用貂璫而無虛中觀聽之法亦萬萬不可廷臣之是非貂璫能言貂璫之得失即密勿大臣不能言之非不能言也彼原有所不敢言又若陛下遏之使不能言且今之廷臣其賢者惡貂璫爭坐位文移拜跪之節其不賢者亦甚樂乎其有貂璫也有功同分有過同掩有陛下之意旨可伺陽與人同（曲曲折折極肖當日情形）其惡而陰與貂璫比其私陛下縱神聖能一一察之否耶且陛下以今之宰相樞臣爲何若耶宰相爲天子統百官時危則以將將爲急若樞臣固專責也先臣馬文升云吾爲吏部日心行天以內者日一遭吾爲兵部日心行天以外者日一遭今者廟堂勝算即不獲萬全宜得十六七臣不暇遠引即如先朝盜賊竊發時一恒有憲宗時韓雍平藤峽盜樞臣王竑實主之平鄖陽盜樞臣白圭親督之項忠平固原盜宰相彭時商輅實主之武宗時王守仁平南贛盜樞臣（掌足令昔日庸臣愧死歷叙往事燎如指）

王瓊實主之陛完彭澤平河北盍宰相楊廷和費宏樞臣何鑑共主之神宗時梁夢龍平土蠻盍曾省吾平都蠻盍凌雲翼殷正茂平嶺西盍宰相張居正實主之此事之已驗者也古今人豈遽不相及乃近日宰相樞臣隱忍蒙蔽調兵晝餉實無主見伺陛下所向以爲勇怯進退賞罰功罪行文書而已臣竊以爲今日平章軍國止可爲陛下掌書記本兵方畧止可爲陛下抄塘報陛下何異自爲宰相自爲樞臣陛下止可兼宰相兼樞臣而不能兼督撫兼將帥而不得

（憤極笑極可噴飯滿案可酒淚百斛）（真語非諧語）（接督撫將帥）（實情）

不望戰于督撫將帥陛下聞臣此言亦必嘆息泣下而督撫將帥安肯捐軀誓死以報陛下方今之勢督撫畏將帥將帥不畏督撫以賜劍之靈事權不一各防一隅公座赫奕建牙吹角名爲諸道統帥而不能成合圍之勢如科臣常自裕所言者此年將帥莫忠于賀人龍莫强于左良玉人龍以疑死而良玉驕恣數不奉法臣愚以爲此非良玉之罪而駕馭之過也臣竊見十六年來將帥一轍賊至則避其鋒賊去則尾其後其始也驅飢民以爲盜其繼也戮難民以充

盜盜（此數語）滔刼于前兵補刈于後民畏兵與盜等而不得不爲盜敗衂則潰兵皆盜修怨則解圍縱盜視督撫檄如兒戲委床下曾不聞戮一弁劾一帥何則資其力以捍蔽曲爲下之陛下炯知其情始出貂璫將兵督戰臣固知陛下之萬不得已也而縱兵蒙蔽與督撫將帥等今者陛下赫然震怒誅一劉元斌而行營監督尚有數十輩元斌助督撫將帥卸過者在焉陛下能一一去之否耶且夫勦撫因時也宜勦宜撫各以其宜前數年督撫之有威望者未嘗不悉心辦賊功將成矣而從中牽制獸散者復蟻聚隙穴者復馮城後之督撫僥倖主撫宜勦而撫者始悞于楊鶴再悞于陳奇瑜再悞于熊文燦楊嗣昌親鑒其失宜撫不撫而悞于羅汝才之走巫山宜勦不勦而悞于李自成之逸函谷頃者孫傳庭縛闖王以獻俘誓不留一賊以遺陛下憂而悍帥叛兵今且震驚建業臣未嘗不痛恨於殺賊之無其人而并追恨于死守者之無其人也（正說監司守令）將帥主戰監司守令主守守之力可以助戰戰之力亦可以堅守往者村民之擒爬天王非師（引証的確）

武臣力也霍氏之保賓莊非堅城也其效已見於當世矣自喪亂以來嬰城固守者十未見一二或者曰戰士百萬監司坐鎮方隅藉以彈壓惟守令措餉是急臣東南人未諳中原之監司守令何如而謹以臣之所習見聞者爲陛下陳之今日之勢中原西北大用兵東南大轉餉軍興繁費核催科不問撫字陛下亦心知其弊而加練餉加勦餉曰暫累吾民一年方且遣廷臣趨餉更出貂璫督察之（曲曲寫出上心）陛下萬不得已之衷內地督撫不知監司不知守令不知郎貂璫亦不之知也相率朘民膏以肥私橐臣親見十四年斗米千錢縣令下倉死于杖下者項刻十餘人奸民伏山谷相聚爲盜今幸諸賊漸次屠滅楚豫稍稍寧戢假令如當日（當時獨江南宴安如故）逸入江北漸逼淮揚江以南之督撫將帥監司守令遙聞賊勢無論能戰而求能守者亦不可得矣土崩瓦解之形不待智者而自知也方今獻賊入川闖賊入晉賊之强兼并百萬無過闖前之賊勢分今之賊勢聚分則遏賊之衝似易而實難聚則擣賊之堅似難而實易且闖賊用兵頗與昔異賑飢民（審時度勢）

戒殺掠臨陣鐵騎三重返顧則殺之戰不勝馬兵佯北官兵乘之步兵拒戰馬兵繞而合圍則又大勝此我軍之所以易敗也臣愚以爲備邊利于守禦盜利于戰今日大勢莫若反其道而用之姑言守弗言戰（此與侯朝宗說相似）以一二重臣塞潼關扼漢中以防其西突再命一二重臣跨荆襄控麻黃以防其南衝再以偏師屯廬霍屯潛太以防其逸出再命重臣護河以防其北渡毋輕言戰但使賊不得出即爲上功何則兩賊號稱百萬彼兵亦人耳糧餉匱乏日以萬計川東西據險自固則有餘（賊中情形亦可易曉）安坐而食則不足況山以西多平原曠野連年蝗旱赤地千里賊不能取珠玉錦繡以當食利戰不利守陛下多懸通侯之賞以貳從賊更下罪已詔免天下田租一年與民休息司徒司空必相驚詡曰餉安出臣愚以爲民者本也財者末也臣竊見陛下發帑金必諄諄戒部臣後補蠲逋之疏輒弗聽夫東南之民力竭矣如江以南及兩浙江西福建兩廣困于加派重征有爲賊之形而未成爲賊之勢且此數省皆國家財賦地也西北豫楚苦于兵亟須以休（又說道李奇）

息安之東南苦于餉亟須以休息省之陛下貴爲天子與富室殊大內藏鏹將列祖列宗所積貯者一一發出豈不足當天下數年田租計不出此而猶釀昔日均輸捐助之說大臣始之貂璫和之此臣所以痛哭流涕而不得不爲陛下告之也上以鼓將士之心下以作忠勇之氣明知天子無私藏不必假詔令而捐助者且于于焉而來矣蓋捐助之說發于下則可發于上則不可假令誠如臣言合天下之民俱得休息一年命守令團練鄉勇縣不得過百人府合縣計

（真劉切）（懷宗在當日）（聞此語亦必不聽）

之不得過千人簡練精銳倡其勇敢命能將領之以地之遠近分隸行營或戰或守以伺賊之變譬如癰疽大潰之後勢不得不用參苓蓍术以補之而創亦可取矢而漸愈也亦明矣陛下亟宜撤去貂璫以信前說臣嘗讀史至唐室中衰權歸宦寺未嘗不反復嘆息乃黃巢之亂播遷如僖宗猶得假宦寺以召諸道兵卒御門受俘而陛下明聖獨斷十六年間羣臣朋黨如故將帥欺玩如故臣愚不識忌諱竊以爲英主中興其用貂璫不及殘唐之爲貂璫用遠甚則又

（法簡而近情非迂濶）（語）（讀史其眼）（可使賈生痛哭）

似陛下始終信之喜之。而終無以破天下之疑。陛下又何苦固執聖見如此耶。其捐租固守。臣揣知時勢。必宜如此故敢冒昧陳說。冀陛下霽威思之。虛中聽之。以圖恢復。臣其無任席藁待命之至。

羅隨園曰捐租一節切中情弊厥後李闖犯闕盡刦大內帑銀數百萬而去此書在當時眞洞悉時艱者

丁葯園曰鹿庵當癸未年纔十七耳草澤中熟籌審慮洞若觀火直愧死當時尸位素餐人

周次修曰說勝國情形如伏波聚米成山歷歷可數去璫蠲賦由今觀之眞當時最切事

惜哉空存此言然與長沙永康爭烈矣

與孫宇台論江陵書

足下昨云永嘉江陵各得君遭際顯名一時然永嘉始終以諛進其議禮也後人頗有言其近正至李福達之獄毒及縉紳止爲武定一人要之黨武定非爲武定也實爲已也其議禮也雖正亦諛得君專政紛紛制作平章軍國漫焉無識即處大同叛卒一案可知矣其不及楊文襄遠甚何況江陵僕以爲江陵似是兩截人觀其逐新鄭廢遼王奪情起復幾于無上觀其十五年之經濟乘得爲之時優之以才濟之以

剛猛鷙而立功名一時廷臣無出其右」原其意以爲非常之任必待非常之人能副之舉朝因循玩愒方且伺隙于我而我無以肩之則事必不濟兩宮冲聖之倚毗必不副當時觀場之人無論已百年以來曲學腐儒動輒講王霸辨義利言體遺用不察其本末而概以攬權震主相加即起江陵而責之必不心服夫世廟以來無相久矣生非文武成康而不識救時二字要之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亦救時耳」僕以爲逐新鄭廢遼王奪情起復三者罪之大者也其事載在國史怙寵悖理何疑焉雖然僕始猶疑之使奪情果眞出于上諸臣宜調而劑之不宜激遼王烏得無罪江陵不幸而隸其尺籍得以私憾奏然乎否乎逐新鄭是矣闖宮之變或出保之殘刻江陵與新鄭無深隙既去而中以赤族之誅必不忍揆之天理人情必不至此此三者僕之所以疑也雖然僕寧信之豈惟信之將以責之此其事姑未辨」洪武初罷丞相以五品殿閣加部銜加孤卿名之曰閣臣夫閣臣辭臣也分其任於六曹而職司票擬其不賢者竊一人之鼻

息以張威福如城狐如社鼠其賢者宮中府中斡旋調劑上一閣揭回以片言而相之職止此矣功可以竊而罪可以諉莫閣臣若江陵起而憂之欲舉相職其進直解進太實箴進帝鑑圖欲天子敬學進皇陵碑進寶訓進御札欲天子法祖裁進奉諫營造欲天子節儉引見賢能欲天子知吏治圖百官于御屏欲天子體羣臣請大閱欲天子念邊防蠲逋賦欲天子庶民絕餽遺戒請託欲天子知大臣法則小臣廉不寧惟是當江陵官翰苑時即志期公輔四方輶軒奉使歸者必往爲造請轍迹所至戶口阨塞山川形勢地利平險人民强弱一一劄而記之肅皇帝二十餘年間彼親見貴溪分宜交相齒而邊備廢弛天子縱有所誅殺卒無成功一旦柄國輔十齡天子綢繆牖戶措意邊防者爲尤至江陵匪直相也而直以相將將故南北守禦百粵滇蜀必付託得人將帥能効力者量其才尚其責湔其瑕勵其志鼓之以爵祿假之以事權凜之以三尺破之以疑畏責之以實効數萬甲兵藏于胸而指揮乎數千里之外虛懷咨詢削

牘星馳嘗有數什伯相君貫乎將士之心而戴乎將士之首戰勝攻取代爲奏藁當以某事杏稟功成凱至又諭以朝意當以某辭入告某策善後勇怯强弱進退疾徐洞若觀火邊吏奏記政府命之親書以母泄機宜又必命其書銜擇其重大緊要者一一陳說于天子之前而使至尊識其勞苦知其姓名故能縛大憝殲羣醜以奠安中夏者垂十年至江陵殁而享其餘威以固吾圉者又二十年此江陵所爲舉相職也用能不遺餘力以綜庶務由是而嚴清丈董驛遞

（誠哉是言）（讀其尺牘當自知之當時矮人覩場）（那能解此）

度河工疏餉艘詢水利飭學校覈名實辨職掌久視爲具文者按實行之攬權震主之外世所謂益之以操切者也諸葛君曰願陛下責臣以實效不效則治臣之罪夫既已有實效矣兩宮冲聖知之舉朝知之而其心未必知之方其柄國時惓惓致書賢者辯明心曲以爲吾非不知府天下之怨既已肩其任矣吾欲貽冲聖以安不專必不一不斷必不成十年之間兩宮冲聖享其逸江陵處其勞兩宮冲聖任人則逸者也六曹大臣蔭其逸猶曰侵官乃委瑣齷齪者畏

（一肚皮不合時宜）（昧心）

之有才無膽者妒之清正拘牽者非之畏難者慫之迎合者憚之道學者忌之深文拼調者疑之蜚語喧騰且曰江陵將反而欲虛心衡斷其功罪也胡可得哉雖然江陵三罪不可以不辨禁籞何地而奸宄得以闌入親藩入議而大臣不爲援請時際晏安而金革何以變禮卽欲曲爲文致而罪已不容逭才大而溢任重而疎以忠君愛國之心而雜以一切吐棄之意見新鄭之忌華亭而恐其掣肘幾爲保所悞見國事之垂濟而恐隳于半途又爲幼孜所悞卽云忘親

（當時則然後世其謂之何）

貪位貪所樹立也嗚呼江陵直騃耳愚耳吾猶有說焉宰相爲天子統百官如裘之有領門之有闌舟之有舵宰相重則朝廷尊百務舉宰相輕則朝廷卑事權雜有明二百七十餘年惟江陵能識此意而罪不足以蔽功厥後江陵歿而詆江陵者非惟自輕而卒以誤國廟堂諸老委蛇無建白而使神考輕宰相惡諫官燕安無忌礦使四出宮闈挾寵九列無官朝堂不御封疆大患帷幄無謀平壤封貢辱國病民以門戶籌邊以朋黨任將道學呼朋僉壬引類紅旗督戰

（非爲權臣開逗孔滿朝無一人解此）

（沒典齊來自上恒有）

經撫不和一誤再誤宦寺乘之而國不可爲矣思陵之季撫髀思江陵巧於固位者卽貌爲江陵以欺主上納賄鈎黨之外無政事焉中原崩裂使天子降座而揖閣臣僕以爲後之人可以恕江陵矣璐白

孫執升曰江陵罪止一身功在社稷書中舉相職三字直令後世委避庸臣無所藉口豈獨爲江陵暴白也輕重之說先輩馮臨朐亦有是言江陵有知當含笑地下

顧茂倫曰于宗伯愼行與丘司寇書云此老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肯甘爲洿鄙又云殫精畢志勤勞于國家者頗能窺其大畧在當時亦稱道之矣其抄沒也又云一則恨馮璫之厚藏而欲求當乎外一則考分宜之故事而欲合符于前遂爾舉朝同聲藉口無能爲江陵寬者鹿庵歷歷指說瑕瑜不掩足使江陵心服

與唐蒼甦問病書

臘盡聞足下忽覯疾歲朝見足下面如死灰足下少年下血不止此本源之疾也又數日聞疾日增醫人滿戶內一醫且颺言曰唐君旦夕就木矣或曰飲酒過差或曰君多內（酒色二者世皆不免好醫人）勝世之鰥居食乾飯者又未嘗不病君不幸有疾人言交訴若是夫病必延醫固也醫多則意見錯出君之身父母之身也奈何以父母之身諉之庸醫而聽其寒煖強弱以求速愈乎其嘗謂人不歷憂患則一生飽食煖衣便覺無味人不遭疾（是見道語）

病則一身飲食居處必多放縱病臥枕上當思病何由而生則知病何由而愈病雖危事而從此可却病（民至理）病未必不有益于人也頃聞足下度閣觀史以消長晝病中讀書恐勞神思足下喜觀史其竊謂千百年國家治亂亦猶人身受病處足下試一詳察其他無論已漢受病在母后故諸呂作亂朱虛侯同姓起而（說到國家受病處奇）醫之厥後吳楚反醫者不察并欲削未反者延至成元哀平王政君爲外戚宗主而西漢之病遂不可醫（貴戚手）東漢知前代之受病數傳而後和僖貪立幼主桓靈（深本之論）

不君黨錮之禍其剝元氣也比武帝黷武爲甚始病（東漢壞于黨錮誠然）于外戚再病于宦官再病于召外兵而漢死唐之病始不過聚麀耳後且釀成革命明皇親醫此病而聚麀再興然府兵一去藩鎮之强不待女寵而知之也（先後合轍）肅代不能醫德宗不信醫憲宗能醫而不終醫然後宦侍藩鎮交訌而國死于盜賊之手亦可悲已（三君確論）夫漢之元氣强唐不及漢比宋爲强至宋起節鎮無武功以加海內寬然仁厚與民休息始也元昊繼也契丹病在肌膚間耳安石欲以理財用兵醫之黨錮再起（安石用藥大類今之庸醫）

以爲治病日以益病至南宋如病瘦元氣益弱矣北轅之禍以必不可醫之病而適遇可醫之時張韓劉岳武功可用一秦檜遏之僅存奄奄一息而已身之受病何以異是儒者倘出而醫國必洞鑒古今之得失然後緩急輕重可以和劑療之敬因足下治病而及焉不識有當否璐白

孫宇台曰從身受病遂說到國家受病處將漢唐宋源源委委剖晰靡遺讀史有識集中大文也

陸梯霞曰殷中軍妙解醫理北伐之役聲名俱敗醫國者不可不讀鹿庵此書

與毛稚黃書

璐白僕歸自豫章三日即過足下問無恙足下持螯劈脯日薄虞淵僕即登車去以此未罄所欲言僕乞食走二千里囊中貯足下與書并匡林各一册至柴桑訪淵明故居溪自愧悔江州粟里相去數武世傳淵明乞食妄耳即有之亦甚邇丈夫足跡當遍天下僕非探奇攬勝而以浪遊博餬口計視傭書舂米遠矣恐爲良友所笑抵南州官署臥木榻上日讀足下文如與足下相晤對側聞微弘辭博學如漢故事故

鄉嚴侍郎以寧都魏冰叔應　詔足下口冰叔不置僕索其文不可得行旅所至以詩古文詞投餉者止可示孫策帳下兒甚矣時無英雄何如以足下應詔雪處士虛聲謂耶走筠陽過來蘇渡憩蘇子由監酒稅處郭外如沙漠黃土墳起草不生問友于衆一明經鄉某素有名目盲矣已而走臨川大參李公石臺方就徵陳大士先生有孫名某才高擅應舉業頗聞辨星緯知遁甲卜筮然　天子求賢之意不及此道由盱江故鄉書來云某某皆就道江右典文衡者謂稚黃知名久寧終老岩穴耶將草檄上之臺使者僕大喜已而猛省稚黃老且病足不能窺園急語邵君戒庵曰吾誤矣君亦誤稚黃溽暑伏艅艎觸熱三千七百里必死待詔金馬門尚無期尚書給筆札大官未必資客糧恐飢死廹冬月稚黃擁爐坐寒甚燕邸風益烈稚黃迎風僵矣必死與其死一生稚黃博聘君名何如生一死稚黃備吾郤師淑耶前過足下匆匆不及言再以書白

丁素涵曰末幅皆情至之言可謂愛友以德

汪幼閒曰婉曲有意味

與門人周襄鳴書

僕孑居陋巷無奇可問頻勞載酒懃懃懇懇竟日無倦容弟子行恭謹如足下者絕少僕昔嘗有言世固不乏好文者欲其纏綿篤摯如寒之思衣饑之思食（至理）如夫之愛婦如嬰兒之戀慈母度必不能而不謂足（奇談）下似之古人文成半出少年微孔子亦曰後生可畏僕年過始衰思欲交少年奇崛之友藉其英思壯采以佐吾所不逮如足下者亦其人也乃不意足下更師僕僕成童時亦嘗學爲文矣尋流失源涉筆便期（妙）（曲折矯健又有波瀾）（此暗鞭）

（簽少年）期艾艾稍長效顰摹倣畏澁如三日新婦腆後知文非苟然易也」今且老患難愁苦五六年間如檻（疊叙）猿如籠鳥（一段如哀弦促節）如寡婦夜哭如李廣失道如纍囚三木如傀俄初醒如琵琶瞽婦誤入泥中如大聲疾呼都逢瘖啞意有所感發抒紙上誠不自知其爲文也足下溺而愛之曰是宜師師僕文耶（又一折）抑別有所可師耶嗚呼昌黎有言巫醫樂師百工皆不廢師而謂士君子無師可乎顧（又感起）吾之偷也甚矣弟子稍解文藝求爲師者戶外履滿求而得之（寫世人陋態）驚喜如奉詔板輙譽其弟子以邀媚於父兄至弟子能自得師者絕無有」（接得奇）以故僕恥爲人師前數年（九奇）不幸爲人師急謝去從酒人遊以蕩滌之間作爲文不堪授受今乃又辱足下稱弟子嗚呼古今能文豈有師傳耶」或曰行文如登山重巒疊嶂步步周覽忽雲隱孤峯迷人歸路如涉江河晴日安瀾叩舷而歌猝遇風濤心驚魄駭如入五都肆珍奇闐溢恣意掠美如奏樂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了不自知如將兵野戰忽分壁壘如織純錦但見蛟龍蜿蜒飛動如弄丸擊劍閃人目光如鯤鬐鵬翼風雨爭飛（忽與上遥对一段文情如峨嵋天半）

如怒猊渴驥攫石奔泉如旌旗亂捲忽攬轡徐行茲言也信乎否乎如其肰則是得之於心而非得之于師者也足下匠心于已而更師古聖賢人其亦可矣

丁叔范曰抹倒師處正是可以爲師處欲學者貴乎自得是善得師者也曲折變化又不必言

汪遜上曰筆筆奇矯却又心間手敏宛如無意爲文可想其胸次浩落

與王丹麓書

璐頓首謹致書丹麓先生足下僕耳足下名幾十年得從草茵生處竊窺足下撰著僕嬾散成癖又不獲奉教左右僕老矣伏處落魄醉輒呼天既而自維忽憤且笑曰天之困僕甚矣天靳我以安樂靳我以仕宦靳我以衣食而不靳我以文章又私喜天必不靳我以良友僕過市門見吹笙鼓瑟鬬雞走狗樗蒲蹴踘之徒未嘗不求友聲應氣求轉相昵合間爲父兄妻子所詬詈徉謝客且去猝遇諸塗心目爲之移何

則其嗜好同（真極）故其要結亦同雖父兄妻子不能使之離而弗合也僕竊謂文章之友亦然傳曰君子以文會友又曰文者載道之器也僕萬念灰冷惟文字未忘說者謂近今操觚家有一二文采足以表見輒妄自尊大無儕偶充其意作史者有遷必無固作賦者有賈必無馬作詩者有二陸必無三謝有徐必無庾有江必無鮑有沈宋必無高岑王孟有杜必無李作文者有韓必無柳有歐必無蘇無曾無王其意念反出市門（應）下（又作一轉）嗚呼文人相輕自古爲然雖然未可以爲信也僕于毛君稚黃交二十年落落穆穆如不相識及見僕文阿其所好孫君宇台又從而和之豈僕文眞佳耶邇者稚黃又私僕于足下足下述作遠過古人枉顧陋巷逐臭嗜痂而僕私喜又得良友（應）但恐君房有是言仲回未之許也足下且以爲然乎哉僕近讀高作奇者使人咋舌麗者使人眩目鉤隱誌怪使人精移魂駭凄婉者助我愁解願者快我意其間花間草堂愧無搽粉虞侯歌君詞以侑酒非惟得良友（應）兼又得足下文章喜荷交并先此報謝不宣

毛稚黃曰文章弊合原有臭味得此文古道賴以不墜

陸蠡思曰情詞斐亹能使賓主相悅以解

與丁葯園論文書

璐白、僕少年不力學妄有撰著淺薄不足道竊怪世人推僕勝雪苑侯生夫文不必相襲也雖然僕亦安敢望侯生夫侯生以貴公子名播海內一旦遭黨錮家破身危其後委蛇免禍然音吐悲愴淋漓滿紙匪獨峭拔峻潔廉折以清已也鬚眉如在紙上嗚呼侯生吾不得而見之矣僕竊謂古人重其人始及其文學爲文者無論屈伸榮辱要以不愧乎人而止侯生歿二十年讀其文者慨然想見其爲人嗚呼世能文

者寧止侯生而侯生猶以人重也侯生之言曰文不歷變則不工夫變者其文而（警策）不變者其人也」僕行年五十矣（領句）憶六七歲時讀書家塾大人好鼓琴風雨寒暑不輟齋近塾歷十有二年琴聲與（一篇波折）書聲遙相和年十八補弟子員始讀書僧室大人鼓琴自若乙酉避兵山中歸以疾臥閣中悲愴煩懣病良已問左右曰何不聞大人琴聲強起窺之壁間（伏）塵滿囊上僕闇昧不復問爾時吾鄙負才者輒學爲詩古文詞以見意僕心竊喜之年甫二十志未堅嚮未定間以白大人輒不應每三歲低頭入棘闈及每報罷大人卒無語自大人歿而檢點梏棬見壁上琴塵封（應）如故吾乃知曩者大人以琴（深婉）寓意也不悟而肄于學宮爲青衫束縛者三十年今老矣私念三十年上無以娛父母下無以恤其孥退而自維（真閱歷語）所以娛悅於已者卒無有始肆力於詩古文辭將思勒成一家言以妄冀不朽嗚呼晚矣」昊天降虐火其屋燔其書喪其母未已也更錄其妻與子而幽之泉裏天乎寃哉林生也悲已半莪不飽曳肘而行又自傷已無聊之狀可憐之色

從愁苦中據鉛槧則大喜已而悲生悲已則又悠然喜境變矣文亦與之俱變而骨節不媚言詞亢鄙其人卒不與之俱變愛僕者曰子近眞動與俗忤惟文亦然僕笑曰人之所以眞者卽其文之不容僞者也今試與足下論侯生其文具在與阮光祿書嚴而眞寧南侯書婉而眞吳學士書愛而眞寧南傳直而眞家傳簡而眞老僕銘寄意而眞陳少保銘愷切而眞祭貴池文哀而眞試策奏議戇而眞眞矣寧有不傳者哉夫眞不待侯生文而始佳也譬之呼帝王曰眞人知非僭竊贊美人曰眞色知非粉黛鑒古今法書名畫曰眞蹟知非贋物或曰侯生文多僞作惟其人眞故雖僞亦眞優伶當場能使人或歌或泣情感于眞耳假令脂韋乏氣骨者於此縱令彼曲曲寫生有不奄奄如泉下人哉足下其細察之璐白

邵戒庵曰借侯生論文反覆抒寫總不出一眞字

陸拒石曰純乎史遷曲折處又似韓

與丁素涵書

別足下幾半載。足下三過我。不得遇。僕念足下。輒涕覆面。亡兒長謝長者一月矣。亡兒在時。時時將命過足下。足下遊吾兄弟間。東西兩頭。亡兒未嘗不在侍。足下未歸時。僕痛甚。即呼酒。淚落酒巵。不易醻醻已。淚又落。醉臥地下。冀夢中索亡兒。（惓）共語。如是將一月。而卒無肸蠁。（響）頃聞足下歸。無童子將命。憶亡兒在時。淚又涔涔下。久之。低頭長嘆。復就塾塾主人賢數留。僕飲飲時。淚如故。（止）塾中童子。（尋常語叙來惓神）僕泣。亦泣。歸而告其父。

兒更醵錢飲僕率連而及者又數輩一飲數十日僕辭謝不獲泣告曰此語更自酸鼻乎坐客有泣下者緣是屢失倒屣足下重聽語不即了敢以書白

丁弍雲曰始終以淚貫徹極眞極讀此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唐蒼甦曰讀之不忍終篇

與關查度書

璐再拜記與足下別一載餘曆頭却是三歲一日三秋當積幾許歲月耶臨川道中接足下寄書捧讀再三知我者關君也仰面干人頭顱如雪吁嗟林生老翁可念歸聞足下秉姚江鐸雖暫失良友爲足下計甚喜比辱翰教及沈君書開函竟讀愴然酸鼻何困頓至是審爾將安所適從夫世以寒氊片席餬八口者屢矣然皆貌爲師儒行同攘奪者優爲之而足下欲以坐嘯理詠邀寸脯升穀諸生日將師入青雲地

而師何暇作他語且姚江周理學區也然俗尚纖嗇急功利其君子適異地而好爲人師其小人輕去其鄉而以多能誇於俗（是一則姚江風俗通）其間儒非儒出于農工商賈之外皆以名法給亨六曹主掾吏雖陽明龍谿復生未能盡變其俗足下內無巾櫛外無幹僕老親幼子晨夕在念請告歸亦可雖然足下歸將灌園耶將負薪吳市耶將織屨賣藥磨鏡醫牛耶不則能上市貿遷耶能垂簾卜易耶又不然可辟穀不須粒食耶八口磬磬賴君果腹能拔宅上昇耶嗟乎查度足下悠悠斯世安容我輩竊謂足下歸猶不歸也以不歸作猶歸（奇句）想千丈虹霓縮爲三寸蚓結足下亦無之何項僕歸得贈錢百千知交迎候者趾相接（形容）召飲者日數人久之各以券通問從其請須再得百千（妙在閉戶二字）僕閉戶笑曰久鰥當買妾畏寒急市綿長臥地下更當市床愛觀書須多購墳史其他浚井治陶庋閣布席當速成之兒子進曰執爨久當覓一奴僕曰未也門庭當貯百斛酒與良友道契濶日持錢會計錢神嬲僕不得安枕（又起一波）項之責券者至府吏持符至三喪居停至萊傭酒（幻極矣）（閱君亦必大笑）（此一轉尤妙）（文心變）（忽入慘句）

家以及擔薪舂米者各以類至僕遮面自慚爭呼持錢去雨墮短垣丐者繼至質庫主人驕（句）不至踵門授錢多傲容倨色（描寫）僕撫囊驚曰錢何去如飛耶餘錢又栩栩動急懷之出郊告之曰縱汝去須臺吾母貸錢者鞅鞅多訴語僕乃啓戶（妙應閉戶）嘆曰世之不能容我輩猶僕之不能容一錢也（妙）附及以資一笑璐再拜

嚴柱峯曰此書當爲關君釋愁而作

吳慶伯曰語語解頤嬉笑怒罵傍若無人

與陸拒石書

璐白足下爲（一句綱領）鯤庭先生冢嗣伏處田間養老母於今三十五年矣卯辰再罹痛苦行道之人傷心流涕厥後事幸白而足下銜哀閉戶頗聞多撰著而無由寓吾目比聞孫君宇台云足下欲某作尊公傳某於太夫人比女兄忝稱舅（叙得非非不）又嘗遊尊公門比世講忝爲兄自尊公乘箕去三十餘年間於世講不能修布衣昆弟之歡於懿親又不獲敦中表朋舅之誼每念及輒汗浹背迴思天驚石破屈伸離散又不勝浩歎而足（文生于情不覺声泪俱下）（無限感慨）

下過聽忽謬齒某愧甚私幸足下不督過敢申其說某年四十五始學詩日讀少陵詩求似妙而不恒似即時似矣微近激年近始衰水火盜賊死喪凍餒一朝蝟集如乘舟陡入海中遇黑風惡浪怪物噴湧斷桅折舵茫然不見星斗幸得登岸驚悸之餘無從覓衣食惟文字結習未忘妄有撰著如猿啼秋夜半近哀迄于今形影相依一揮毫即有萬斛淚源瀉雙眸而出嗚呼如某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而足下過聽忽謬齒某愧甚某爲文無他長近日讀少陵詩悟作文法而世謬許曰可每遇忠孝廉節以及幽人逸事輒興到筆隨皆人無求於我而我有求于人者文成聊以自娛今足下以尊公傳見托尊公大節已與日月爭光世必謂弟子宜傳其師某竊喜異日藉師以傳其弟子足下旃鳳堂遺書皆忠孝緒言也并足下撰述乞賜覽焉特白

毛稚黃曰詩窮而益工雖少陵足以當之艱難險阻鹿庵備嘗之矣作爲文章自應與少陵詩雄峙千古

董巽子曰文章無眞氣如廟中土偶苦無靈驗讀此文鹿庵性情如見

報門人霍子厚子美書

別後兩辱寄書。并示和章。促僕歸棹。意良厚。歲月居諸。上元簫鼓聲中。梅花殘雪。襲人衣裾。猶在念。忽已仲夏。汝曹讀書。分陰宜惜。聞近作新詞。與少年相唱和。無益。古今惟文章足以不朽。敢與足下言之。王子安作滕王閣序賦詩于後。而昌黎又爲之作記。僕幼誦其文。從紙上作遊觀想。今年過豫章。取道嚴陵。遡祁門西上。夜抵南州。即入官署。荒涼滿目。不復登眺。嗚呼。頻年戰伐。江右瘡痍盡矣。僕從筠州走臨川。又

從臨川渡盱江涉上饒到處戰場白骨青蒿頹垣灰燼城郭丘墟天陰鬼哭而難婦殘黎鵠面鳩形相率拜于馬首隸卒指其山曰佳其水曰佳而高臺既已夷曲池既已平求所謂遊觀之勝者卒無有嗚呼余何忍復言遊觀耶夏五歸自南州尋孺子亭已不可復問州有萬壽宮許旌陽鎮蛟處也鐵柱泥窪我不敢知署近百花臺婁妃粧樓已成瓦礫談者猶艷稱之嗚呼觀止矣客曰曷出郭登滕王閣乎僕笑曰固也吾願望見久矣遠而即之了不異人意拾級而登弘敞可監厨請客樓不甚高而又蔽其楹舉首瞰大江濶二里許黃泥濁浪望西山童矣嗚呼使王子安韓退之之文不作滕王閣之不傳也久矣吾讀其文而使滕王閣忽失其美倘吾不遊滕王閣則滕王閣之美固在也子安退之不藉滕王閣以顯而滕王閣猶賴其文以傳則是子安退之究無憾於滕王閣而滕王閣之美自若也嗚呼山川有變更人事有代謝文章嘗留于天地間能文章者可以思矣屣下其就予言思之

孫述庵曰借滕王閣立言歸重作文妙

張世祺曰筆筆變幻不可端倪

與沈漢乙書

記與足下赴省試時。于今幾何年矣。君時年少。意氣豪甚。君家群從。每宴集。獨君慷慨自若。忽去而遊燕。不相聞問者。又數歲。頗聞燕市多酒徒。君日呼與飲。往來行李。就君如居停。君益治具客。至竟入廚取酒。（爲沈君寫照）幾忘賓主。僕嘗引領私嘆。帝京有北道主人。不能挾襆從之。安得作千里長鯨吸。君飲以療吾渴耶。頃者君歸矣。僕始得飲君所。退而自維。五六年來。憂愁困阨。盎無粟。桁無衣。而又老且悖。嗜酒放逸。醉即哭。醒（又以酒爲波喝）

即歌以爲常別君久將屏跡不出懼汚故人意乃日過君得無以僕爲非人哉僕聞君家長安時客無貴賤老幼輒飲以酒僕別君二十餘年即日傾百斛君應償我乃君更索僕文君遊燕市久世有酒徒能文章者耶乃君對客私僕曰能雖狀今世獻諛無過文字每見鉅公捉刀成集率皆祝頌弔祭此與朝爲歌郎暮傳粉墨者何異而曰古文辭在是僕雖貧賤間有請託不妄許可偶操觚毋勦說毋雷同世之嗜痂逐臭者偶稱曰能而君信而和之至如尊公誼至高梓里耆舊每頌說不衰來夫人殉節湘湖且與曹娥爭烈闡幽揚隱僕把杯引滿時則又鬚髯戟張增幾太息矣俟僕醉時起舞更俟君醉時覽之庶幾忘其醜耳先此道意不宣

朱若始曰太白云歷落嶔崎可笑人此文有焉

汪殿武曰良友把杯奇文欣賞亦極人間樂事

告子書

九月十日汝命臘梨傳來信欲偕新婦歸吾方飲客所。持螯劈脯。聞之食不下嚥。家無擔石。汝弟暫依渭陽。感其繾綣。舒吾憂戚。然相隨止半月。耰鋤德色。農家殊甚。意豈須臾忘汝耶。六月八日。吾自拏舟來。與汝母憂汝。首當作棺。或云黃姥有木。汝母理髮櫛沐。飲酒半盞。云新婦迎我。共看汝疾。吾啖飯。汝母即不食。云病起寒易侵耳。溽暑炎蒸。烏有是語。明日汝母即長臥不起。爾時汝亦不料。母之將死也。汝母苦心

熱叫呼床簀間汝弟汝妹皆病痞一弟在家痞不止幾死半夜叩門婦翁馳至云汝婦疾作必死吾乘月往來田畔心摧肝裂夜呼黃郎起曰（此時是何境界）若事急須汝母木矣他人有棺（慘）勞吾朶頤若此孰意汝母竟終殉於此耶嗚呼痛哉去年汝祖母歿汝病未能成服母歿汝不能飲含卒哭匙步萬里（傷心血淚）汝實負疚汝實無咎痼汝奇疾不棺而朽今者汝幸緩須臾死眞孝子矣憂汝者長寢已矣吾自六月歸汝弟垂死長號枕蓆間幼妹無知或悲或喜吾時在雲霧中以淚洗面而已

陟季秋無衣兼無食意豈須臾忘汝耶無錢搆屋一弟臥鄰家廡下吾與汝兄妹四人如逆旅客若戒旦（寫者）待行者汝歸吾將露宿乎然又不得不歸吾日夜仰天悲哀而繼之以泣也孤寃旅櫬生生死死同爲飄泊時因便信先以告汝（覺神似）

丁蒓園曰使人不忍竟讀

滑元辰曰愁苦患難著紙便成淚痕

因汨庚午暮春九日條卿读

過一次時在奔山

歲寒堂初集卷三

錢唐林璐鹿庵著　受業　霍秉懿子美
周珮瑩襄鳴　較

傳

冬官郎邵弘齋公傳

邵先生經邦字仲德號曰弘齋先世自洛徙蜀三遷至姚江又自姚江徙錢唐至公父大峯公稱五世相國梁文康公序其族譜蓋康節十八世孫也正德丙子領鄉荐庚辰成進士永嘉張相國璁與公同籍相

得歡甚相國凡入上春官齒幾倍于公值武皇巡幸
猶需次待廷對明年辛巳肅皇自興邸入補策士公
與相國又需次爲郎時大禮議起相國欲干進甫觀
政即上奏嘗肅皇公假歸命攝行人存問謝文正公
姚江爲公桑梓文正公構杏莊比緣野公延佇累日
歸告大峯公曰謝公眞宰相也望其丰度廟堂無此
人嘉靖元年壬午添註冬官主政管六科廊上大婚
封后父陳爲泰和伯賜第西華門舊爲武皇宸遊地
公自尚書言白虎方隅不宜動且邀少府水衡金錢
六十萬將安出尚書命公偕同官葉寬翟璘往面議
后父激上怒下二人廷尉公自劾上言臣實與議臣
宜同罪詔罰俸錢一月已而獄竟解是時永嘉官閣
都比部郎與安仁日講求大禮蓋新都猶在位云公
弟經濟計偕京師欲侍兄卒業太學會祭酒嚴嵩私
甫東趙文華試每第一及謁見足恭勞甚而兄適權
荊州稅遂辭去乙酉還朝考績丙戌陞副郎公弟亦
成進士舉朝側目張桂公遠嫌自立適丁內艱公與
弟奔喪歸哀毀廬墓悉如禮公聞道最蚤制藝爲人

矜式高相國儀茅學士瓚於公稱後進屢以文上謁公輒推學士相國銜之後茅果魁天下廝除改副比部郎與太宰楊公博同舍楊心契公公去京師三載永嘉驟躋政府祖宗朝所未有乃猶恃主知領楊文襄而伴爲申救更假玉石以擠費文憲其後同室操戈張聰桂蕚霍韜方獻夫各欲爭長上亦厭之降敕奉天門罷張桂輿情色喜公曰未也行復召矣上果悔手敕追還永嘉而言者重得罪入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公悲憤歎曰曩者武皇北巡某無官守上封事幾萬言格於羣小不報今上改元草中興保治十慮書將詣闕忽遭西河痛不果方今熒惑失次明星晝見是何等時耶乃泣血上奏大畧謂禮閣萬世陛下神聖私議禮諸臣即私其所議之禮也禮可守亦可變可成亦可毀漢制日食策免三公上天示儆臣甘效茅焦伏質以報陛下奏入上震怒始公再至京謁相國相國降階迎寒暄款洽至是亦怒更進揭誣以謗訕廷杖六十械繫御史府獄禍且不測其弟經濟欲上書代兄一夕公夢大日照窓楹沸聲呼失火而

醒天曙獄吏報曰乾清宮七所災特旨謫戍鎮海衛
厥後洛黄門昂繼劾永嘉上以爲出公意屢經放赦
獨公與楊愼等八人俱不宥公在戍所四十年閉戶
著弘道弘簡史學會同三錄凡十餘萬言臥病夢大
星如日墜而卒學者謚爲弘毅先生穆皇立子康生
伏闕訟父寃太宰楊公喜曰爾父昔與某同爲郎諫
草尚能記憶高相國在宗伯銜昔怨阻之康生怏怏
歸又六年萬曆改元同鄉張恭懿公瀚爲太宰白其
狀詔復故官又二十年始崇祀于鄉鎮海衛築寓賢
祠祀豐學士熙陳主政九川及公三人云陳公即相
（餘淚妙又應）
聰假貢玉以中鉛山者公與譯使虎仙下詔獄幾斃
後戍死
林璐曰世廟號稱英主始終拒諫說者謂永嘉實啓
之延及分宜禍益烈永嘉固非分宜比然怙寵固位
（分寸）
亦不免焉李福達之獄流毒縉紳帝私其臣臣私其
（斷案不易二語）
黨寃哉讀公疏忠言千載矣公四世孫吳遠示余家
乘採其大者著於篇
先大夫少負氣節居官侃侃不屈抗疏謫譴僅以

旅櫬歸鄉人至今悲之今得此傳先大夫不死矣讀之淚數行下四世孫吳遠敬識

孫執升曰爲弘齋先生立傳攔入許多人物鬚眉如生涇渭了然字中已挾風霜之氣至於使事處既疎宕又嚴整兼馬班之長有才有法可與論史

丁叔范曰楊升庵才美而節高老于滇南遇窮矣鄒公風槩亦復如之余惜升庵轉而惜鄒公

孫黃門思全先生傳

公名枝字子榮號思泉晚更號曰思全仁和修文里人也父楊母曰姚媼初誕公時父夢里中兒呼迎喜神公曾王母楊大父宗黼俱以節孝著事詳邑乘中公成童每蜡臘上先祖食其父泣指畫像語公曰吾王母少寡遭叔凌嫂將抱吾父共沉洪福橋下救免王母殁父哀毀廬墓若將終身焉數詣上官叩頭白母節孝宗皇帝聞而哀之命旌母門人人稱孝子汝若成名毋忘先烈年十三應童子相國華亭公視學

政得公卷擊節嘆賞語郡守曰此兒不憂不上人毋庸驟騎之也姑抑之以勉童子至十六始補郡諸生從師學易郡少年喜與公遊奉爲祭酒年十八父客死魯橋聞奔喪歸痛哭幾隕母姚亦泣曰若戕身能生汝父乎乃止及免喪娶婦養母歲歲傳經餬口數徙居無寧處然聲名藉甚時海氛未靖父棺暴郭外公躬自運土坼血成墳歸報母曰冠來無患矣乙卯秋試婦暴卒甫闔棺棘闈啓公泣涕白母兒入試人必謂吾忍親故强公曰卿以母在何恤乎遂領鄉薦

計偕中途聞相嵩殺員外郎繼盛悲歎累日尋下第歸益攻苦力學又三年抵京同鄉沈錦衣鍊爲楊順路楷誣死公益憤相嵩至已未成進士肅皇帝方坐齋宮大臣日以青辭供奉嵩父子益用事公對策有執天之權毋使下移等語畏嵩者格不前循資授太常博士俄改給事中封駁戶垣公上言十事蘇民困華亭新柄政天下想望風采記相國識公(遙應)髫卯時於今二十八年矣丁內艱三年還朝道由淮河民飢公上言災荒狀詔巡光祿公上言蠹有五弊由中貴人

毋妄貸莊皇帝改元華亭新鄭交相構公上言相國
拱剛愎猜忌歛怨修隙南北交章指斥猶曰我能手
刃若輩豈輔臣語耶華亭以爲附已也及議譴張齊
公曰二君固黨新鄭奈何媚相君復借他事戍言官
乎卒不肯苟同華亭命大賚團營物故者弗予公上
言存殁俱宜瞻卹詔復如公言軍中皆呼萬歲故諫
臣寃俱得白詔逮殺沈公鍊者公上言順楷爲嵩鷹
犬藩臬用中天俸又爲順楷鷹犬置鍊死俱殺無赦
輿論快之自刑垣晉掌工垣凡四年耳上變先嚴法
命閹人坐營則有言京營不飭則有言杖言官則有
言宦侍逐六卿甚至毆御史則有言敢諫無虛日公
少時喜讀劉蕡羅倫制策而剛正似之新鄭復起出
公參晉藩備邊徼兵縛渠魁代其謀鄉人禮佛者無
賴子誣以白蓮黨公立散遣去入棘闈代晉士程易
藝王元美爲右轄輒遜公楊中丞綵新鄭客也念無
以當新鄭意坐公不朝大不敬罷公歸未幾新鄭又
罷江陵輔幼主公絕口不談新鄭家居二十有三年
以不得祠先節孝爲恨冢宰張恭懿公忤江陵歸延

公入怡老會中丞直指薦剡不起公曾王母楊以節
祖宗黼以孝公兩兼之虞司勲淳熙表公墓曰節孝
先生可謂知公矣
林璐曰某聞長老言公客慧安東舍舍人夢黑龍起（奇兆）
舍東龍德故吉乃陰陽家謂履喜神武尤吉姚媼坐
蓐時夢先之矣以故公所至人輒喜楊襄毅公博人
倫鑒也公守冀方乘障禦敵敵引去楊大喜比公爲
年恭定葉文莊然新鄭卒不喜公何哉（筆有餘閒妙）（妙）
陳際叔曰孫公當穆廟時挺持大節風裁凜然以
忤新鄭罷歸閉門却掃爲眞率之遊錢
唐稱名德者首歸焉即宇台高大父也
公有諫垣疏草三本深識治體如賈長
沙如陸敬輿惜哉其不見于用也得鹿
庵此文公殆含笑九原乎
毛稚黃曰寫思泉公大節處妙在不作過激烈語
癸辛孫氏世以節孝聞今子孫皆能守
其家學弗墜得此文尤覺前光後煇矣

胡瑤宇學士傳

胡學士尚英字瑤宇系出宋澹庵後世世家新安其父避禍賈清源徙家而北公遂補清源博士弟子年十三能爲古文辭繼邑人謝山人榛遺響清源人惡公占其籍又試高等思有以中公然鄉比輒鍛鬬歸惡者皆掩口而笑羈身鄉校歷五十有三年始以明經詣選人又見阻不獲已再入長安省試舉孝廉明年射策甲科神宗皇帝四十七年也相國韓公嬪重公宿學得值史館明年神考崩光宗立踰月殂落熹

宗新踐祚爭紅丸移宮無虛日朝猶鬥市賢者勁如秋隼不肖者鼓簧肆蠹假以鉤黨一幼主幾不能辨黑白」公悲嘆某釋褐一歲三易主今者冲聖在御羣言混淆何以立國適丁父艱旋里三年赴闕舟至張湫聞楊左下獄灑酒雪涕曰清流之禍烈矣緹騎日出國門人人重足立抵京但聞稱厥臣功德土田鐵券數下尚書省是時南樂崑山相繼秉政閹人私第匍匐進謁自相國以下昵恩呼父平平無奇耳」公至授檢討命修三朝要典固辭同事者姍笑曰此中有富貴乃辭耶公爲人和而介南樂知貢舉分校當得二十三人故抑公得二十一人公淡然不爭南樂有愧色」閹人持畫像索翰苑題咏丁公乾學戒同官弗與耻列名者僅六人公其一也閹怒各削官丁公典試歸金吾將軍高守謙代閹斃公挺下禍最酷」公出彭義門同年生祖道公把杯謝曰吾年垂耳順宜抱孫尚無兒今者幸免義兒足矣一生方父閹面發赧然公歸輒舉子」公愛西湖山水移家錢唐錢唐縉紳謀祠閹持刺邀公公不答縉紳訝曰上公薄譴君

欲君默居思咎耳胡君乃終憒憒耶更趣駕詣公屏人法語曰君悞矣李瑺在恐驛聞能無妻子慮公作色曰如楊左周繆何一紳公姻戚也比於閹介公門下生某婉致詞三返不應祠介湖山之勝踞武穆壯繆而中雕墻峻宇浙相國爲文閩相國書碑時稱雙絕始終不屬者又止公一人戊辰閹伏誅召公復故官三遷至諭德持節册德藩尋掌留都翰林院相國韓公再入相罷去烏程嘉善又相繼秉政嘉善公舉主也與韓公素重公公念莫主中興用兵轉餉餉日亟盍日滋上書政府期寬民力烏程嫌其戇尋掌國學祭酒循高祖律約諸生日宿長干紅樓笑曰魏閹惡公正當未幾陟宮詹修玉牒欲乞骸骨不果官南雍時御史撻諸生公將上奏會去任勸止公其後御史巡齋諸生聚而噪之汚其繡衣猶疑公指使搆公於朝當軸者惡嘉善并勒公歸公曰老臣得首丘何異登仙微相國愛我不及此徜徉湖山著述自娛又二年而卒有超凡居士集十卷

林璐曰公始居清源時年飢市民禁鬻麴牙儈犯者

死一儈鄰公居日鬻麴市民欲斃儈旋復語曰人衆恐驚胡公乃止公移家西陵值民變更憶舊侂欲執儈儈笑入巨甕中衆碎甕斃之曰前胡公生汝耳若何處更覓胡公其爲人愛敬若此然公不近名始終孤立需次待枚卜擠而逐之閉賢者豈必盡闇人哉其子乾負才名貧甚賣卜以老有別傳

陳其年曰此老倔强處亦復嫵媚當時倚冰山者安在

丁葯園曰少時見胡公狀貌中庸人耳大節弗聆如此眞和而介者

司理溫公傳

溫公名以介號寶忠相國體仁之族弟也丙子舉於鄉更名璜成癸未進士官歙州法曹老矣公幼孤自襁褓至壯皆稟母教母著家訓數十篇比顏柳母死私謚曰節孝太君凡歲時伏臘或災祥水旱爲文告母歲辛巳大祲斗米值金一鍰羞糟覈爲粔籹恐母驚九原又爲文告母公館于相國最久閉戶讀易語執經者曰聖人且韋編三絕矣研精覃思作易學總論及羲卦圖說行藏用舍悉本于易相國在經筵每

進請必先諮公平臺召對多稱旨公曰主上英明思撥亂行相兄矣頃者加意江陵卹典兄知之乎主上察如神考而廷臣猜忌如江陵時較甚公爲剖晰易理倚伏消長之幾古相臣之事惟乾三四爻可當之餘卦皆季世君臣事耳三四兩繇不出危疑二字而疑甚于危兄盍預籌諸未幾果爰立與雲間義興嘉善吳門相終始中間互爲是非互相激排凡八年公告相國毋隘毋疑相國雖未必盡從公公還里相國猶問訊不絕心重公卓識云公凡三上春官始第明

年帝崩于煤山公痛哭北向拜曰小臣璜大行皇帝所齎祓而登也不能執干戈衛社稷使吾君蒙於難生不如死已而拜歙州法曹稱畿輔重地頗聞建康事嘆息泣下曰已矣繕甲兵爲城守計猶讀易自如大兵雲集力不支公集家人告之曰吾老矣幸生二子吾將從節孝地下命蒼頭抱持去庶幾續先人祀城破公拔劍殺其婦及妾更揮劍自刎喉未斷吏卒哀之傅以藥公怒手爬搔去之創甚七日而死

林璐曰高麗寺僧止水云公死時年六十餘矣平居

寬厚貌如長者未嘗有疾言遽色死時勇決如此公同年生關公鍵爲余言公與相國最友于如同懷兄弟然始終無幾微攀緣意年老服官禀慈訓不少衰嗚呼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哉公二子郊瑞祁瑞哀父遺集十二卷藏于家

嚴修人曰公一生忠孝皆本于易于秋毅皂同此不朽

孫述庵曰余猶及見公丰采讀斯傳猶想見其人凜凜如生

大行陸鯤庭先生傳

公姓陸氏名培字鯤庭號曰部婁公死國時年最少學者習公字久又不敢私謚公當易名至今猶稱曰鯤庭先生陸爲江左著姓語曰朱文張武陸忠顧厚言陸氏世世忠貞也公始祖彥瑞公自汴州扈蹕而南十三傳至公父吉水公俱爲錢唐人公同產兄弟六伯曰圻叔曰堦與公先有聲公見時即尚氣決意或小忤輒流涕誓死母裘及大母絕憐愛之既長兄弟名益著與婁東雲間倡道東南陳黃門大樽嘗曰

某與陸氏交如孔融在紀羣間矣蓋吉水公與西銘（連有情）張先生與起易學先後偕諸弟舉孝廉名震京師黃（又及西銘）相國道周語座客曰此錢唐三陸也而吉水公曾識（應前）黃門於童子故其言若此公十六補博士弟子十七娶婦陳（伏）十八吉水公方釋褐授永豐令豐多逋賦吉水公伏闕上書請蠲租然後到官公大母樂里居吉水公欲留公侍養諸父（華華細）強之行曰豫章多才可求友既抵境豐父兄扶老携幼擁吉水公車輪拜曰君侯（忽入吉水公）未履任即能見天子活黔首吾屬生矣公在後車（忽接公善跌文心聞恣）

手曰長民者不當師是耶讀書官署與友人陸君驤武同臥起漏數箭兄弟以書（真天倫樂事）下酒或轟飲暢辯聲徹垣外擊柝者遲鈴聲繞垣驚聽及父還吉水亦然（衙得細）歲己卯公年二十二歸赴省試舉于鄉柴桑文司勳德翼奇公文衛學士徹文嫌近縱橫習觀表論嘆曰董賈不及也迨老儒耳撤棘知爲少年益重公公歸拜大母堂下喜曰汝父汝叔歌鹿鳴如昨日吾年垂八十猶見孫成名國恩厚勉之毋忘忠孝明年公成進士大母卒吉水公徒跣奔喪公亦需次爲郎旋里吉（又映帶大母着此一段先後俱動胎）

水公方痛不及見母又悲母不獲見孫父子哭之慟又明年辛巳吉水公爲母乞銘殁於南徐公日行數百里跪柩前呼號動地手自搏其額額盡腫更以齒嚙臂血肉淋漓與淚俱下左右莫能仰視嗚呼孝矣公平居杜門讀書與同郡名士摩切爲古文辭互相推詡曰王李不死邊徐復生老生宿儒咋舌不解何語以示陳黃門黃門頻首曰君文高潔正不減龍門耳公交遍海內而好引掖後進執經北面比之攀龍鱗附鳳翼矣即負才未登公門者一郡中耻與爲友

公才高蚤達慨然以名教爲已任嘗冠衾冠紗覆肩背廣額豐頤踞胡床端坐丰稜峻整顧盼偉如也客至投轄出奇文欣賞千鍾百觚意氣豪邁然性好面折人過議論風生更無所屈撓邪慝者見公輒屏氣囁嚅逡巡避去御史中丞潛夫陳公偶忤于俗公移書疾之同年生姚公奇胤勸止公公弗善也遊雲間某生妄欲奔公公移舟避之戒勿泄浮大白自笑曰百鍊鋼肯爲兒女子柔哉嘗與陸君驤武客秣陵弔方正學墓及徐常功臣廟欲戲久之客贈陸君弓

矢陸方賦詩公愀然曰神州坐視陸沉其鹿鹿無所樹立以君之才當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差快人意壯哉君言坐逆旅日讀史酣飲經月一夜覺身漸短可三四寸奇人奇事良久方能引長說者謂公勞神所致公雖憂時念亂暇必操觚是時虞山方家居負物望歇歷四朝嫺于掌故公道過吳門虞山爲作序出酒飲公曰陸君卿虞山爲公序掬鳳堂集故慷慨稼軒瞿公亦以爲然歲甲申公年二十七矣將詣選人聞逆闖犯闕北向長號思攀龍髯其婦陳亟止之曰君素稱讀史不聞晉宋間事乎猶有待又又一波瀾又應讀史數月公至建康始拜行人未幾四樓船將軍各備制爵五等貴陽皖城鉤黨鬻爵度曲宣淫慕玉樹後庭怨罵中花則而傚之委瓊花于草莽本實先撥焉貴陽欲招有嬉笑可爲流涕致公公怒句詈其私人曰猶獠郎邀陸生一見須臾頭白耳十月副熊黃門汝霖持節祭淮籓熊負氣諫聲與公談時事益扼腕事竣先歸又明年乙酉亂兵潰江上公兄弟奉母居鹽官公命其子繁弨從省會囂然公遂避入黃山之桐塢經友人陳君廷會居握手流涕曰行將別君陳君欲止公公大聲曰即死無

益國家聊以塞責吾不待飼豬客矣適貴陽奔錢唐擁殘兵自衛公曰棄其主而逃亂臣賊子也吾得請於帝出斗酒大爾誓從思陵地下婦勅左右守公公笑謂婦如吾合蓄妙婦人耳卿識大義否毋多談詭復嘆曰死豈可復生乎吾母春秋高當避桃源抱犢耕矣闔戶自經爲客救免又一夕晨起呼紙筆冠帶北向叩頭者五南向叩頭者三以襪繩授二僕再拜笑語之曰若屬知乃公意可便相成遂上大床坐從容就縊而卒凡上書三函一奉母一遺兄弟一別故友

計公成進士凡六年年僅二十有八而死婦誓死從公自樓墜地若有神持之者又餓經旬不死始裘語曰是天欲生汝也違天不祥乃不死公死未逾年陳黃門就縛復奮身沉淵死御史中丞陳公笑携妻妾赴激湍死遷客自海南來云姚公奇徹自刎其頭死矣嗚呼如三人者可稱公死友然同郡王別駕道凞聞公死亦死又數年稼軒瞿公斷脛於粵死同與虞山序公集云

林璐曰公母初娠時夢神送一見羽葆鼓吹從雲際

直墮入懷始生公公少時丰神英毅博學擅江左公文成四方目之曰西陵體及登賢書于太傅忠肅入夢與語語甚秘世莫有能解之者沈君鼎新暴卒而甦見公與某某方副寘司如王新建故事嗚呼忠孝人極也惟不愧乎人斯乃可以爲神烏足怪余故傳之以備修史者採擇焉

（語甚有意味不說出夢中）

關六鈐曰大行死矣筆能生之寫得激昂震動可以感風雷泣鬼神矣

孫宇台曰于密處寓疎忽于疎處寓密用筆奇而法是子長得意文字陸公大節須如此發抒方見手眼

婺州金隱君傳

金隱君名光字公絢義烏人也少好學凡天文地理奇門遁甲曆律醫卜等書靡不畢究性好遊居家嘆曰丈夫固跼蹐戶庭耶明熹宗時毛帥鎮東江金君附商賈舟至其地縱觀海外形勝大喜無何政府惑處士策授謀殺毛帥帥麾下枕戈泣又數見疑斬餉麾下舊部憤曰大將軍死一書生手吾屬安向遂掠定長山五島率兵民萬餘航海歸朝而金君始罹羅矣時崇禎甲戌七年即大清天聰八年也南望輒

（想見先朝謀國諸臣如此）（古今同嘆）（有源有委）（年譜）

淚下南人爲將領者客金君時諸道統帥智順王等求操觚客卒不得智順王廉知之召金君智順王者平南王（次第）始封爵也金君佯爲許諾典書記惡西僧多雜處弗與語乘間（一次）逸去國法嚴笞之百又（二次）逃縛而大創之創愈又（三次）逃督捕者請于朝將斬之坐金君纛下帳下爭以酒肉進金君酹酒啖肉大笑曰（直豪傑）速殺我吾生不能歸寃歸矣智順王大驚馳馬至若非金某君悞矣別以他囚殉舍人子流涕謂金君曰王愛公奈何負王汝髮已髡（亦一解人）又奚歸金君悟入謝王曰光南人義不汚塞北重以王故請事王王大悅凡十年王倚之如左右（作一小結）然南望必淚下喜登高山觀日曈曈升則大喜或悲哀雪涕以頭頻地人不測其故一日又出遊西僧躡其後稍遲騎相並望其山形盡白山腰懸紅燈二山忽動跡之乃巨蟒也（奇事間波寫得生動）金君驚將返轡西僧曰慎無恐吾命之退馬上嗚嗚作梵語蟒如疾風駛去金君歸語人曰吾向惡若曹繼自今毋輕相天下士順治元年甲申王從攝政王及恭順王懷順王入山海關會平西伯兵大破賊李自成走之遂入京

金君與俱入關時策馬嘆息泣下曰吾曩日冀鼂歸今生歸矣未知較鼂歸時奚若會（應）章皇帝正位北京更從王定太原克延安明年下九江左寧南全部降品隲諸降將數與金聲垣語聲垣欲得金君王不許其後聲垣敗王笑曰吾從其請汝敗矣金君亦笑曰聲垣不得光故至于敗又明年取湖南王與諸王會師咸重金君王入朝改封平南王王欲叙金君功固辭己丑王始與靖南王取廣東攻南雄取韶州襲清遠降從化始抵廣州運籌發策敵無不知有金君

（好札鋒相對）

者諸將欲屠城必勸王戒止之凡二年始克廣州又二年定高廉雷瓊等州戰取疾徐咸受成算又明年大破李定國于横州王長子朝京師長子名某少與章皇帝共騎射斃一虎上壯之呼爲安大性豪邁上命晉公爵而歸獨雅愛金君呼之曰馬髮益長老稱也然金君亦自此憂勞況瘁矣（語極含蓄）叙平粵功當同三品固辭不拜金君欲歸隱王卒不許王以其子尚郡主三辭不允始成禮金君嘆曰王遇我厚失我初願奈何吾航海北渡十有一年從陸入關當時不能退

（將叙往事欲吐未吐光景妙）

今又幾何時言未已泪下金君慈祥愷悌謀而善斷鑒龍眼崗之屠至議勦石門佛山卒不許聞鄰邇誅殺某某臥帳中泣曰老革若此悖矣往者粵西陷失定南王諸將皆坐法線國安等東下諸將謀拒之金君曰是予敵也急書榜宥之再請於朝未爲晚其後粵西定粵東亦安潰將感泣金君功益著即負固如文村踰十有一年而卒降文村者故明虎賁將軍王興所踞地也處萬山中左峭壁右大海陽爲順而實不臣羊腸鳥道刺竹叢雜即步兵短刀卒不得入思持久困之一日興遣卒嫚罵曰若陳兵百萬奚益汝軍中金先生自來吾降矣守陴者以告明日復嫚罵如故金君聞之慨然請行王及旗帥督撫大吏驚曰蠻無信奈何失金君金君揖列座曰光應去令一騎釋甲前導傳呼曰金先生來村口卒馳告興興曰僞耳令素間諜者占之急奔告曰果金先生興命興以入徑數里甲兵糗茭山積興出迎問曰君護騎幾何金君曰一騎興曰君何信我金君拱手曰汝信吾吾安敢不信若登堂罄折如客禮王將軍從容言吾

祖宗受約束爲籓籬外臣於今二百八十餘年矣曩者藉兵雪故主仇感泣至再雖然典豈爲降將軍耶語未竟忽一人啓扉突出則故明侍郎前兩浙督學臣王公應華也與金君有舊相持拜跪哽咽卒不能語王將軍設席呼二人曰且飲一飲凡三日王將軍把杯嘆曰君來與宜踐前諾命五子出拜指金君曰汝曹善事汝父更酌金君酒眦目撚鬚降席請曰與死矣與殺鬼不死藉汝大書塚前大明虎賁將軍王與之墓願足矣金君瞠目錯愕應曰諾王將軍召妻妾登層樓自焚連珠砲轟然雷震而歿越三日金君携其五子出納勅印土田册籍降者次第出金君曰與獨焚亦忠臣也吾不負死者勸王請于朝恤其五子如其言以褒之蠻裔感泣無敢有復叛者而金君名益著金君佐王幕始終不受官然金君隱軍中幾五十年王欲官其子弟卒不許登粵王臺凌風長嘯謂吾曩時濱海觀日出今又濱海數數觀日出吾得跳天門依日月足矣臨死嘆息曰吾少時幾死而不畏死今老矣願遲須臾死顧齷齪以死隱忍五十年

竟死矣金君未死時澹歸大師爲君作留須子傳

林璐曰金君隱者也卒不仕吾聞金君識星緯始娶婦婦亦識星緯兩人嘗私語弗告人其弟輝生數爲余道往事輒流涕前二年省兄歸臨發問何之曰弟將隱先生仰視笑曰此豈安枕時耶輝生再問卒不語裂壽像授其弟兼以網衣一贈之曰吾五十年鬚眉尚在汝寫吾像立吳山望大江觀日出汝知兄每相忘金君歿而澹歸子又爲題像以貽其嗣君澹歸原名金堡武林人

毛稚黃曰或斷或續峯巒疊起步步有含蓄照應絕似史遷扶風未易及也

沈開先曰極驚人處以平常寫之極忙處以閒暇出之近時王軫石侯朝宗當退避三舍

沈隱君傳

沈隱君名某錢唐人也其父字曰顯之少時即自父曰大人欲以文章顯耶吾坐塾中師之友皆儒生語絮絮入吾耳（慧人）大約無劬口策讀書止（妙）吾兄足矣父怒趣入塾日與其儕學爲詩歌藏酒私飲友飲以木棍攪（善謔）溷厠中亂其氣友飲反吐匿笑不止顧好飲讀貨殖傳欣然喜私爲引滿及讀任俠諸列傳則又（正于此）狂喜引滿曰吾儕不當如是耶師知之數加誚責乃提酒（處不凡）甕出曰吾縱讀書寧爲高陽生誼不辱爲儒生父師（却有氣槩）（應）

無如之何。當勝國時。江南晏安。湖上桃花如雲錦。公日聚飲花下。夜不歸。一二貴家子弟。吹簫走馬。公遊湖上。與益豪。垂父歿。其兄諭曰。汝爲兒時。藏菓餌以遺母。母老矣。吾儒生應前應無餉。曰。策君竟何如。公父嘗客晉絳賈。父歿。將收館。一日貸錢。召估客飲。且曰。吾棄儒生久矣。與若司會計。估客曰。諾。歲出納數十萬金。賣絹牙郎。奉約束。惟謹。歲歲上千金壽。日與估客轟飲。必至之勢醉後。與客搏。蒲數數負。而又好施。予估客。驕歲減。妙金而公飲自如。其子峻。曾幼而慧。好讀書。公愀然曰。汝伯應讀書。汝又讀書耶。然尊師惟謹。來問字者。皆過公飯。人稱公長者。兄歿。撫其孤。亦就塾。笑曰。汝父讀書。汝從兄又讀。步步頗讀書。汝又讀書耶。留汝以佐吾不逮。公止一子。孺人爲買妾。公淚簌簌下。曰。若不記吾父時。媵耶。吾念吾母往日事。故泣耳。妾已入室。度無可如何。久之。廉知被掠至。召其故夫還之。并贐以金。孺人操作勞。更買婢。婢父母啼不止。急以金納婢父母。懷疾呼。携女去。一時賓客。多公高義。公大笑。曰。曩者吾讀史遷列傳。又應生不一當。魯朱家。而僅以一二女子。

市德爲歲甲午其子以副車赴廷對公又大笑曰讀書固也搏浪沙豈堪誤耶無與乃公事益飲酒自如戶外待公舉火者踵相接金盡貸估客金估客益驕公益飲酒得疾其子求斷酒公曰昔陳暄何若他日即書酒徒沈君之墓以匹之吾願足矣毋多言久之卒以酒終

林璘曰吾與嗣君峻曾遊傳公大節多非常倜儻公不喜儒生峻曾交日廣公之庭多儒生迹至則輒飲以酒歲時修祭祀念母必泣下公嫡出側生兄主家政公母僅守府然公孝友終始無留憾其他捐金結客細事耳烏足爲公重哉

韓儀京曰沉鬱頓挫亦復委曲纏綿寫得人性情出

顧嚮中曰純得史公之潔

丁太公傳

丁太公名大綬字曰步玉仁和人也世家鹽橋西與林生鄰望衡聯宇晨炊樵汲蚤暮皆知之公嘗過市門余從籬下窺公葛巾藤杖藹如也吾父嘗指公與予言汝日習見公亦悉公生平乎吾與爾言公五歲喪母父娶後母新婦紗扇籠頭里媼指曰是汝母也公啼于戶母愛之呼與同寢母生弟當就塾時憐弟幼披之行雨則偏其蓋覆弟父歿自傷少孤奉其母如父既壯季能文公自謂不如果先公補博士弟子

公棄書挾計然策養母孝及弟婦死遺簪珥先爲弟娶婦始再娶其季益下帷攻苦承兄意而又先生子公喜語季曰母得含飴弄孫矣公後季三歲又生男一堂兩世兄弟相樂也嗣此各再得雄吾家羣從與公弟同學數賀兩公年酒而季卒以誦讀勞病矣公衣不解帶視湯藥疾益亟目視兩兒至再公呼季大慟曰汝襁褓至生子未嘗與兄一日離也今已矣汝子即吾子敢負弟九京呼四子前長曰景儀次曰澎次曰景鴻又次曰滎鴈序參差猶一父子也學同塾食同器寢同被衣裳履舄共之負郭田析爲四授室先于巳子嗚呼友于雍睦與沛國涑水爭烈矣公痛弟歿命四子力學通賓客親四方賢豪長者用不給公婦顧命蒼頭上市貿遷有無以供飲饌公笑曰汝愛兒寧出陶母下久之五都市貿遷雲集家益饒戶外鳴琴蹴踘吹簫乞食之徒獻技乞錢與布算聲相閧公母聞而樂之欲往觀公奉板輿入市廛景儀輒從樂而忘返時屆上元吾家猶襲仕宦舊魚龍百戲雜陳于門兩家婦女倚戶遙相語吾母春秋高與公母

迭爲賓主觀燈宴飲輒話少年時事公聞益喜壬午澎舉於鄉公奉母觀鹿鳴孫簪花馬上喜溢老人顏色癸未值公誕辰四方詩文贈公者列堂中拜手誦之是及見大司徒倪文正公御史大夫彥臺劉公婁東受先張公文驚曰是清流鉅公耶乃寵及我公口不言財貸子錢凡百數嘗宿逆旅客竊公金公見之急避去暮過懿戚門一人挾匕首立廡下似貸錢不獲者公密召語曰若以錢故輕生耶且緩急人所時有也我代爲酬若其陰行善類若此戊子鴻舉於鄉公

奉觴上壽母前曰周密可以報吾弟矣又七年澎成進士郎比部貤封比大夫每蜡臘召故時貧賤交與飲更從父老作上巳遊今老矣猶健步履矍鑠哉老翁嗚呼記吾父語予時歲在丁酉公以是秋歿越五年吾父又歿余懼老成凋謝典型不再謹述其本末而爲之傳

林璐曰吾少時過太公每與諸君同飯愛少子滌不令出藏帷中如新婦其兄儀嘗笑之吳君百朋里中名士也公延館與澎同學命鴻師之明年澎與吳君

同舉鴻最後舉知人哉然濂卒以詩名與兩兄峙稱公善相人耶三丁云

方文虎曰猶想見先輩典型

張祖望曰是一幅天倫圖畫牽連照應極有波折

節壽顧母傳

吾郡有節壽顧母曰王氏肅皇帝十有二年癸巳母始生烈皇帝三年庚午母以壽終歷六君凡九十有七年晚稱女中人瑞及其歿也人爭嘆曰天胡斬三齡而不滿母百歲耶肰飲氷茹蘖者七十有八年自十九齡始母年十六歸顧文秀爲繼室顧自稽山徙杭爲諸生不治生產元配生男而死娶母三歲生男及女文秀歿母欲徇親戚故人勸止之曰夫死不死在兩孤爾即從夫地下爾子死并負前子母泣告几將母年齒先叙一段便包括節壽二字

筵曰昔人有心死而身存者迨謂我矣嗚呼十九稱
婺婦可哀也酸奥語前子長大取遺槖簪珥付之曰汝祖效
計肰便可光先烈未亡人十指中鞠汝弟足矣母已
子曰時英奉母讀書菓園一頃供饘粥時時望伯兄
歸道出吳淞死于盜母痛哭携巳子訴于官捕其渠
魁斬之肰金盡失時英餓于庠與其子大成讀書僧
舍一日顧影自嘆曰吾儕讀書異旦暮飛騰去今老
矣其若高堂何乃命大成兼習計肰家復饒肰時英
竟先母歿是時母蓋八十有三云大成奉大母橋西
屋與妻傳盡色養歲庚午夢天樂迎而卒數年大成
入成均中原多盜上書言時事同鄉倪文正公薦于
朝官西清甲申三月逆闖陷京師加刑于公乘間逃
歸家又落杜門教子孫戒之曰世事益不可知先節
壽垂澤長矣當努力詩書以承吾志大成有子曰光
前名俊王母歿二十年戊子名俊舉于鄉俊之子曰
有年能文章遊成均又三十年戊午光前之子永年
又舉于鄉人以爲母德云明熹宗時母年九十縣令
詣門壽母請于上旌其廬母眞不愧哉母有女適鄭

壽至九十有四母女期頤奇矣鄭生女適沈亦壽至八十餘沈有孫曰驤曰國元與余善故牽連得書

關查度日一起便如高屋建瓴隨筆寫來章法入古

鄧廷玠曰老筆行文絕無枝葉可比龍門之桐

佷亭大師傳

古高蹈之士所在恒有顧避世絕俗甚至變姓名謝友朋人或踪跡之輒逃去若是雖高蹈不樂也申酉間吾鄉諸儒忽慕棲逸去而學醫學賈學卜學（先陪說一段）樵漁任誕者閉門傳粉墨或屠沽握籌亂頭麤服行市中余時年少竊笑之爾來三十有五年矣每憶當日學醫學賈學卜學樵漁及傳粉墨屠沽爲樂未聞有爲僧者（又複一筆）于今追憶若佷亭倘所謂逃禪是耶非耶林子曰佷亭當爾時賈也踰十年不告于妻子不謀于友（宛如史公令人想其高致）

朋忽禿爲僧嗚呼西陵當全盛時人文蔚起偃亭與其儕數十輩聲動天下海內之士攀鱗附翼（府仰情深）蒿目時艱方以爲一朝崛起戮力中原毋使後人再泣新亭也何嘗隨緣幻影到處鐘聲邇雖肰古之達人如陶潛李白王維常應物之徒其寄懷高致淡足之趣超肰無累似與禪近而不泥（文作一折）於禪偃亭曰否吾向者鬻殺市肆與傭販同（就偃亭口中翻出一層）掾作門人泥余猶儒也過而問易余倚市門巳授之今者卿乃泥吾爲僧庸詎知非醫耶賈耶卜耶樵漁耶粉墨屠沽耶安問儒耶禪耶肰肰（醫應好）則前此有逃禪者乎曰有之（一入陪說妙）滄歸金道隱堡夢破江道闇浩是也後此有逃禪者乎曰有之誰菴陛麗京圻是也吾嘗過山巔水湄見有僧枯坐于荒烟野蔓之中負衲于天霜寒雨之候棲棲皇皇輒心疑之身爲僧矣何不自暇逸便如逐臣遷客（譬得奇）嫠婦孤兒若欲問天而無從者此何以稱焉之數人者或遲或速或遠或近或歸或不歸或歡愉或況瘁其寄意各不同而逃禪則一也作偃亭大師傳師姓徐氏原名繼恩字世臣

孫宇台曰絕不着色相有意無意言外自見可比

史公伯喬傳

丁葯園曰陸士衡讀楚詞曰洎洎清絶作者讀者各有會心此種文吾以蒙莊目之

草薦先生傳

草薦先生不知其名字氏族始居豐樂橋南又徙而之鐵冶嶺經歲不出戶一夕偕客訪其居童子曰方臥薦上未敢通日移晷徑披其帷閒其無人已而床上有聲謦欬覓唾壺狀始盤旋下床立帳啓露薦語曰天寒甚客從何方來先生裹氊幘加以布帽帽束帨望之頭上長二尺許坐語移時呼童子進酒衣厚如重鎧袖臃腫手不得卒把杯三人擁爐坐望其狀薦高于几迫而數之計二十八簾夫床高五尺耳受

薦二十八簾簾以寸計高二尺八寸受臥止二尺餘
扳而上如登山偃而下如墜谷勞矣無何先生醉又
上薦臥案上詩文高與薦等與客竊而讀之似不從
人間來客大笑曰昔司馬子長好遊故其文日益奇
乃公蹋蹐戶庭固以薦上得之者耶先生踞薦不得
坐忽下床曰客惡知我吾束髮以還冬月御夾衣客
至嘗剉薦以飼馬客去徑上床臥又數好遊醉叩舷
歌或墮水濕衣冰淅淅衣上不知寒而日與名公卿
賢豪長者相把臂先生昔遊雲間識奚仲夏先生及

令子存古遊越師事念臺劉先生與李官大樽陳先
生又識世培祁先生文學王懸趾先生吳門則交葉
君聖野雪苑則交侯君仲衡毘陵則惲君遜庵豫章
則王君軫石于浮屠氏乃與南屏豁公久遊先生又
曰嗚呼自吾遊至今三十餘年矣今其人皆已逝故
鄉好友自陸大行鯤庭殉國死諸君子三十年間或
出或處意趣各殊然南皮北海分曹賦詩歲歲修禊
事以爲娛樂迄於今有蟬脫軒冕者有山林終者有
自髡頂爲僧者有小草坐寒壇者有起以大慰蒼生

者有墓木已拱久者有餉口四方金盡裘敝者有憔悴且行吟者吾老矣猶得臥薦上迫季秋輒益薦吾不意竟益至二十八簾也汝慎無言吾又將臥于是里中人咸呼曰草薦先生云或曰先生毛氏名先舒字稚黃古錢唐人

施愚山曰稚黃高踪雅致宛然神似

吳志伊曰穿插映帶直逼史遷

卜者胡生傳

卜者胡生名守乾字淸淸新安人也寓臨淸遂爲臨淸人徙杭又爲杭人淹博洽聞口期期不能卒吐一足短數寸而又鬚繞面面黧甚目光瞬瞬動跛行市中兒童聚而笑之胡生故貴公子父名尚英字瑤守神宗末舉進士官翰苑與同門生金公之俊相友善熹宗時魏璫用事數殺戮諫臣公卿爭爲乾兒義子隸門下公曰吾老矣尚無子安能又爲人兒璫怒削藉歸居臨淸禱于神夢道士入室生胡生公喜曰吾

削官宜有子」越二年思陵立召公復故官閱九年陟宮詹學士負枚卜望而公卒胡生年十餘歲矣外家父杭人也其母又携胡生居杭閉戶讀父書而顧喜道書及長費千金娶婦婦携鏤金床值百金每寢輒有氊帽老人搦新婦足形甚小胡生驚語母母易寢新婦床老人搦足如故恐爲祟亟鬻於市」胡生奉母孝一不當伏而受杖杖畢叩頭謝母抱孫仍如故久之婦死母命再娶胡生娶小婦而又數學道士上章拜表法冠絳衣鐘鼓劍印藏櫝中時時步罡朝三台北斗取父所遺笏執之家人笑不置母怒不予一錢數數逐小婦婦遂去」以故平居短褐不完性能飲無錢沽酒食乾飯或無鹽豉里中少年從胡生受符籙度爲弟子學朝斗稍得錢以自給十餘年益貧困鐘鼓付質庫弟子益厭之皆不至聞相國金公客湖隄喜曰吾父同門生也往謁之貸錢通刺門者睨其狀愕然曰若豈貴公子耶立岸上待報相國家奴作吳語曰得非仙耶忽睫笑曰似鍾進士尪相國將出從簾中望見命門者謝曰吾聞胡某無子胡生怒而退

癸丑火其屋僅一椽奉母無婢胡生執爨火屢燎鬚髮長跪白阿母曰前此逐小婦誓不嫁聽其所願得阿母命召小婦歸母允其請小婦歸與新婦共操作以奉母胡生居恒鬱鬱不自得每期期談往事嘆曰數也吾父未達時年長矣歲貢赴廷試同列三人當得丞謁吏部選人三人倚柱立柱有鐵環吾父戲以手入堂上唱名環鎖指卒不得脫選人曰已矣二人得丞去益無聊再入京闈試登賢書明年射策甲科官內翰忤璫意罷去而卒受知思陵將入相矣而遽卒嗚呼豈非數哉豈非數哉吾老矣久習康節數念無以餬口乃白其母賣卜于城東市

（伏數也　事奇人奇可知數在）

林璐曰吾始遇胡生甚怪之與之語悶甚而又喜與語博學冠諸儒期期談古今不倦嗚呼胡生父官三品宜得官父歿而無有援拯之者以道士自汚終焉賣卜以成其高倘所謂敖士者非耶

張覺四曰用筆偏于閒處着眼形容點染覺胡生

宛在紙上

受業霍子厚曰傳中有畫最瑣碎事寫來更似天

然奇少

羅參軍外傳

參軍羅先生賢字倍千晚更號曰隨園華州孝悌鄉唐村里人也七世官郎署代有聞人爲關中貴族之冠關中形勝甲天下王侯將相古崛興者指不勝屈獨李唐時華以南產郭令公沿至趙宋華以北生寇萊公華人士鬱鬱不得志者過二公墟墓隱輒指路傍麒麟嘆息曰身都將相寧有種乎參軍策蹇驢笑曰便有波瀾滑稽口角妙極一笑曰僕燕雀不如鴻鵠願爲將者舍華南願爲相者舍華北僕居二華之間得稱詩人師空同對山顧足矣

參軍生六歲失恃鞠於祖母七歲侍客飲客屬對曰山頭玉井蓮即應聲曰天上金盤露婦翁妻以女祖母撫其額喜曰兒得婦矣十歲善屬文父奇之授以令伯陳情表每讀至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之句未嘗不掩卷而泣（孝哉參軍）年二十喪父家日益落躬自負薪與其妻操作以奉祖母移居小華山麓林木環翠重崗在抱嘆曰吾得春夏讀書秋冬射獵足矣囊空賒酒酒酣泣數行下賦詩滿篋益自寫其塊壘華州人能詩者咸相率邀羅君（結）年三十（伏）髯如虬詩名滿海內應

舉將入都猶豫不忍去祖母命之曰自汝祖薄宦食貧久汝父汝伯無祿蚤世吾幸有諸孫侍養汝豈長貧賤者乎至京師少司空韓城高公與內翰宮平朱公奇其才交相延譽名重公卿間居燕授徒凡九載門人官西清者日給參軍醇酒曰毋使先生渴而日以酒換先生詩計甚善（好門人）又一年始參台州軍事台人無能詩者參軍詩成人亦不知南州郭公曰燧豫章者舊也出守天台偶以亢暘得雨上郭公喜雨詩公驚問曰是參軍羅君耶詩不在北地下參軍聞之掀

髯私喜曰曩者吾少時曾有是言妄語耳不意郭公謬許僕嗣是太守飲必名參軍髯參軍詩名益著凡九載不得調先是至台之三年忽念祖母孝作孺子啼願解印綬歸太守留益力越五年祖母方百歲以壽終參軍以頭搶地泣曰異日無以見祖母於地下道遠官貧無裹糧策欲歸又不果辛亥佐臬幕參軍事如故官舍近郭西去西湖不數武笑語客吾家天台久奇與華嶽相似惜與公賦未盡直使傖父浪得名今又家西湖一望在目因賦詩曰官貧猶有湖山樂

（參軍于湖山與復不淺）典盡春衣問酒徒之句抱臬大吏聞而異之沃以酒（亦是可人）西陵沈君開先丁君素涵者詩人也日過參軍飲素涵重聽賦詩畢即索酒客誚讓沈君曰髯參軍（描寫有致）涖任時夫人乘黃犢車子參軍騎馬馬羸欲仆一五尺童隨其後短衣不完仕宦二十載官益貧（又應丁君非聾瞽參軍）饑欲死而顧日飲爲沈君笑曰似也吾固知之參軍因沈君而盡與西陵詩人相把臂客至夫人親執爨五尺童攜饌進酒抵西陵又九載不得調而益嘯詠自如參軍嘗曰老而好學有德有言吾敬張君祖

望博聞強記不妄許可吾敬毛君稚黃雕龍繡虎與物無競吾敬丁君素涵閉戶著書朗有卓識吾敬李君東琪汪洋千頃能以度勝吾敬沈君開先情辭斐亹波瀾老成吾敬孫君宇台吾老矣得從諸子遊甚善以故浙東西無不知有髯參軍者參軍有子名甡年十四能文章有父風

陸梯霞曰忽斷忽接文氣首尾貫串無一懈筆

丁葯園曰寫出機趣滿紙神情躍然似從史遷滑稽傳得來

丁葯園外傳

丁葯園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天方教戒飲酒而葯園顧嗜酒飲至一石貌益恭言益謹人咸異之詩賦古文辭自少年未達時即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季弟滌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然香奩艷句四方閨秀尤喜誦葯園詩家有攬雲樓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葯園伏案上疑晝寢迫而視之方觀書目去紙僅一寸驟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儀凡幾輩葯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誤逐其

僕藥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娶小婦藥園逼視光麗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小婦滅燈臥醉擁鴛鴦被鄰澤不如詰旦視之爨下婢也知爲婦所紿藥園又大笑

（忽接藥園婦奇妙在複說起）

延陵大姓遣一姬姬能詩素誦藥園句誓曰主人令吾自擇配願得如丁郎足矣陽羨吳參軍與丁世講也詭以藥園意請納姬姬許之丁有侍兒小字冬青主謳善鼓琴主婦不悅將遣府吏納千金聘爲婦里媼知其詐不以告久之延陵姬登舟泣曰吾旦夕冀事丁郎爲幕府紿入掖庭緣已矣方扣舷欲墮水冬青忽至延陵姬道故冬青亦泣曰相遇奇吾故主人翁相對啼不止襲騎以告藥園廢寢食者累月然藥園數得孺子妾猶鞅望主婦賢家人多不直丁君藥園郎比部署中白雲司即王李唱和所也日作詩與施大參愚山宋觀察荔裳嚴黃門灝亭輩稱燕臺七子詩名滿京師吏人竊其牘換鵞炙竈下養思染指不獲明印詒于庭藥園復賜吏人鵞炙時藥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舍郎故以猪肝一片置匕箸吏人以告襲免

（起一閒波作一小結）

上方册立西宮念無嫡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

客主客即古典屬國也貢使至必譯問主客爲誰兼知公能詩以貉皮美玉賂吏人吏人竊藥園詩贐之歸國長安縉紳以爲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奠棠從東出藥園從中入瞠目相視侍郎遣騶卒問訊藥園偕同官趨謝侍郎笑曰是君耶吾知君短視奚謝爲藥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名等謫居東崎嶇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孺子妾亦喜曰得非聞中朝賜環詔耶藥園曰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渡遼海望長白諸山士人以魚爲飯糧盡餒而啼孺子妾慰勞之曰卿有友必簞食迎若藥園笑曰恐如卿言當先以酒療吾渴至靖安卜居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起然暇輒爲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國子藩公聞其名欲枉見藥園遲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車上執周易猝遇藩公節低頭讀易不及避藩公歸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遇藥園先生矣子淵問故藩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若此人者乎必藥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藥園飲酒賦詩禮爲上客然

藥園初至時亦困甚塞上風刺人骨秋雨雪山川林木帶白玉妝河冰合常不得汲樵蘇不至五日爨無煙取蘆粟小米和雪齧之孺子妾輒生子當爾時坐茅屋下日照戶如渥醇酒畏風句避日親火日晡山鬼遙啼飢鼯穴語忽聞扣門聲翩然有喜童子從隙窺之虎方以尾擊戶藥園危坐自若臘盡無錢與遷客磨墨市上書春聯兒童婦女爭以錢易書後至者不得怏怏去其任誕若此居東凡五遷家日貧詩日富登臨眺覽供其筆墨作歸斯軒記以寓意友人林璐聞之曰卿歸矣曩者邯鄲道上呂仙祠即盧生授枕處也仕宦過者疾馳去以避不祥卿典中州試停車徐步入道人方坐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取還鄉夢留待凌雲化鶴飛之句得非詩讖耶貽書報藥園惘然悟又一年始歸果如林生言

帝六象曰娓娓千餘言讀者恐其易竟藥園風流文采名滿海內鹿庵寫生妙手藥園亦當相視而笑

陳際叔曰筆墨別有與會得之天授非人力也藥

圖不朽矣

沈長公傳

西陵沈長公曰堯觀金陵萬七公之苗裔也少博學負儁才父好丹汞（古今皆有此癖）聚村道士爇爐火長公憂之私自母曰昔吾從祖萬三公民謠（不說聚室盆惝恍得妙）至今能自無而之有也大人若此迨自有而之無矣可若何母乃命甘弟挾長公走京師貿遷有無兼交四方賢豪長者（一結）十餘年不得歸次公光謨者長公同母弟也爲仇所蹈蹈不測父倉猝憂憤卒長公徒跣歸襄大事得白弟寃狀兄弟抱持哭長公以輕去其鄉爲恨語宗族交遊曰

吾嗣此杜門教諸兒矣」次公任俠負氣不事生產久之長公語之曰舉世輕貨殖信乎且古稱素封非虛語也居必環堵食必藜藿衣必曳肘聚必妻孥是於陵仲子之行也昔者計然之策七而少伯用其伍燕京亦一都會也汝尚有意乎次公曰「諾」會兄子驤負奇好遊掖與俱（看他段落）臨發別兄曰吾聞君子富以行其德小人富以盡其力昔少伯三致千金悉散之長公曰（是長公一生大節）固也母疏骨肉母輕貧交否則封君奚取焉次公再拜曰「謹受教」長公家居次子國元與兄曰益有名交遊遍海內公能辨人賢捂貧者輒厚遺之族有兄死而遺其母者養之終身并瘞其父母于黃山且曰吾祖遷定北時同一本也遊燕者詣門問訊必移書次公母使旅人憂不給客南旋請望見長公世方之陳孟公王彥方蔑如矣勝國末縉紳薦于朝亟遯歸驤再遊京師或勸之仕笑謂客吾兄弟數奇姑待之交遊益衆不減父叔時蓋沈氏結客名遍天下（總一結）而貧交爲甚及歸里門諸名士畢集忽挾襆笑曰昔子長好遊文故奇余遊燕趙久將歷中原泛湖湘取道豫章

肰後歸吾行矣買舟竟去其曠達類如此長公有四子曰驤國元成溶國駰次公晚舉子名調元比馬氏五常云

林璐曰吾聞諸長老沈氏遷錢唐定北鄉自有明洪武始往者定北歲無禾長公出米數百斛輸縣官租里人尸祝之其他掩胔埋骼肰諸緩急時時恒有太史公曰人富而仁義附焉豈謂是哉余讀沈氏家乘國初宋文憲方正學（其人必奇）從萬七公遊子孫猶守其翰墨輒爲之低徊不置云

陸藎思曰始終念貧交便與貨殖不同文鍊而腴直逼馬遷

汪殿武曰斷續離合不見痕迹行文當得一潔字

陸母傳

北郭有賢母曰吳媼禹航陸進母也配始寧教授之遇產二男伯曰進仲曰售側室生男雋六月死母乳之勝如已子雋夜啼抱懷中達旦至壯嘗憐少子宗黨以是稱曰賢進先二弟喜交遊類其祖父北郭多名士能習古文辭進又遠出其上於是北郭人人遜陸君四方車騎道經北郭必懷刺詣陸君問曰聞此間有四君可得見乎四君者張隱士綱孫王聘君嗣槐與陸君而三其一即母舅王晫亟客至咸拜母

（作一小結）（次弟）（是人所難）（古甚）（句法）（敘四文法又變）

堂下教授君殁十餘年母髦矣客至則喜客或不至輒戒其子曰汝曹學荒於嬉客恥與友故廻車去不則衒長矜詡好上人乎吾雖老猶記汝祖汝父時蓋母初適陸與教授君先意承志事其舅舅名瓚號曰環溪才高倜儻喜通賓客華亭陳徵君繼儒爲公傳更號閑閑桑者董文敏公年已八十矣親書傳以貽教授君曰卿父子孝友老人何靳乎教授君爲諸生時負盛名及角巾投老益好客母佐之宣城施少參閏章南州王明經猷定與其子進定交必登堂請曰願見若翁翁出脫粟對飯母曰是重客也奈何以惡艸進其後猷定死母脫簪珥護其喪歸呼三子曰死生方見朋友耳四方名公卿益習知母賢母與教授君白首偕老年六十猶操作不減入門時嘗侍姑疾躬親婢役姑呼婢必曰新婦在此姑易簀舉手視曰汝善事我願他日汝得婦亦如汝天所以報也憐少子勤學至是始析箸告諸子婦吾事姑日短母過養增吾愧色教授君殁會葬者嘗千餘人母爲動容雪涕仲後父七年死母年八十猶爲孫綜理生產語人

日吾聽不聰肰悉舊事哀此兒猶小也母生平寬厚無詐語月朔望率子婦孫之婦及女孫或已嫁女歸寧者集家廟告之曰婦人處閨中議酒食固當肰罔知禮介婦母耦家婦尊者宜左次者宜右若者卑宜拜若者尊宜受一堂三世儼若朝典其母儀家法如此年八十五以壽終幼子雋積學遊成均與兄進齊名復稱北郭二陸（憲同君妙）

林璐曰母澤之裕后昆甚矣哉婦人失德多由於妒妒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人且習而安之矣母有女甥三歲失恃翁有猶女孫襁褓兼失岵母告翁曰甥女吾一本猶女孫君一本是之不恤何殊道路均養之長爲擇配況已子乎嗚呼母習知大體教三子成令名不幸弱一个肰其澤長矣

張祖望曰讀之奕奕動聽絕不鋪張揚厲而陸母之賢自見昔王軫石云三分着紙七分虛吾今日得之鹿菴矣

王丹麓曰只從大處落筆略點綴一二事龍門高潔遠勝扶風在此

歲寒堂初集卷四

錢唐林璐鹿庵著　受業霍秉懿子美
男邵錫榮景桓較

記

先大父詩記

世有賢子孫則祖宗傳身雖殁而誌其話言表其文章皆是也先君子年十四而大父見背輯其遺文不多得篋而藏之及余就塾先君子指大父翰墨而告之曰吾生五歲從汝祖宦于部道出曹溪憩六祖僧（伏後一段叙事中）

舍僧鳴鐘迎令君吾年雖小猶能記憶三年調官粵西復爲令又二年謝病歸又三年而卒遺文無多汝其識之乙酉避兵書多散失然殘編斷簡猶有存者先君子歿十有三年室燬于火嗣此衣裳梏棬先世藏書無隻字矣沈君雪堂出其王父壽言一册示余縉紳十人不書爵里其一爲先王父余再拜流涕跪而讀之詩一章僅二十八字不爲巵辭夸諛如此嗚呼此卯辰以前神廟盛年時物也余不肖無能守先澤雪堂守其高曾并高曾之所贈言而與爲永守身爲子孫僅從故家遺俗識祖先於二十八字此二十八字當憐余畀余乃雪堂重其祖宗而不肯輕畀其子孫曰此爾祖當日介余祖也子孫賢不肖如此歸而告二子曰汝弟好讀書不幸夭吾昔日語汝曹汝祖詩書一綫在孫惟汝弟在子惟吾吾幸識一字至今始識汝曾王父之二十八字在沈君所汝弟歿汝曹辨字如蝌蚪吾即著書數百萬字懸諸國門汝曹又安能識一字是不肖之中又有賢不肖焉灑淚記之以告後人

毛稚黃曰有此記則勝於寶所傳多矣

邵戒庵曰集中絕大文字

二程先生祠堂記

浙蓋祠文公考亭云粤稽當日文公受學于延平李侗侗之師羅從彥又從龜山楊先生遊而龜山則程門高弟也因委遡源濂溪得二程而其道始大二程得朱子而其學益傳後世學者並稱之曰程朱雖無軒輊蓋實有後先也國家取士非程朱不錄而二程先生又爲有宋諸儒之冠天下之士俎豆兩先生已八百有餘歲而浙無崇祠甚非所以廣教化尊師淑也闢地紫陽山麓鳩工庀材不日而成浙人士嘆曰

道學正傳其在斯乎當歲歲祀先生矣竊按兩先生當有宋中葉時父珣攝南安通守與參軍周茂叔相友善始命二子從茂叔遊講道東南盡得濂溪師授後明道先生登制科主鄠縣簿有惠政再調主上元簿神宗皇帝聞其名召爲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得召對言時政得失宰相王安石方行新法惡之出爲節度判官會修三經義上語安石程顥宜執政安石不答元祐元年伊川先生以布衣召對說書崇政殿復召其兄爲宗正寺丞以疾卒而正叔方盡心講讀知無不言冬至百官表賀公言神考喪未除宜改賀爲慰及除喪又奏罷開樂置宴上是之欲用爲諫官不果越五年欲與館職又不果改除秘閣西監言者目爲黨編管涪州渡涪舟幾覆而安坐自如建中靖國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言者誣以因姦黨得官毀其所著書遂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杜門以老嗚呼兩先生立朝大節自筮仕即受知人主不容于宰相猜忌於同官（包括二公一生）嫚侮於縉紳擠逐於族子朋友一日不能安於朝獨以其身續孔孟之正傳遞

相祖述至考亭得以私淑而窺其奥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益大彰于天下後世今者俎豆惟新某不佞敬述其大端壽諸石以垂永永

陸拒石曰由朱出程叙次兩先生事述襄栝靡遺老筆紛披絶無枝葉

滑元辰曰章法井井一絲不紊

渡鄱陽湖記

湖與江相接而洪流巨浸鎖江右之喉如門庭然瀰漫三百里渡者曰斗米鄱陽石米鄱陽舟聽命于風往來者渡湖出江然後敢與風爭嗚呼湖之爲靈昭昭也僕渡湖凡三始渡湖甚日昃掛帆行陰雲四合日晡膠淺港蘆竿萬箇不得渡夜靜無風孤舟如太倉粟夜半鴈唳嘐嘐南飛嘹唳凄人迫曉舟忽動長年三老呼曰風利不吾泊也疾行去歸而告其客曰誰謂湖險曾不崇朝客笑而不答踰月又渡湖喜甚

宵征至午迷失道風乍起水怪噴沫助浪水擊船頭（文亦酷肖）如撾鼉鼓同舟估客驚語長年三老欲東宜東欲西宜西今當何之與江豚相狎耶久之望見康郎山余立船頭遙指曰此勝國破陳時祀功臣處也元末盜起布衣提三尺劍（有此大戰）逐鹿中原羣雄角力如湖波鼎沸（映帶）當是時友諒虎踞於前士誠狼噬於後而僞漢張甚康山之役張定邊犯御舟舟膠於沙微韓成幾不免卒之將士合圍者三稜軍湖口乘風縱火湖水盡赤丁普郎等戰死首脫持戈植立不仆旬有五日又縱火博士方草破賊詩張鐵冠大笑賀曰友諒死矣（議寫得應接不暇）議者以為妄言欲縛鐵冠水濱降者奔告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死而漢卒亡迄於今湖波終不改也余將把椒漿弔之估客怒（句）詈且笑曰豎儒吾舟迷道汝遙與木偶人語而奚不問渡為久之鄰舟導引始達于江止南昌凡五月與客談渡湖狀客曰（應）危矣嗣此不敢渡及南歸欲東避之客曰（又作波折）東亦湖也將安避不得已復渡湖（應前喜）懼甚至湖口待發祀湖神惟謹日晡將止宿忽鳴金呼曰風到連舟夜渡新月皎潔明星在

天猶憶是日爲重九呼童子進酒報曰趣事罄矣嗚呼故鄉好友聯轡登高而余揚艅涉水忍渴作清夜遊啼烏聲近客曰是大孤山也風迅不可登而余據船臥矣天曙達小孤渡湖止晝夜云余歸爲之記

張用霖曰離奇錯綜文心亦似湖波變幻

甥邵景桓曰中幅弔古處聲情豪邁足散人懷

睢陽廟剪牲池記

戊午九月渡章江至吳城道出睢陽祠下舟子曰宜剪牲祀令公夫令公即唐張中丞巡也余從舟子請艤舟拜謁大者刳羊豕小者剪牲血于池無貴賤長幼再拜叩頭出余歸舟太息公死守孤城遮蔽江淮大小七十餘戰遏百萬日滋之師而卒盡瘁死敵生爲忠烈歿爲明神廟食湖口長主鄱陽以爲生民福理固不誣余讀唐史悉公生平嘗展卷悲憤夜拍案酒巵盡碎微湖神當修祀惟謹世俗舟楫至鄱陽畏

（敘得生動）（先提一段有力）（正氣恍在楮墨）（寫得悲壯）

甚咸曰是令公之所轄也祀不虔不即渡不爾舟或覆以故士宦商賈（伏）羈人戍卒操舟至者半渡惴惴懼渡竟（句）（窈然在目）失張令公人情大抵皆然矣（又冷語一句）僧人甃石爲池剪牲者把鷄翼滴血血凝如臙脂夏月不腥穢無蠅蚋交訌余見剪牲者纍纍歸惻然心動（妙作轉）奇其事不敢不從衆（又提令公）獨怪公絕食時羅雀掘鼠至殺愛妾饗士意氣百折不磨歷今千有餘年（筆如風雨爭飛駭聞傾波濤儼如睢陽鏖戰何愛乎一雞而令祭祀者作偏（妙論奇）（聽）始或曰非是不血食矣世俗尚非禮烹宰又何靳乎（獲）（又申說奇）一雞而不爲令公上干萬歲（妙）鶻耶（雖然公之孤忠大節商賈（應）不知羈人戍卒不知仕宦者宜無不知生而嬰城摧敵死必福善禍淫得請命于帝所吾見巨舟千艘黃金白鏹珠玉象犀倘或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捆載行逆浪中知非刳牢豕剪丹鷄以爲神必據我也慎之是爲記（可畏哉）（亦豈盡知之）（二虛字妙）（令公以爲然否）

丁葯園曰可與昌黎書中丞傳後參看

汪幼閣曰讀之使人不寒而慄

象記

國家大朝會陳設鹵簿馴象所引象列門外各以品秩分左右百官入鐘鳴鞭響羣象鼻相交無一人敢闌入者朝散各以先後歸有罪則宣勅杖之伏而受杖此其所從來遠矣黔中人昔爲余言守土者以期貢象必入山告語之曰朝廷詔汝備禁衛將授官于汝象俯首貼足如許諾狀象即馴而行無能捕捉也思陵時將貢象先期語之一象許諾會明亡不果進皇朝定鼎徵貢象象數頭諾而來前一象呼之不至

遲數日翩然來候其牝蓋山中偶也候已竟去守土者廉知其期又當來乃先期語之曰　今天子神聖薄海內外知天命有歸帶甲者率先以軍降守土者次第以城降汝異類敢抗　天子不赴耶至期來竟復去守土者異之設大砲於衢語之曰汝愛妻數數來汝再逸去當死砲下象聞之徐行伏砲臺下若待以舉砲者嗚呼異矣夫人未有不愛其妻者愛妻弁愛吾身誰能以其所愛易其所至愛而今乃見之于一象嗚呼異矣聞其言退而爲之記

孫宇台曰物之靈乃爾耶

受業周襄鳴曰非關嘲諷此象亦奇

江南丁藩伯還婦記

兩浙與江寧相接壤浙民愚而直江南民巧而儇而又溪刻駔詐宦其土者輿誦不易與而獨賢藩伯丁公云吾友從吳門歸飲余酒酒酣談丁藩伯逸事余始聞而駭既而疑且信既而怒髮盡上指冠既而喜既而感激如身其事喜極而悲既而大聲拍案稱快僮僕臥者皆驚起友爲余言前數年一裨帥從其地戰勝歸戲下多婦人內一姝光麗甚軍中謠曰吾帥得美人帥欲汙之美人曰吾縱失身寧能備兵兒後

（美人一見）（曲曲折折先爲疑陣伏一篇閔鎖）

房耶誓不許帥恚甚而又疑其語時藩伯丁公方以天子侍從臣出觀察江南北鐵面持斧與繡衣等帥畏之私念美人憎余老兵而觀察以翰林供奉出禁中稱才子匹之美人喜即觀察公必喜擇吉日戲下諸婦女咸相率賀美人已而帥飾七香車强美人登車戲下諸婦女灑涕送美人商旅市肆扶老携幼聚族觀美人縉紳博士弟子私議曰觀察公奈何受美人既而冷語曰觀察公應受美人美人至觀察公微笑曰時不吉吾未見美人且貯別院命侍婢進薌澤潔飲食即觀察公夫人以及蒼頭奴子咸信曰觀察公愛美人又疑曰觀察公奈何不見美人居數日命製錦衣一布襦一賜美人且傳語曰詰朝見美人明日侍婢促美人沐浴膏粉熏以蘭麝蒼頭奴子又相率私賀美人吾不知觀察公果愛美人否美人意果移否薄暮召美人衣布襦椎髻出匍匐拜堂下哽咽卒不能語良久啼有聲舉首光麗與華鐙相射觀察公傳呼曰小婦宜拜嗣後慎無拜側目觀其衣甚喜美人啼已又拜長跪曰賤妾士人婦也家破身俘道

路聞夫存忍死冀見天日居戲下懼見辱瀕死而幸不死又忍死以乞大人憐啼痕濕布襦左右皆泣下觀察公剪燭長笑曰吾聊以試鄉耳汝義不汚營帥吾備位禁林值史館見忠孝廉節必表揚之今者天子命吾陟外臺激揚風紀寧妾士人婦耶汝且歸別院」命炔騎之某地踪跡其夫不半月士人至觀察公命美人居北院士人居南院兩院牕齊啓夫識婦婦始識夫遙不得語隔牕而啼泣盡而繼之以血觀察公徐曰召二人來語士人曰汝婦貞徵吾汝婦死矣命左右飲食之使去」甫登舟傳呼曰召美人來美人驚既至問曰汝夫來有糗糧乎有衾褥乎疾應曰有急登車而去甫登舟傳呼曰召士人來士人驚美人驚而啼既至問曰汝遠來有糗糧乎有衾褥乎士人蹙額曰無觀察公大笑曰汝書生遭亂離倉猝欲見婦不暇他顧吾以金二百贐君行命二卒護其舟」江南北始聞公受美人駭而疑美人入室益信既聞納美人冷語如故久之又聞公召其故夫則大喜感激如身其事久之聞賜金以壯其行則又感激人人

泣下不減如吾今夕」嗚呼公博學冠禁林平讞頌南土今者旬宣長牧伯外足軍食內恤民窮大臣手采豈以一女子細事足重公哉然公即不以細故重而海內重公者樂聞公所爲而不遺乎其細坐客授紙筆命予即席記之以廣異聞漏下四鼓文成復轟飲（以飲終）別友人去公諱思孔壬辰進士遼陽人西陵林璐鹿庵記

丁葯園曰滿紙烟雲萬狀一結獨見其大立言有體

陳天祝曰藩伯事事寬和有公輔之量還婦一事鹿庵偶然得聞焉寫得淋漓愷惻已覺春生鄰國

駱孝子兩割股記

古今有割股以啖其親者矣未有愛弟而割股者慈水孝子駱一句喝破尚志兼有之孝子家于杭當父死時躬負販以養母母懷幼弟呱呱泣日中顧母影亦泣孝子豈一日忘父哉伏一句母感寒疾瀕死叩頭朝北辰願以身代用筆便如生龍活虎忽躍起自鞭其頭曰誤矣以我死而母生母雖生何由得食母終瀕于死三幼弟能須臾活耶乃割股和藥母呼孝子曰若蕣何香耶馥馥拂吾鼻已而果愈孝子益力作家始有列肆貿布其仲已壯教之誨

之奉兄惟謹更白母曰男遇日者言他日當學佛宜令弟娶婦生子孝子年三十餘矣母即從之爲弟娶婦弟又病幾殆孝子悲泣不食禱于神復割股以進弟語母妻曰適嘗藥甘甚似不從人間來已而又愈嗚呼世有孝子不必盡以割股稱然當其疾篤親危瞀不顧身即古之忠臣甘于斷頸剖膚皆有大不忍之心以用其忍而況一股乎孝子起負販未嘗誦詩讀書行其心之所安而毅然無屈撓天卒酬其志母與弟俱生而弟又生子嗚呼孝子豈一日忘父哉初孝子割股時母與弟不及知鄰人同浴疑其瘢捉臂問故孝子笑曰安有是余與孝子交見其臨財廉取予義長齋飲酒未嘗學佛體肥于肉食者吾竟無以測之爰記其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關查度曰有是人乎願拜之友之

受業霍子美曰孝友出于天性此記當勒之座右

余節婦記

嗚呼節婦勉乎哉吾里有胡生者聘北門余氏女未婚而死其女誓歸胡守制或曰婦年少志未堅恐中變或即否烈女性成何疑焉夫婦人之大倫也往者西陵基氏女既聘聞夫死即登樓毀靚粧縞素椎髻題詩於枕屏車徒行抱枕之夫家哭而入執婦道終身焉今老女子年六十矣無錢不得旌余聞而悵之夫室從父嫁從夫先王制之以範夫女者無二天久矣某嘗愾然思閨中女子輕棄其親而謂他人父謂

他人母徒以夫故非然則途人也未入門夢中尚不識夫而況其親乎世之人習其常而不知變中之常其謂沽名弔詭也亦宜嗚呼夫婦人之大倫也父命之委禽于室即他人婦矣世衰道微削矩爲規遇其變亦曰毋過情云爾今也凜然守先王從一之訓嚴萬世夫婦之防由此使爲人子者知無二親不敢以不孝乎親爲人臣者知無二君不敢以不忠乎君以一女子風之勵之以赴其君親者亦未必不然先是節婦意甚堅父母將宛轉導之無何舅至家忽屏後躍出拜呼翁曰新婦將以某日歸父母嘆息泣下節婦年二十自某月日歸胡歲月長矣未婚宜稱女稱婦從其志也嗚呼節婦勉乎哉

吳志伊曰以議論夾發亦記之變體然有關風化

不少

周敷文曰警策皆至性語節婦不朽矣

螺峰小隱記

聖賢授受其精義微言往往父不能私其子而弟子嘗得之於師故古者師弟子之間蓋甚重也鄭端簡公作弟子說云敬其師焉資之以事君也忠也愛其師焉資之以事父也孝也臣繫於君子繫於父弟子繫于師一而已吾友稚黃毛先生高枕螺峰雖臥病閉字者屢恒滿其門下生李子延澤沈子聖昭胡子文漪洪子昇潘子秬沈子豐垣周子琮瑩張子琨聶子閌元洪子昌皆尊師惟謹一經指授終身不忘咸

曰惟吾師之教不及此先生上不泥古下不拂俗以
卻欲存理爲學以千古是非名教爲準螺峯不出郡
城而南瞰大江東接吳山透迤幽勝愛而卜居病良
已日偕門生兒子或杖策或籃輿或遊古寺或攬孤
雲或清談竟日夕或踞席執經送難或入深林散髮
臥或望海門潮汐起落惜無龍眠爲之圖畫今年十
月將望適其門下生畢集先生命駕登山呼李子曰
登山難乎易乎聖昭曰難文漪曰易先生曰難易從
人乎從已乎李子偕兩洪子頫首前曰謹受教學不

殖將落遙望林木殷紅可挹先生曰歲月不停此景
宛似去年門元琮瑩曰肰哉當惜分陰忽旅雁南飛
沈豐垣曰物求友乎先生曰固也出水之纁皎如也
三入則纁七入則緇矣可不慎哉張子聶子與諸子
偕進曰敬業樂羣莫先去欲先生輾肰咲曰得之矣
歸而聚飲艸堂先生曰欲之不易去也譬諸飲嘉會
成禮非欲也喧呶屢舞則欲矣獻酬畢出床頭格物
問荅各授一册告曰老夫年已六十矣方成此書諸
子持歸時出而觀之三年或覺其言之多也肰後卷

而棄之是時近稚黃初度諸君命余記之以奉觴

卓亮菴曰命意高妙虛實相生情事宛肰如覩如畫安放十及門處或整或變全無可置

襞積此惟大史公韓吏部有此手筆

胡文漪曰用筆超逸而結撰于虛較昌黎師說更勝一籌以此壽吾師吾鄙之士亦賴以傳

丁孝廉尋姬記

丁孝廉景鴻嘗言初與兄計偕至京師舟中預作定婚帖誓各納一姬酒酣益狂叫賦詩鄰舟客疑盜至呼篙師逐之抵京師兄先納姬孝廉繞戶走天未曙叩門召媒妁媒妁故不出孝廉立風雪中數日買一妾妾姨姊妹俱來如媵合巹畢亟趨出驕兄曰妾貌如桃花恐嫂盖見其頗試於禮部俱報罷各買舟歸孝廉遲未發偶飲友人所夜歸床空矣詢鄰媼媼怒曰吾子有婦寧盜汝妾孝廉俯仰左右顧如中酒徐

曰得非夢耶同年某至且慰且笑曰此間故習也忽頻首作思急（步步揩寫）牽孝廉袂耳語曰卿知石虎張乎其人故關外大俠也張姓京師呼曰石虎張鞭雷叱吞呼吸通九天視卿相蔑如也無論豪士爭隸門下豢養游食僧丐數千百指秋官慮囚行金于張易以赴西市（是史公得意文字）無人知者積財至金穴矣苟匿其家雖天子詔奈何」孝廉頻蹀足同年曰吾歸爲爾伺之貴官某張弟蓄也介以問訊遲數日還報曰有之詰朝可通刺孝廉喜懷刺過其門車（伏）塡戶外見一老翁裹氊笠衣敝衣雙目疑盲然右目瞬瞬掀瞠子剛半視年已七十矣手握籌無算呼車夫運水甕入孝廉授老翁刺（應）願見主人翁老翁曰（自稱）小人（奇）便是迎而入告以故老翁笑曰（大手段口氣尔時丁君听之當爽然自失）失一姬再市一姬燕趙佳人多如薺小人昨買妾不樂居此即開後閣驅之去三千金一坏土耳」孝廉強爲陳乞忽拱手曰（又奇）小人無暇命其季留館孝廉季盛服廣額豐頤體肥可比安大夫導孝廉入廻廊徐問曰卿錢唐客耶至一齋即別去但云且居此數日稍選一美人（可作一枕游閣）靚粧入揖而坐不解何故童子捧茶入

啜茗無語未幾蒼頭携酒餚入語美人曰可侑酒聽之蒼頭童子美人皆操錢唐音孝廉訝之美人曰此錢唐寓齋也闢館百區各因其地則從其人毋相雜處顧其壁懸盛懋西湖圖方粲然一笑日暮老翁（又奇）與季皆不至美人薦枕席欲侍孝廉南歸巫山有約幾移客子情詰朝季至欣然曰吾兄已代君採訪矣荒齊寂寞欲觀洗兒會乎導孝廉出路可半里許層樓飛閣在焉季囑曰君但仰視可耳即別去孝廉仰視虹橋複道樓閣玲瓏隱隱聞樂聲自雲中出漸吹入耳笙歌隊隊沿複道行執花持節恍如天女最後一小兒坐錦車靚粧婢數十人簇擁而過方駭嘆間忽聞哭聲（又奇）鼎沸裂竹聲間之正瞠目錯愕其季忽至笑曰無與卿事適嫂洗兒置車中將車者欹側恐傷兒手羣婢皆受杖故驚君聽」孝廉返齋與美人嘆息不置明日季至招孝廉曰欲見婦乎至院外遙望孝廉指曰是也脉脉不得語老翁忽至呼季曰弟何易示人耶既至可歸孝廉共飲酒孝廉携妾詰問妾曰此母兒意也妾豈楊家侍兒耶日與第三夫人同臥起

又問老翁洗兒爲第幾男妾大笑曰此木雕嬰兒第三夫人假此迎祥耳明日出百金壽老翁笑不受携其妾還寓家僮千人人冀得孝廉一縑若無以應夜乘舟遁去

陸盡思曰曲折點染筆有化工極文章樂事

受業霍子厚曰奇事艷筆可續虞初

孫述庵改號記

宋橘苑折而南爲豐樂樓有友曰孫君述庵問其名則曰忘之矣酒酣忽記憶笑曰此蜀鳳雛少時家饒于財此戶皆珠璣肆里無貧者而孫君爲最弱冠補諸生不善讀書（讀書甚可憎里仁爲美其迨是乎）鄰亦無讀書者乃求友湖濱始學文未已更學詩坐六尺床把三寸柔翰（是詩人狀）或繞室疾走苦吟友人戲語曰聞新詔更詩賦取士君苦吟固當君（妙謔）亦笑曰未也更當學爲辭及金元雜劇某聊自娛耳（亦佳）何與卿事當爾時湖山佳麗供四方遊者君坐臥僧

室故平章賈似道居也踞背嶺之勝偶杖策訪孝先石床丹竈顧而樂之告其友人曰世謂無仙眞妄語也歸然見石碑疑讖記掃除細視乃賈秋壑家誠其末云我子孫毋忘忠報君大笑曰忠者佞之媒乎木綿庵尚憶闔蟋蟀否每月夜必携饌置小艇自刺其舟聽客吹洞簫夜分猶泊西陵醉語友曰遙望有蕉小墓香魂可珊珊來如是者三歲猶曰此間樂不思家會乙酉哀鴻甫定家稍稍落矣猶負素封名內臣理尚方者栝富家助織文貢君以虛名先入甕父兄苦之出與同舍生笑語曰縣官藉吾儕補衮矣時宦者惡稱儒生庭謁叩頭同舍笑曰補衮當何時耶久之財盡始免更貸錢爲珠璣肆兵兒聚人擣蒜以金注誘其家家全破嗣此失富名有書數千卷日夜讀書樵爨不給猶嘯傲自嘲曰吾富猶敵國其友林生笑曰卿嗣此眞善讀書矣可稱作者孫君曰逃也非作也六經子史固宜習諸如術數陰陽星緯楊曾五行家言有傳書無傳人吾得考而晰之若天官家微矣必假器驗象曾不得登靈臺觀渾儀爲恨且世所

須者醫也日聚數千百庸醫藏鈎射覆伸三指殺人利于外吾遠追靈素金匱之奥酌古今辨時序分男女豐瘠遲速先後之宜起奇疴當快心事庶幾不愧范文正公最可惜者龍虎金碧神竈黃爐庚辛玉册等書汗牛充棟學士家置之不問吾研精覃思幾四十年不求人知而世亦無有知我者嗚呼如君言滔矣昔也滔於財今也滔於書然文成輒爲人取去客錄於壁君他日閱之忘自已出也視其尾署曰述庵忽復記憶曰是善名我我固當如是耳因自號曰述庵云

陳蘊先曰筆情閒適高踪如畫

孫文止曰忠者佞之媒諧語耳富者貧之媒乃其實也擁書嘯傲而精於醫珠璣今何在

耶行文不減淳于列傳

韓君瞻五遊北山記

今年春余偕絳州韓君遊北山韓君告余曰山行良佳須携酒解劉伶渴以故每出遊一童子掛酒鑪前驅挈榼持杖翩翩有喜色更携一錦囊貯筆硯赫蹏數事命老僧一二輩皆從倘得間可乞諸君詩以誌勝遊夫康樂愛登山未嘗能飲元亮好飲有足疾輒呼門生兒子臥籃輿中吾不意兼之者乃有韓君入山或遇大石崇崗呼其友曰皆坐招童子進酒更上一峯又復呼盧角勝負響振林木能窮名山之勝友

(妙人妙語 嚴整 部伍甚 引古人作波折妙 真韻事 光景)

人倦而倚松下輒浮大白笑曰山不厭高卿何敗人意展所至攀蘿附葛拾樵青棄斧獵火遺弓見殘碑斷碣白骨縱橫嘆曰達人名論人生可力飲酒無與人事已而聚大江望海市若淺水一二隄余大醉欲歸而日已暮矣捉筆記之倘再遊吾與爾賦詩

王丹麓曰酒徒好遊大是奇事可謂記中有詩更不須作詩矣

沈闇先曰寫生妙手宛在目前

厲母修衢記

天下莫愚于婦人而邀福爲甚雖然鬚眉亦且不免況巾幗乎越俗男女遇攬揆盛陳水陸留賓暢飲或呼浮屠氏梵唱積習錮之非是則有愧色吾里有周母者閨閫趙氏女也適周君仲威稱賢婦其子珮瑩從余遊且曰是吾母命也母未嘗識詩書閨門之內比京陵東海值誕辰戒其夫若子曰賓至宜飲毋戕物命吾方求生物亦愛生物可生而不可死也聚梵唱祈大年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吾方求生奈何近死

佛已死而不可生也吾向見水溢街衢斷石瓦礫漫滅不可見壯者褰裳過老者方辨高低濡滯不前騎者馬蹄落石鏵負販者舍而之他塗吾甚憫焉盍平諸于是鑿石鳩工不日而成林子聞之嘆曰人亦有言爲善無近名今人或爲粥以待餓者或行藥治病釋飛走沾沾有德色周毋平衢衢往來不知凡幾履道坦坦其爲善也孰能名之嗚呼惟其無名福之所以愈滋也詩曰壽考惟祺以介景福周毋有焉余故爲之記

（此一段是修途之由世俗之惑）

開去非曰至理名言可省世人許多愚昧

受業霍子厚曰今世敢名客讀之應有慙色

縴板官記

遡巖陵而上。水趨下。水中石子。五色。爍人目。晴漫衍四百里。疑女媧補煉時墮水。舟行山忽踞水中央。如怒猊渴驥。又如五丁斧鑿餘山隙溜。舟波平里許。輒聞如雷吼灘聲激浪。舟不得上。其間舂者田者。假水爲工。而不勞人力。舟下者如鳧飛。舟上者僱役挽舟。而人假水以賃食。其爲灘也。三百六十。其賃食也。嘗近千人。舵師呼之曰縴板官。初至酒一盞。肉二臠。勞之。過此糜飲三乾飯一或以鹽沃箸。苦菜蒸食之。甘

如餘山與水曲舵師呼縴板官曰左則左之曰右則右之緣蓑煙雨上下如猿猴余笑曰卿何官耶握手板日夜行勞矣而又不得肥於爾家可若何縴板官曰家近山田瘠以薪易粟薪竟歲歲不得食令如虎追呼至藉此輸縣官餘錢得以贍其孥舵師進曰彼利吾舟貧者至百金裝者至千金者亦至貴壯賤老壯不能挽舟則惰民矣即欲婚娶與女嗚呼舟行四百里官於舟者凡千人官不浮於舟舟不浮于官抵屯溪獲俸錢而歸數官來又數官去無壅塞無驚恐播遷水之逆也正安此一方民握手板者其知之否耶

徐松之曰柳州得意文字

丁葯園曰柳州以橐駝寓相術鹿庵以縴板列官箴同一措意而機致自別非徒滑稽于文也

女耕記

男耕女織王政也余抵新都舟載負擔籃輿者數百人視其足蹠草履儼然男也顧其貌則女各肩灰纍纍挾杖行舟人告余曰夫出賈羣媼負灰歸以糞田蓋新安賈人遍天下巨室無論已中下者各逐刀錐未敢於輕去其鄉而使女子親耒耜稼穡惟寶女子知之異矣夫世之女子曳文繡倚市門者無論已其或操井臼甘藜藿以老人稱之夫亦爭賢之至若酒食是議門無萃語即曰嘉偶也乃有安居飽食從夫

（贊一句）

索紅粉一不當吼于戶者屢矣以故負販細民窮日況瘁而妻嘗逸夫事其妻妻役其夫安於習俗而不覺者隨地有之今也夫不在以女業男當新穀既升時可以媒黃耇可以奉祭祀可以輸貢賦可以易麻縷絲枲胥于是焉賴女業男業權也亦宜也乃世固有男而更業女之業者亦獨何哉

（用樂府語自佳）（真）（妙不說出何等）

錢翼士曰末幅說出一段大題目來覺女耕亦宜

余繡山曰諷刺甚冷足解人頤

呂園二鶴記

鳳凰於鳥稱王鶴于鳥稱仙鶴之品至貴而嘗處人臺榭間其寄托亦至高是故雞鶩無鶴獨于呂氏園則有異主人忘其爲鶴如以雞畜之前四年遊其園主人觴余白羽翩幡起松下余笑曰將賦主人池邊鶴酒酣客嬲甚卒不果又二年遊其園入門謂主人曰吾將聆鶴唳主人曰一鶴足跛矣會絲竹雜陳靡靡之響夜半避客去又一年遊其園與客坐芭蕉下交柯蔭日亟起問曰鶴何在主人四顧對曰鶴在夢

（絕妙主人）（一何斷）

下」嗚呼夫以淩霄之姿而乃戢翼池邊跛趾林下寒宵獨唳鎮日苦飢而不免乞食于竈下養使鶴縱肯低頭以求入乎雞羣而雞似不能容鶴也悲夫

（可悲可涕）

諸虎男曰有是哉曰多多

吳次公曰世人肉眼雞畜鶴者比比

雞冠花記

草木之微各以其時爭榮于苑圃草木其有知耶無知耶客偶持雞冠花數本遍植之余笑曰花之最賤而無變態者莫此若矣客曰不然是蓋得之洛陽者有紺色絳色金色淺紅色青玉色綠色蜜色最下紫色盡俟諸俄而花齊吐蕚蕚不甚異稍辨爲某某色又久之而蕚與色大異紺者化爲紫纍纍數十蕚如獨孤夫人出獵隊隊著錦繡止一本絳三本一如火毬貫細蕋如纓絡一如緋衣女子聯袂搖曳而共棲

（看他敘來絕不雷同）（先點）（孤于形容）

碧桐下一如錦雞孤立而下携二三雛金一本如杏子單衫而腰獨細如金針細裹頂而長又一本外作斧形排當如黃鉞內微淡節如白旄以百計淺紅者如偃月形而肥青玉者雙蕚如邢尹並峙參差高下小女附之綠者如風吹墮髻各一本蜜二本斜者細細鏤佛頭雲而無旁枝莊者並肩立層霄下瞰侍兒如攀崖欲上紫最鮮妍不勝數變態與絳同俗所賞者一本大者尊而藏于中綠繞以百數名曰百鳥朝王嗚呼賤而能貴暫而能久變而能新花如雞冠其尚能樹立如此矣

鄧廷玠曰一結便有遠神

孫文止曰遊戲文字亦不妄下一筆大奇

歲寒堂初集卷五

錢塘林璐鹿菴著　同學周琮瑩晉侯
受業周珮瑩襄鳴　較

論　祭文　誌銘　雜著

伍員論

古稱愚忠愚孝何居蓋謂忠孝不可雜以術也（一篇大意）肰則古有讐其君者乎曰有之自伍員始楚平王殺其父兄員卒以吳入郢鞭王屍當是時員必以爲如是而可謂孝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艸芥則臣視君如寇（宕一句）（老大証據）

讐太史公亦曰棄小義滅大耻迨謂君臣之義小而父讐爲大乎」夫殺員父兄者費無忌也說者曰非平王其孰能殺之員先人伍舉事楚莊王世世北面臣楚即平王信讒殺其臣振古以來信讒之君史不勝書安得盡如員而報其讐乎」夫欲員忍父兄之讐員必不可至於掘墓鞭屍即員亦曰倒行逆施矣員既以孝生亦可以孝死何不當爾時揚言曰吾忘父兄非孝也爲父兄而戕其君敢貪餘生卒伏劍而死以報漁父女子并以謝專諸要離亦無不可而員又不

能抑何也」葢其始也吹簫乞食其既也身相吳國顯名諸侯爾時功名可立時會可安賢者有時而愚智者有時而昏員不免焉嗚呼當前王時王僚可死慶忌可死王僚慶忌之死雖前王死之而不可謂非員死之也雖奪人之國死之而不可謂非復讐之意死之也以覆楚之心先爲殘吳之策他人獨無父兄乎員以爲不如是則時不遇讐不復亦聊以行吾權以濟吾變而豈知心事國人盡知之耶肰則員不復入荆而不得不忠于吳者勢也亦所以報也夫越之畏

員員知之員欲報吳則何不留其身于委蛇退藏之中大臣繫國安危豈在口舌間哉徒以直諫賈禍招讒而又托其子以實讒者之口不伏劍而死孝卒伏劍而死忠是故去楚爲往而莫禦之孝子在吳爲聲而難辯之忠臣而其心止可自於天下後世吾故曰忠孝不可雜以術」王哀稽紹宜報讐者也哀力不能而徵辟不就紹爲山公所誤而卒盡忠晉室蓋既出而君臣之義莫可逃也朕則員宜如何出奔他國終身不爲宗國設一謀其亦可矣何則讐君不可訓萬世而費無忌可殺也

二語結案餘波發出正意

是正論

張祖望曰子胥尚帶春秋習氣未曾到中庸地位文中辯駁正是破綻處詞嚴義正未識伍公服否

陸藎思曰忠孝不可雜以術名論亦是正論借子胥立言歸重君不可讐是關繫風教文字

壬午諸臣論

夏商而降自此有征誅無揖讓肰數千載革命不知凡幾頑民不知凡幾斷頸截脰不知凡幾壬午之變文皇帝取天下於猶子其刑人也儼如地獄變相奇慘酷烈而帝一一爲之諸臣赴義儼如蠅嗜羶蟻嗜脂無一膚撓目逃而畏死者嗚呼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此之甚也吾嘗槩觀古今大約身爲踰越之事雖極驕恣其內多慙激而排之則易慙爲怒彼蓋以爲吾既已蒙惡聲矣怒而加人如火方燎如江河方決

久之怒生疑疑生怯湯放桀猶曰台有慙德文皇對諸臣曰法周公慙語耳自成王安在而刑戮益滋其死者可悲可涕更可畏可驚縛一人如是縛數十人及百而千又如是文皇疑矣敷天之下戴舊君者實繁有徒假令皆若是而能安枕南面乎怯而劫之以威愈怯愈殺此非文皇之初心而勢有所不能已也肰而過矣獨怪建文當日內無相外無將方黃齊鐵數輩書生耳有學有行肰而無才無識無膽無謀欲以尺箠當猛虎兵至龍江尚欲割地求和爾時水關夜退在內討古論今在外募兵勤王之臣又何濟乎晁錯朝衣東市而七國卒亡趙括能讀父書而未嘗審時度勢嗚呼諸臣亦慙矣慙生忿忿生勇願灑萇弘之血以酬四載之天子雖鐵可折石可糜而英風勁氣踔厲于殿陛之前甘心於漂杵之市迄今覽其紀載覺忠魂猶凛凛在愁雲慘霧中而況當日乎惜乎易名之典南渡欲舉行而不果也

孫宇台曰遜國諸臣忠于所事耳而遭戮甚慘九原不無含悲肰亦情勢使肰處之或過

耳持論中正千載自是不磨

陸梯霞曰頸可斷蘆可就蔓抄株錄而卒不肯屈

丹誠俱化爲碧血矣通體論事精確後

幅數行寫得英風勁氣咄咄逼人

東湖樵夫論

建文壬午秋新詔至臨海東湖樵夫愕眙曰皇帝安在荅曰燒宮自焚矣遂大哭投湖中死或曰樵夫可以死可以無死（先髫一步）傷勇愚獨謂不肰蓋閑萬世君臣之防者齊也遜國而逃身既隱矣叩馬而諫彼明知無益寧留義士之名以作忠臣之氣數千百年以來更姓改物而殺身成仁者史不絕書至壬午殉節諸臣瓜連蔓衍廣矣酷矣一樵夫何與人事而又死之則其謂之傷勇也亦宜肰而取義成仁蓋莫樵夫（大議論頓一筆）

若何則死者人之所甚惡也已身可死則死之匹夫（又清）慕義（之論）何處不勉焉燕師入金陵不數日清宮矣繼而某某授首矣又繼而屍還反背死猶犯駕滅五宗誅十族矣嗚呼覆巢無卵從坐有妻猶身事也至盡其親戚宗族交遊之死止以完一已之忠迄于今其姓名不可考也吾不知在當時果甘從死否彼樵夫者直以爲可死耳湖水漣漪而樵夫之親戚宗族交遊猶聚廬而處也假令樵夫有父母（此）猶白首桑榆樵夫（其所以爲仁）有妻孥可藁葬招魂也以踐土食毛而論人皆可死其死也輕于鴻毛就樵夫而論忠義之激時亦恒有故老遺黎吞聲躑躅海不可塡日不可挽一（此）慟哭之（其所）中幾許絕命之詞衣帶之詠藏焉寓焉欲潔其身而無忤于新君矣節于一已其死也義也（應前）亦仁也雖肰裔齊採西山之薇（餘韻悠肰）而樵夫耻樵革命之土亦獨何哉

朱若始曰總爲樵夫寫熔非貶方黃諸君也千秋名論卓肰可傳

馬鳴九曰將孤竹比樵夫命意最高後幅字字入情可與毛稚黃方正學說參看

浮屠論

中國之習於鬼也自聖人不作始也昔者昌黎諫佛骨余嘗笑景星慶雲麒麟鳳凰世不恒有至屍骨遍原野而猶以佛名之愚也即佛亦惡人之爲是舉也可知矣獨怪佛氏之徒守其師說未聞逃佛入儒儒者往往學佛以推信其言武帝詔金日磾輔幼主辭曰臣外國人毋使輕漢儒者反出其下噫亦可恥已佛氏教人學死者也死曰寂期于見性而已聖人不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瑰偉奇特之士樂聞其說

（奇論）（妙論）（解頤）（可恥之甚）

甘爲孔孟放豚而又以善惡報應佐之故其趨赴也如鶩且夫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卽孔子教人以學死也至于善惡報應其理倫於書其精微藏于易其情狀變幻見於春秋左氏聖人未嘗明告天下以故而使佛氏得以語怪於中國肰則聖人且有過欲曰非也彼佛氏者棄爾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騁異域之見聞類皆荒誕不經無可考據者以神其說譬諸有人曰蟻可吞象蠅可飲千石愚者不信也肰有時智者信之不過寓言譬解得妙十九如宋玉之賦大言小言耳

乃至于悖綱常壞風教其事不可以不辨今夫治喪用浮屠宋儒病之愚謂此卽濟人之術也僧徒得食于人與百工等肰而重誣祖先方知伊川爲是乃今者爲會薦亡名曰水陸浮屠氏列古帝古皇累代天子以及師儒將相于坐隅彼所謂佛者儼肰南面臨其上僧徒作梵語供伊蒲畢焚楮幣等之於鬼其罪當居何等夫歷代帝王紹自皇繼以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曰明功德於昭大一統也非天子不祀至於師儒將相或以道統或以勛伐或以著述

或以惠澤則有祀自孔子而下祀于太廟祔于學俎豆于社于鄉非謂其餕而所以昭敬也佛曰超拔豈謂其沉滯冥途乎夫佛教入中國自漢明帝始明章二帝以前之帝王師儒將相不知凡幾果何人超之拔之耶奉佛惟謹無過梁武梁武能懺妻于死後而不能懺已身于餓死妒可懺也弒父弒君可懺乎弒父弒君而可懺舉莽撩溫懿休甫杞檜嵩之徒皆可懺也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佛氏無父無君而更欺天罔上重誣中國可乎且今之天下猶是皇帝王相傳之天下也賢聖所教仁義所施詩書禮樂所用遠方所觀赴九裔入蠻之所義行使其聚廬而處俊慧者揮麈談玄以供高人逸士之淸聽朴魯者隨緣乞食爲朝廷藏遊惰如昔人所謂養濟院其亦可矣而欲冒大不韙之名以愚匹夫匹婦曰佛如是其尊且大也聖人復起正其罪必矣雖肰佛教未能自興也縉紳畏死儒者徇利從而比焉作奸犯科甚於常民而又有佛氏庇之則亦何往而不肆於人上哉噫亦可悲已

蔣馭六日佛骨表只就福田上說此就起拔上說不必論其宗旨說到德不容懺罪不可懺大言炎炎有補世教

汪幼閣曰文章須得其大意肰後尋其開合變化處如此篇以聖人起以聖人終體勢嚴重中間辨理辨教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合葬先父母祭文

不肖男生三十有六年始析箸養父得供甘旨者僅十閱月餘皆父母飲我食我父歿未及夕母忽病頭風失明歷十有二年老人不能辨晨夕心實痛焉及焚巢露宿母歿焦土前數年弟之婦死孫男死孫男婦又死繼自今長男婦後姑六月死又三年一孫死尾十有七年歷六喪人生幾何萃此悲哀哭泣也親故日益彫交際日益漓飢寒疾病日益滋不肖男顛顛如雪猶指据以食其子尚不得爲人父以養于乎

今者幸父母同穴矣兩男各得孫尚祈祐之以保我
后生

丁叔范曰文生于情便覺聲有餘痛

陸蠡思曰吾方乞鹿庵文傳吾母讀之使人淚下

祭內子王氏文

嗚呼憶鸚鵡起便有致即頭乞食時淚未嘗不涔涔下也君逮事舅與姑雖未必以孝稱然賢媛月旦君亦不在中下歷三十有一年茹荼而甘如薺舉臧獲厮養所不能爲者而君盡兼之吾惡亦復可憐可涕人媚妻作好語然心嘗怦怦動今者垂老別矣客死農家薄棺如紙屈指六易星霜而適錢女死一子又死未知泉下如生時相聚否曩者僑居一里胥視鸚鵡告余曰物亦貪生奈何焚死携至徐君大文所吾每過徐君飲鸚鵡不堪回首作叩頭

狀輟著哭泣徐君遮面慘阻不樂嗚呼十年以來君百結鶉衣與子女共嘗惡草鸚鵡窓前乞食歡笑噴飯猶是吾家全盛時也今豈可復得耶君去舅姑墓咸尺姑目盲君尚引掖之（慘 孝 恩 未 忘）

徐大文曰覽之凄然增伉儷之重

鄧廷玠曰實語抒哀故不愧一眞字

祭男鎭文

嗚呼痛哉汝亡幾日矣汝兄及弟告余日月將晦無錢市冥鏹汝篋中藏錢十二文市蔬果不給汝妹以鵞炙祀汝汝叔以冥鏹資汝汝父廻腸寸裂搦管瀉淚告汝鎭之靈曰嗚呼痛哉汝亡幾日矣汝魂冷而目不瞑淚痕熒熒泚雙睫吾冀夢寃中與汝遇而汝不我顧（慘 極）嗚呼痛哉吾陡沉顛沛中凡五年癸丑焚居瀕死汝兄痼疾待死踰三月汝祖母死踰六月汝母又死焉計汝母死吾與汝從飢寒疾病中得稱無恙（痛）

庶幾留未死之骨肉者凡三年三十有四日而汝又死嗚呼痛哉死者人之所必有也悠悠蒼天降虐于我爲一家哭從三年三十有四日汝與兄及弟寢如豕圈食比糟覈絮墮衣縫中突兀如偷兒竊物僅吾與汝外裏一完衣作儒者狀汝父悲歌慷慨動爲安居樂業者所誚讓無肺腑骨肉友及有氣力者相援拯天幸憐吾日坐塾中月俸一千止可佐縣官出丁錢輸閭架僱夫役墳墓祭掃不以時而不能以食果汝腹以衣蔽汝體嗚呼痛哉吾暮而入問汝曹得食否有鹽豉否應曰有則繼問曰客幾個來汝曹何往應曰無則頻頤加額長嘆數聲而寢吾朝而出問汝曹有薪否縫裳補履得現錢否應曰能則昂首而行囑灌花刈草軒軒如得意狀應曰不能則出而復入俯首作思而實無策朝朝暮暮吾已不覺歲月淪胥凡三年三十有四日也今年五月汝姊死吾與汝哭之慟汝屢顧其甥曰姊幸有此兒姊壻感汝至再今年七月朔汝再從兄死汝告吾曰三房共一子祀餒矣可若何吾告汝伯曰曩者吾不如兄今吾幸有數

子惟汝好讀書行誼醇正天或者憐吾衰宗以大門戶在此子矣天忽又虐吾越十有八日而汝又死嗚呼痛哉汝曳無底履行風雪中寒噤擊齶汝無錢市紙筆片楮禿穎藏破篋中汝無母裳衣垢敝和灰自澣倩鄰姥補綴憶母輒淚下三年三十有四日爲歡幾何而今已矣嗚呼痛哉汝死三日醫者云冬積寒夏發熱必死吾檢汝敝絮凡四年矣其寒也夜以繼日而吾不能以綿溫汝縱悲汝哭汝奚益嗚呼秋風秋雨寃棲何所道逢汝姊往依阿母三人一氣衡寃（又應一筆）（慘令人淚洟洟下）載苦泉路茫茫共承祖母汝父無衣食以安生者無安處以容一身更無人焉可以告語惟此有餘之淚揮之不窮掬之不竭汝寃歸來夢中慰我嗚呼痛哉（真）

羅隱園曰讀之淚如綆縻吾不忍卒讀而又數數取讀之何也擬之祭十二郎文猶爲隔膜

甥邵景桓曰情眞意慘令讀者潸然泪下

鄧君掖薇墓誌銘

葬者藏也仁人孝子懼親美之弗傳於是乎有銘世固不乏賢者習俗槩以私誣其先人苟有美人將不吾信弗如其已鄧君掖薇殁二十餘年矣有子璿貧而好學一日造余廬請銘其父曾南豐嘗曰自公卿大夫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非他託之非其人無公與是故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余惡敢銘君父肰余嘗聞之君家全盛時頗遍賓客鄧君才高博學篤于友輕于財其爲人慷慨遜任

起生從銘說便瓷鄭重咨作波折又將銘繩綿申說一番是公一生斷案

俠余居最邇獨未嘗交鄧君人亦有言不知其人視
其友君之友稽山則陳章矣洪綬東海則范文白驤
葛爰三定辰朱岷左嘉徵及方菴昇同里則關蕉鹿
鍵沈初山九如吳錦雯百朋孫宇台治張用霖右民
陸麗京圻梯霞壻丁飛濤澎徐世臣繼恩錢生一世
清峻宗世瀚翼士世瀧程奕先光禮陳魚在國器協
宗重光顧仲御龍文季蔚豹文丁叔范文策葉緯如
大綸朱隹瑞璧人金令音如嚮元石熹又多吾友也
迄於今盛衰存殁因鄧君而愴予懷者又不知凡幾

見今世無急肰諾敦古處者即有之偶酒食遊戲相
徵逐輙誇詡孟公再出六七故人笑曰恨卿輩不見
鄧君披薇嗚呼鄧君墓木已拱猶令故人追思不置
耶人生家庭豫順外怏心樂業者惟良友鄧君自少
至壯孝不少衰記曰不順乎親不信乎友吾乃知鄧
君之能取友有以也雖肰豈惟友君少讀孝廉張元
岵文愛之欲問字卒不獲識張孝廉既長師延陵金
先生鐵菴交其子駕部伯玉後師金沙張先生公亮
藩參田先生孫若田先生即君內兄朱鷺洲同年生

也君擅文章名而又好結客聲稱藉藉公卿間矣思陵中葉中原盜起君嘗命客貿易京師間一至都金伯玉先生鉉方官樞曹郎中涓張燮憲監督部事責曹司行屬禮公不爲屈上惡之罷公歸公與君握手時期以忠義共矢患難相恤至是別君嘆息曰盜如蝟毛主上思撥亂奈何信宦官疑廷臣乎憶吾主君家與吾父泛西子湖時賊勢益亟矣又數年上念公復公故官君適走京師復與公歌幽話舊又明年甲申賊逼城下公倉皇策馬至肆邸呼曰鄧君安在客

（寫伯玉先生處揔爲君生色）

馮良父曰南歸矣公語客曰賊横甚余職守陴麾下僅百人食已盡得假白金千給城上人辦炊具爲虎守計若主人必不責客遂欣然予之又數日城陷公入皇城內監繞城走呼曰上崩煤山矣公遂赴御河死賊括賈人貴官金鄧君金盡失客猶與其弟奇覔公骨

章皇帝憫其忠命與同死者俱易名許廟祀由今以思君能自信于友而又能使友更見信于客客更代君卹其死以成君之信蓋非特患難相恤者矣客奚囊歸具道公本末君流涕白衣冠祭之徐語客

（敎諸警策收拾全文）

曰君生還可喜也而此君家稍落矣猶以餘財召佐
織文貢是時江南新定章程未立愚者竄籍中日輸
金黠者鉤連蔓衍列富人名置旌中如金甌卜相一
日同列署張矣仲名君驚白中涓曰是鹽州孝廉若
以文章名不以富名也去之便二三知交日托鄧君
居間君慨然曰吾在籍拚破吾家而不脫諸君于羅
者有如日數與中涓商折廷諍即陰有所護持不以
告人朱君眠左泄其語于張張走會城報謝至是始
識張孝廉嗚呼俠矣然君欝欝不自得念身爲諸生

日磬折宦者前每休沐即召疇昔故人閉門轟飲家
有梨園名鶴珠部能爲新聲舉觴屬客曰亂離以來
故業弗保者屢矣吾先君子謝世猶幸侍吾母博旦
夕歡賓朋滿座樽酒不空眞樂事也朱君鷺洲理皖
城逮　詔獄君携次子就婚爲之經紀其家越明年
聞鷺洲死君痛哭仆地不起君始終戀戀于友者如
此君諱維垣字掖薇號師甫先世自高密散處楚蜀
間君四世祖肇章自楚徙錢塘君大父子龍任俠好
賓客家中落君父大綬號體泉屢以計肰策往來幾

輔間凡數致千金以太學衆武功衛軍事君嫡母張側魏生君及弟君幼時入泮拜母堂下母呼魏孺人與俱魏遜謝不敢耦宗族兩稱曰賢君逮事父母及執親喪哀毀過情其大節可信又如此君以萬曆壬子生順治戊戌卒得年四十有七子二長曰錫璿次曰錫玥長元配朱出次側劉出君易簀時家無餘財（亦寬傷心）以券一篋授其子曰此皆四方賓客通財者約可四五萬緡諸君念吾必念若可無凍餒慮也（以已度人當如是慮前妙）肰鄧氏嗣此益貧困矣踰十年貴官某餉茶一龕其子璿（著此）肰

（一段餘波妙絕）曰吾母方苦饑何茶爲鬻于故人顧君豸文即龍文同產弟也啟龕得金三鎰亟畀其家而君配朱忽以疾卒兩子痛哭曰是不祥金也顧君大笑曰汝父生平結客天假此以當大事耳玥出賈璿杜門教授難爲諸生善讀史積學有識力不求人知是宜銘銘曰富可使之貧也貧卒不可代更吾已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而看爾子起令名

孫宇台日篇中寫金樞部精神正寫鄧君豪處寫張孝廉簡脫正寫鄧君密處寫交遊處

多家世處少正寫鄧君高處章法變化
奇快無比大家手筆
朱人遠日昌黎誌子厚感慨世途聲響凄切鄧氏
通賓客歿之日僅餘券一篋交態爾爾
文情何其婉至

駱孝子墓誌銘

嗚呼余何忍銘孝子也乎孝子起負販改而貿布略識書能辨人賢哲與余交近十年余焚居唁我欲館我飯我而力未能及余母死妻死哀我賻我又二年子死寬我解我余謀一椽或饘粥不給周我急我恐余增愧色輒取古人行誼慰我勉我其情好遠過儒紳容城楊先生云論友于三代以下當求諸山林艸澤農圃工賈之間余每掩卷嘆曰先生忠臣也其言薄及余交孝子益信嗚呼余何忍不銘孝子孝子姓

駱氏名尚志字曰貿僧其先明州慈水人也年四十有一疽發于面背而死計至余家婦女有泣下者余仰天太息不覺涕之無從也傷哉孝子汝可以死乎抑未也孝子年二十父死遺母遺二弟二妹更遺外大母遺逋券不遺一錢母痛哭欲死忽感寒疾孝子泣曰天能生吾母乎當刳臂爲信已而果肰家貧焦心勞思晝負販策始鬻荳脯少得錢繼而鬻薪行復嘆曰七尸可飽也其如逋券何遺父惡名不孝居有間更范銅爲瓢杓鬻焉遂出田營兵兒妻獨居招孝子登樓孝子急避去已而諸賈鬻西江蔗嘗倍其値孝子效之以是得遍償債家金蔗盡鬻芡不減如鬻蔗時涼秋九月更往來三澥間市蠏比而貿于杭之忠淸里里多布肆依其簷爲蠏市肆主人兼知其能嘗召孝子攝貿布于是孝子能貿布賃余屋始與余定交云孝子貿布五年有弟曰大經大綸大經能承兄意孝子年三十有五矣意不欲婚請于母曰先爲大經娶婦母笑而許之弟偶病幾死孝子禱神祠泣曰某爲弟娶婦庶幾續先祀養老母也神鑒吾忱當

生吾弟復刻臂飲之而愈嗚呼孝子垂謂無天道者
妄也君父歿歷二十有一年釋負擔者僅十年二十
一年以來爲母謀爲弟妹謀更爲外大母謀而未嘗
爲身謀要其所以爲母謀爲弟妹謀更爲外大母謀
而未嘗爲身謀者皆爲父謀鞠躬盡瘁歷二十餘年
如一日也孝子精誠感格能生母生弟而天不能生
孝子天道茫茫固未可爲流俗人言也往余記孝子
兩割股事心竊意其壽考他年作方外遊而孝子死
矣孝子生于戊寅某月日死于康熙己未七月十六
日銘曰汝負販傭其脫屣也如雪上飛鴻吾欲飲酒
而撫汝墓門之松

徐大文曰余識孝子凡五年聞其死嗟悼久之鹿
庵語余云惟孝子不愧吾文覽之言言
眞摯無一溢美

弟青崖曰孝子茹齋不佞佛肰與禪近迹其生平
爲士林所不及余兄不肯槩諛墓而爲
孝子作銘意者以是爲郭有道乎

來節婦墓銘

臣無二君妻無二夫先王經世之大防也世衰道微起得凜肌若可鋤而去之以委蛇於其間而人類幾乎息矣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身爲君有則委其身以事君猶與本意昭合之守其身以事君也臣道也亦妻道也蕭肌來節婦有之節婦元成先生之從姑也父曰逢期爲西陵沈驤哲配歲甲申驤迎親蕭肌節婦忽喪母婦翁迎壻結縭且曰吾女暫攝家政待新婦至送卿還耳明年建康失守會賊臣南奔擁殘兵棲會稽節婦家長河

聚族謀曰王師將濟潰兵如蟻可若何或曰冠山可避湘湖可隱也其壻驤謀遷居會稽龍尾山節婦方娠羣媼請免身而後行壻與父方入稽山輒生子未幾兵果潰隴畔驚告曰兵至矣則皆走湘湖半來氏居艤舟于門以待一夕奔告者三啼號幾不聞人語節婦與嫂謀曰吾拚一死矣嫂泣告曰姑生男奈何死節婦亦泣曰即生能全其身乎嫂爲姑縫其下裳節婦亦如之稍間告其嫂曰愚矣身爲人有即裹甲奚益塵忽起篙師持舟東西走急語嫂曰吾向不言

（叙得應接不暇）（苦心如是）

乎名不可涅身不可辱吾與嫂乘輕雲登冠山望夫歸矣呼婢王蘭汝若無恙可坐此以待爾主先溺其子（條）復牽嫂衣泥湖波深處時順治三年五月三日也嗚呼節婦獨非人情乎哉越數日驤微行至湖口見故時婢臥渡頭告以故痛哭仆地屍浮水面如生時兩人猶聯袂也裹以布被掩于土穴越明年丁亥遷入木疑空骼耳屍竟存無塵垢驤泣曰吾見卿止此矣奈何不語兄哭其妹父哭其女夫哭其妻老媼臧獲各哭其主婦道傍過者皆爲泣下葬莽黃山者二

（何異絕命詞耶）（酸鼻語）（此呼字指兩家而言）

十有二年戊申祔葬啟棺棺彩煥發肖節婦之濟狀不滓如此說者謂臣之事君猶妻之事夫臣可再得而妻不敢不忠乎君妻可再得而妻不可身辱乎夫狀吾讀史至受禪勸進自黃初作偏延及五季罔知臣節未嘗不嘆息痛恨於若而人也史稱陳江總隋裴矩晉馮道之三臣者爲醮婦所羞狀則婦之身可一辱乎有明末造朝紳媚閹即棄熹廟而醮閹越甲申朝紳迎闖即背思陵而醮闖卒賴皇朝一雪君仇何圖一女子甘效汨羅以殉其夫迨欲與劉會稽陳中丞爭烈乎嗚呼微獨節婦即嫂何亦烈女也來氏有女沈氏有婦惟姑與嫂易地皆狀元成先生題其木主曰恭貞其意深矣越三十有餘年其子世楷請于父曰男爲人後母氏大節不傳不可以爲人子乃請余銘銘曰緬彼湘湖以遨以遊山摧石斷霧結雲愁凡百有位鑒此清流

朱若始曰寫節婦大節處將君臣夾發慷慨激烈

金鐵皆鳴是宇宙間有數文字

卓亮菴曰來夫人殉節敘得生氣勃如後幅將故

明末遺感愴生情覺兩女子巾幗千載猶香

毛少君墓碣

錢唐徐君鄴有指配曰毛少君名媞字安芳稚黃先生長女也生十有六年歸徐甫七載舅太爲僧姑獨處奉姑惟謹且與夫佐姑畢婚嫁舅聞而賢之春秋四十以疾卒姑爲哭之慟初少君母胡坐蓐時大母與得孫羣婢讙譟欲娛老人歡紿曰男也及生少君大母保抱置懷中曰女詎不如男耶十餘歲窺父吟詠效之父戒之曰此非女子所宜遂巡謝不敢肰父嘗與客唱酬伏惟中聽之益復了了既于歸閨中暇

將夫婦倡和懽愉況瘁悉寓于詩族叔際可題其編
曰靜好集叙而藏之世莫知少君能詩者一日花下
讌集小姑摘宜男艸奉少君曰嫂能詩可詠此以迎
祥少君咲曰詩吾神明爲之即吾子也他日以其言
白父父不荅及其歿也追憶前語悲之爲梓其詩以
慰九原嗚呼少君豈獨以詩稱耶母病割股以進者
三自念艱于子即爲壻置貳語之曰舅雖逃禪豈不
念子孫哉余讀其詩幽閒貞靜見婦德焉乃至欲以
詩爲子或在高人達士寄托感懷而不意女子言之
若此傷已先是今年孟春少君誕辰西陵閨秀各有
贈言少君喜不置披覽數過曰此皆吾良友可藏之
以時聽對不幸季夏歿諸閨秀又相率爲詩吊少君
賀者弔者忽焉嬗易徐君悲可知已玉折蘭摧女也
永歎謹撰次其事刊石以垂諸永永

陳一玉曰情事悽惋筆能曲寫昔人所謂文足以
發難顯之情斯篇有焉

馬鳴九曰少君可謂不愧賢父矣華微每念婦泣
下得此文可以不朽

告竈神文 并序

歲乙卯竈厨磁椀冷冷作響廹而聽之餘音尚嫋嫋椀不能鳴疑有祟焉或曰竈無牖神無所棲椀聲嗚嗚神其示悲乎抑怒也一僕寢釜側恐不潔觸神乎某乃咨嗟太息爲文以告神曰

神其苦無棲耶方某焚居神遷何所神其蒙不潔耶驅僕露宿彼亦人子神其欲寧宇耶易衣併食力不我與茫茫宇宙莫愚于人惟神則靈人之有無駔詐可匿于人而不能匿于神則惟神之實臨汝也某曩

有室廬足蔽風雨然妻子不免飢寒迄于今神視其何若啓其戶無床無几無器披其帷無塵無垢傾其筐無短衣襦袴窺其甕無鹽豉無醯醬問其藏無墳史圖籍無居可爲巢可營窟無紙筆可結繩無錢幷無薪無酒有時無米可茹毛飲血若是者人未必知即知之亦莫余肯顧也神應知我」築一室如斗大牖當北泣於斯寢於斯喰飲食於斯聚廁溷于斯北牖迎風有風無月有雪無日風穿隙而來雪緣側而集有長枕大被疊石爲枕槀絮爲被米罄益以囊戒不得妄動夏則飼蚊冬則醞蝨幼女悲啼羣兒聲嚼若是者某所自憐也神應憐我」且某之死喪亦盡矣懼熒死而不死閱三月母感寒疾死踰六月妻感炎暑死犬子痼疾囚之床簀間凡四年而待死若是者吾不知愛憎好惡哀某與否神應哀我」梡之鳴神耶祟耶悲耶怒耶抑罰有餘辜耶」神之靈可以警人之有而不能懲人之無可以懲人之樂而不必益人之憂且神可以司善惡而不能代人佐緩急可以觀成敗而不能爲人先告語某飢寒驅迫命似草菅神處貧

家難如富室將恐懼相驚無益天再肆虐辭之不得神視吾家棺比如櫛鬼若祟吾司命驅殛媚竈無能將捫朕舌

陛梯霞曰非窮境何得有此奇文得奇文又何恤乎窮境耶

陳天祓曰膠牙餳媚東廚司命何如以此文告之

魏庸齋先生有居然供紙筆之吟余每嘆服今又見鹿庵矣

題霍子厚宮詞

古有宮禁誰來而得罪者有不荅温室省中樹者乃後人多宮詞此何以稱焉其少時見勝國老監流落江南者往往遇于僧居梵刹頗能言啟禎年間事久之不復記憶因嘆楊子雲好奇嘗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問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于槧視僕竟何如耶子厚少年作勝國宮詞百首屬詞比事皆有源委可比王建一代貞淫奢儉規制典禮衣服飲食玩好遊觀無不畢具亦今得失之林興衰之鑒也覽者

或以爲宮詞焉可或以爲宮史焉可

丁素涵曰只數言耳丰神自爾奕奕

受業沈雷臣曰讀先生作知作文須有關繫方可

下筆

書楊椒山先生年譜後

先生以直諫死天下兒童婦女知之余讀公年譜官南都時師開西韓公受樂夜夢大舜授以金鐘此與文中子夢孔子有別樂成更與同舍郎講學一一力行先生生平眞所謂致知力行有體有用廷杖時自言心有定主識得死生甚透其死也徒以直諫掩其理學假道學者必且謂丰神過激無涵養矣先生見時額有紅絲一道人目之曰此兒非常人也紅絲不吉爲汝去之一道人後至搖手曰不可此乃凜然天地正

氣然則嵩豈能死乎耶天欲借公作萬世忠臣義士倡耳

汪寓昭曰許先生理學便非隨俗觀場然理學能直諫者舒羅兩殿元外幾人哉

周晉侯曰眼光眞高出牛背

歲寒齋說

僕柴車露宿久矣歲丙辰始築一椽僅可容膝友人陳天祓先生名之曰歲寒余曰有說乎先生曰汝知夫松栢乎方夫托體山阿植根巉石蔭祥雲而潤甘雨謖和風而迎耀景人盡知之及夫歲將暮時既昏窮陰殺節急景彫年天若歲歲欲摧殘乎松栢松栢能歲歲不撓以任天亭亭容與而受之未幾而龍爲之鱗鐵爲之幹虬爲之攫鳳爲之翔鷄爲之掠朝朝暮暮松栢方凌風而舞翠盤帶雪而著霓裳嫣胱斌

媚一往情深嗚呼歲之寒也萬卉盡藏惟松柏不改柯易葉剛而能柔直而能婉高而能容大而可親孤而可友屈而可伸人未必盡知之也吾取以名汝齋僕避席起曰歲寒之義如此哉述其言誌之

關波民曰地凍天僵有此奇勁

馬鳴九曰却自命不凡

杜少陵諸葛武侯祠辨

郭外村落有鄉曰良渚丙辰水泛溢余乘舟至一橋廻溜激舟舟人呼曰杜甫橋余惘然不覺也憩田家見持雞豚賽神余問何之輙指曰前有杜甫廟夫少陵一生不入吳越且此地多農夫未聞有高人隱士托足于茲豈前代慕其爲人而祠之欤獨是千古詩人忽受村農祈禱寃矣問之僧又茫無以應歸大飲酒餕餘賦詩弔之今年春有事于艮山東麓即南渡宸遊看新綠處也蒐求有諸葛廟在焉當三分時武

侯相蜀錢塘爲吳地安得以土神祠之意必諸葛子瑜訛而爲臥龍耳千百年來未知果兄果弟邀吾意良渚必無少陵而今也實有少陵艮山必有子瑜而今也實無子瑜幻矣余乘舟渡良渚而南土人呼其地爲狗葬余笑曰狗有嗣乎土人曰相傳宋丞相檜塟此人惡之沿是名今且交指爲狗也嗚呼人世變態雨覆雲騰即祠廟或有或無不可知文章節義蓋可忽乎哉

徐華徵曰方知文章節義千古不磨

徐沛思曰無端逸事先生叙來便爾俯仰情深又

點入檜事映帶生姿

書舟中逸事

余渡江舟中佑客談劉東平少時讀書曹縣僧舍爲塾師所撻怒欲逃去僧有妻（僧妻亦知大義）勸止之曰劉二郎且住爲住耳師與父等且安往東平駢脅有力身痛即抱石佛繞殿走羣兒讙噪從之石佛墮地積久成坑一日師又撻之怒題寺壁曰（後果應其言）此去何年還歸來留玉帶寘身行伍以列枝從征貴陽蠻洞迷失道絕糧命二卒荷鐵鞭易粟土人笑謂卒能舞是者吾即飯若東平至上馬舉鞭如汴枝土人羅拜曰（故土人語）得非將軍後身

耶。出飯飲之。并導以出。夜坐驛中。一鬼泣案下。云須君侯刺達城隍神。吾獄解矣。如其言往。殿中聞神語曰。當如命。夫東平國初伏法死矣。勝國之季無功伐節鎮封侯。乃生平奇異如此。天之相之。豈以侯爵故耶。

徐沛師曰。筆端如畫

受業周襄鳴曰。每文經先生手便有活虎生龍之致。存此亦足以廣異聞

記楚人說

一楚人爲余言。曹石霞徙昌道出某地。肆中一女子。年可十四五。與父獨居。石霞騎馬過其門。女子指謂父曰。是曹解元也。兒欲與語。若趨不能待者。父曰。吾雖貧賤。汝閨中女。安識若。女啼不止。父詣石霞白曰。小人有女。願見府君。石霞即騎馬至。女子忽南向坐。石霞東向。侍語刺刺不休。或彼此涕泗交橫。父聽其語。不可解。驚問故。兩人俱不答。久之。女子趺坐而目瞑矣。石霞還寓。沐浴。端坐。亦逝。豈前身浮屠師弟耶。

姑筆之以質後人。

汪幼閒曰寫逸事如身親見之奕奕生動

程香升曰事奇人奇故其文亦奇

三茅道士說

余過信州見仙人遺棺如在鏡中乃知仙未有不死者三茅道士曰無之」道士爲余言雲間有裸仙者陸姓逸其名幼時父命炊飯一夕飯熟雜泥沙和之父怒曰若能食貧汝不則沉于江裸仙舉釜食之父以爲癲逐之出嗣此即不語居姑蘇葑城下鑿土爲坑聚炭熱之坐臥其上汗如雨氣如雲冬夏裸裎布方幅圍其下體遇脯炙肆立其傍肆或與肉啖盡其售三倍不食即負布破補綴如魚鱗積二十餘年補綴

垢膩重日增崇禎壬申七月大風潮水溢數日不見裸仙賣炙者怪問故忽言曰吾往北寺塔上（裸仙想至）逐龍否（于此處不凡）則汝曹魚鱉矣坐坑上人投以錢半市炭及帋紙拭汗無休時一日市人夢裸仙言別詰旦視之端坐逝矣漆固其身奉之尸竟腐又言有捕蝦張者得異術日坐五通神閣內屈足客身每及晨負販者雲集揮手曰東則東揮手曰西則西各得錢歸不語則偃蹇竟日西陵某偕七人訪之一客遲登舟六人先去至其側出肉六臠餉客留其一以待後至者客遲至又出肉餉之羅拜稱弟子凡五日忽操吳音曰阿儂不理會每出隨一犬夜與犬同臥起其後疾走如飛犬齧其足什地視之死矣顧其犬亦死（不解何故）肌則二仙亦未嘗不死安得云有仙耶道士起欲辯余笑曰此其故吾自知之弗復言（妙不說明）

邵恒旋曰犬亦仙去耶恐是三仙耳筆亦飄飄欲

仙

弟青崖曰世所稱神仙長生不死老莊家多鄙薄之以其猶滯于幻形也神仙妙用吾兄

微詞可廣齊物論